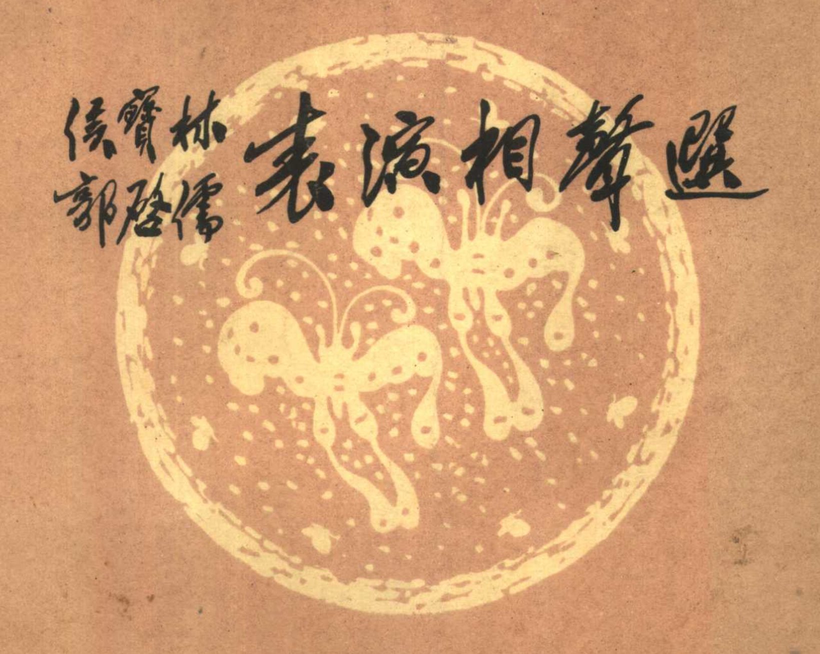
表演相聲選

侯寶林　郭啓儒



春风文艺出版社



侯寶林 郭啟儒

表演相聲選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63年·沈阳

侯宝林郭啓儒表演相声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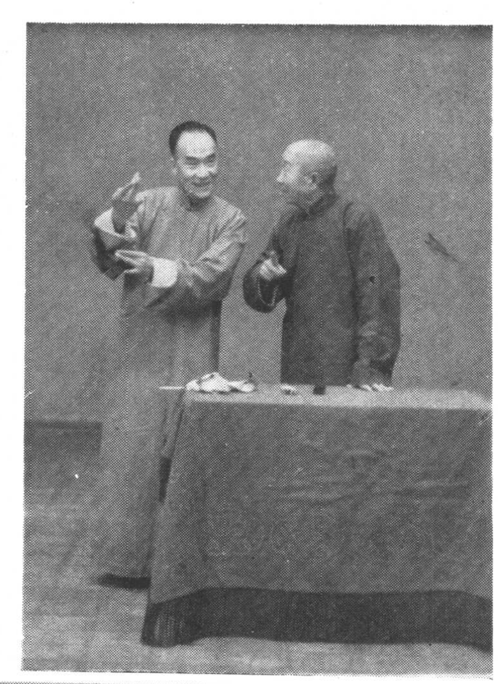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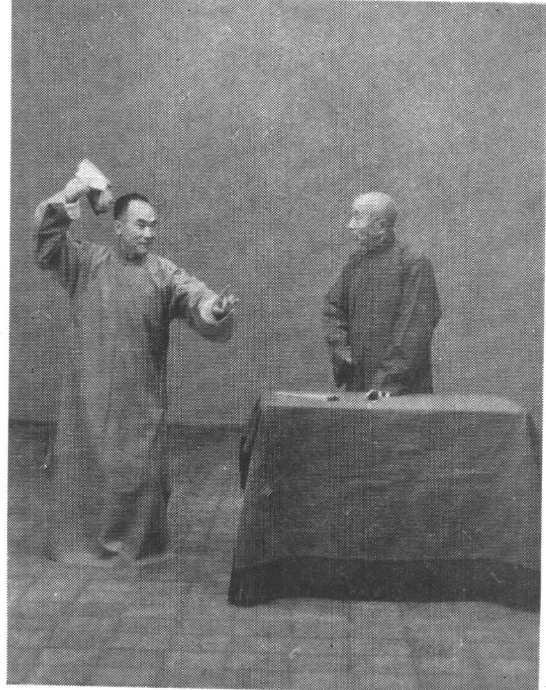
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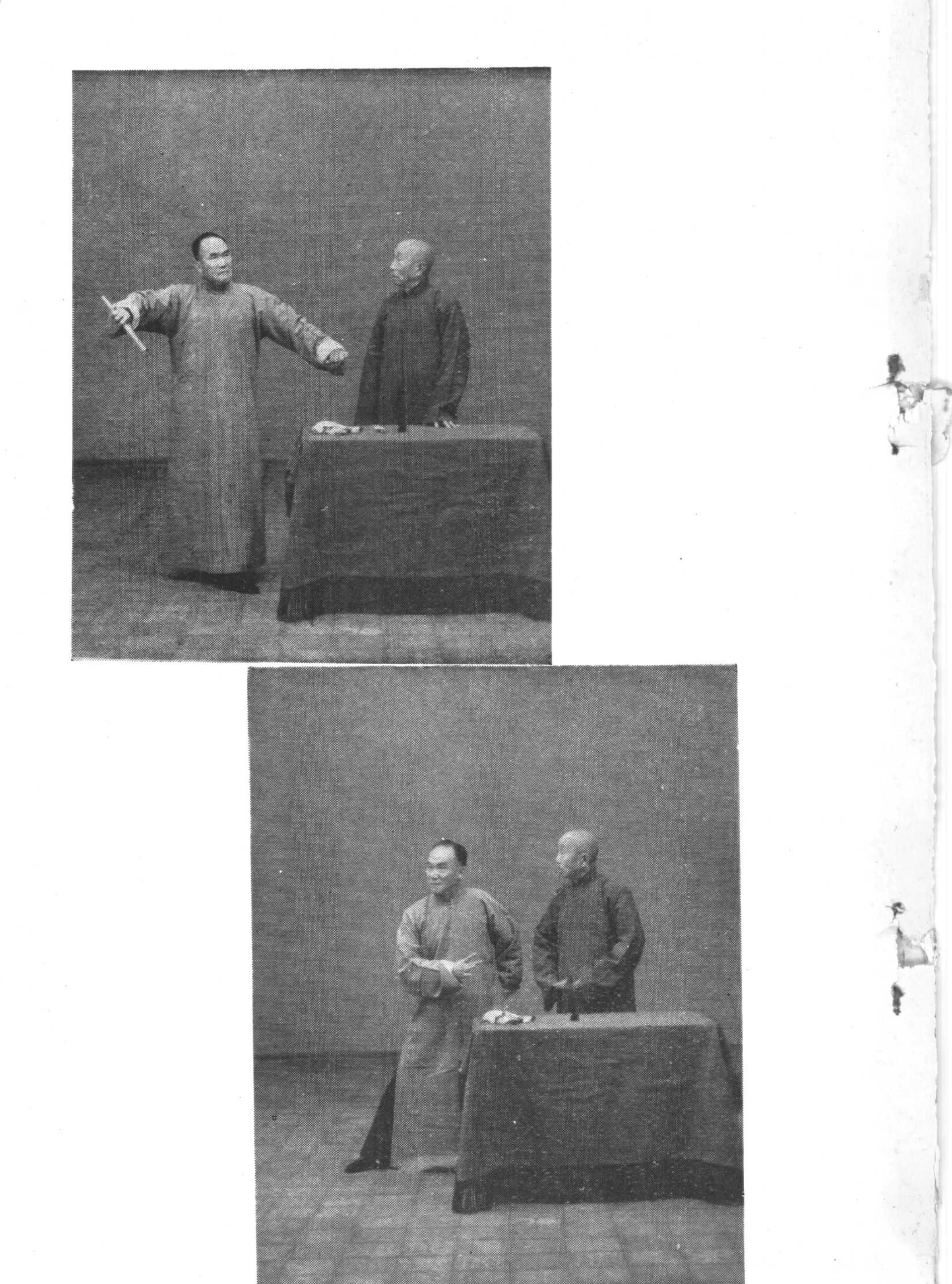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9印張・3插頁・193,000字・印数：1—70,000　1963年9月第1版

1963年9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10158・369　　定价(6)0.90元







前　言

这个集子共收二十五篇相声，都是我和郭启儒老师的演出本。其中有經过我們整理的傳統段子，有我們和各地相声爱好者合写的新段子，我自己写的也有那么儿篇。肯定說，这些段子都不够成熟，就是經我們整理的傳統段子，也不一定整理得好。因此在我們把这些段子交出版社的当时，就有一种无法安定的心情在折騰着我們。但是为了能得到老前輩的指教和同行們的帮助以及听听广大相声爱好者的宝貴意見，使它們在現有的基础上得到提高，这倒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此那种不安的心情也就逐漸平靜下来了。

其次，我們几乎每月都能收到从祖国各地寄来的信，有的对我們的創作与演出提供了宝貴的意見，使我們受到很多教益；有的还寄来了作品或者素材，經我們整理、加工或者改写后播出了和演出了，有些段子受到了欢迎，成了我們的保留节目。这个集子里的許多作品，就是这样产生的。因此也就使我們不能不說，这个集子里的大部分作品，都是集体

力量的結晶。几年来相声艺术能如此迅速发展，这除了党的大力扶植而外，群众的支持也是个重要的方面。今后我們仍然殷切地希望广大的相声爱好者給我們以帮助，向我們提供作品或者素材，对我們的創作和演出提出宝貴意見。以求得迅速提高，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

侯 宝 林

1963年7月15日

目　　录

給您道喜

甲　給您道喜。（作揖）

乙　啊，（莫名其妙地愣住）什么事呀？

甲　你应該說同喜同喜。

乙　同喜，同喜。

甲　对啦！再来。（重新見面）給您道喜。

乙　哈哈，同喜同喜。（愣）什么事呀？把我鬧糊涂啦！

甲　喜事呀！

乙　啾，喜事呀！我沒有哇！

甲　嗐，你沒明白，我有喜事。

乙　啾，这我才明白，您有喜事。

甲　对了。

乙　您給我道喜干嘛呀？

甲　我不給你道喜，你也得給我道喜呀，我为什么不爭取主动呢？

乙　越說我越糊涂，究竟您有什么喜事呀？

甲　喲，你眞不知道哇？那可是官僚主义！

乙　您先別扣帽子，到底是什么事？

甲　就我这喜事，咱們全矿誰不知道哇？

乙　是呀，我听說您在这矿快三十年啦！

甲　是呀！沒有不認識我的。

乙　我就不認識您。我是剛从外地調来的。

甲　哎呀，这么說我是官僚主义啦！

乙　不，咱們二位誰也不是官僚主义。

甲　啊，对啦，咱們倆人沒見过面儿。

乙　不，見过一面您沒理我。

甲　那可沒有，你去打听，大家都知道，我这人見誰都嘻嘻哈哈，最爱聊天儿。

乙　是呀，您直冲我乐，可是您沒理我。

甲　在哪儿呀？

乙　一进大門儿，我站在那儿，您在那光荣榜上。

甲　象片儿呀！那会說話嗎？

乙　不会說話？咱們这不是聊了半天了嗎？

甲　(楞)哈哈，好！你这人也爱說笑話，咱們是一見如故，今后互相帮助。

乙　那可說不上，我是年輕人，什么也不懂，把我調到您这組来，我一定好好儿向您学习。

甲　好哇，我們这組又添了新人，这也是喜事！

乙　那么，給您道喜！

甲　好，哈哈，同喜同喜。这不是对了嗎。

乙　您說半天是这个喜事呀？

甲　不，我还有喜事。

乙　什么喜事？

甲　你猜猜。

乙　一定是您又被評为先进生产者啦！

甲　咱們矿上先进生产者多啦，干嘛单給我一个人道喜呀？

乙　那一定是您的徒弟又出了标兵啦。

甲　那主要是党的培养，青年人的努力，干嘛給我道喜呀，我还給他們道喜呢，你得往我身上猜。

乙　您家里的事？

甲　对啦。

乙　那一定是您的老伴儿……

甲　嗯，有門儿啦！

乙　給您买了一只燒鷄。

甲　买一只燒鷄就給我道喜呀？要再打瓶酒哪，就得給我拜年啦？

乙　那我猜不着啦。

甲　告訴你吧，我生了个孩子。

乙　这眞是大喜事儿，不光是大喜事儿，还是个新鮮事儿，四五十岁的一个大老爷們儿生孩子？眞新鮮啊！

甲　我生的？我生得了嗎？我是高兴得把話說錯了。可是您这脑袋也成問題，您这脑袋……（看乙的头）

乙　我这脑袋怎么啦？

甲　大概是委托商店买的吧！

乙　啊！

甲　旧貨！准确点儿說，思想旧，一張嘴就說老伴儿、大老爷們儿！您别瞧我年岁不小啦，可是我还願意称呼她——爱人。

乙　好么，我剛来就挨頓批評。这么說是您爱人生孩子啦？

甲　嗳，这就对啦。

乙　我得給您道喜。

甲　同喜同喜。

乙　这是老儿啦？

甲　老儿？

乙　啊！

甲　您說呢！

乙　我哪儿知道哇。

甲　老大。

乙　您今年有四十多了吧？

甲　啊，四十五了，剛当上爸爸，当是当上了，可是他还沒叫我一次呢！

乙　那是怎么回事？

甲　还沒滿月。

乙　那会叫嗎？

甲　您要知道，我能当上爸爸可不簡单哪！煤矿工人，过去叫煤黑子、窑黑子、窑花子。要不是解放，当爸爸？甭想那回事儿。

乙　旧社会資本家，拿咱們不当人哪！

甲　那陣儿下井有这么句話："两腿到井沿儿，小命沒一半儿，干的阴間活儿，吃的阳間飯儿。"干咱們这一行，又脏又累又危險，要想娶媳妇是难上难。

乙　哦，那陣儿您就是一个人儿？

甲　不光是我一个人儿，在"鍋伙"里住的都是光棍儿，沒老婆，沒儿子，連孙子也耽誤啦。

乙　您是解放后才搞的对象？

甲　解放后咱們成了矿山的主人，生产情况，生活面貌来了个翻天复地的变化，我也就……

乙　想結婚啦。

甲　虽然有这个想法，可咱又不是小年輕的，参 加 一 次 舞会，就認識几个女朋友。

乙　您不会跳舞？

甲　我会跳六。上了点儿年紀在这方面还是缺乏敢想敢干的精神。

乙　那您这个爱人是怎么認識的？

甲　我們党支部书記給介紹的。

乙　他很关心您哪。

甲　不但关心我的婚姻問題，还关心我当爸爸的問題。上星期六我正在井下干活，还差三十分鐘就要下班，可是我們班已經超产了五十多車煤。大家伙干勁十足，都想乘胜追击再出几車煤，我們支部书 記 来 了：“喂！大 老黑！”

乙　叫誰呢？

甲　我，我小名叫大黑，因为上了年紀，人家給加上个老字儿；我跟支书是老伙伴儿，所以也叫我大老黑。

乙　噢！

甲　“大老黑，赶快上井换衣裳。”

乙　还沒到下班儿的时候呢！

甲　“剛才井上来电話了，叫你上去，要給你加上一个新官銜儿。”

乙　噢，那准是又提升啦。

甲　可我也納悶呀，我剛当上車間副主席不几天，又給我什么新任务呢？

乙　您可以問問支书。

甲　你不知道他的脾气，什么事情他要是不説，你怎么問也

是白搭。

乙　那就上井吧。

甲　我坐上了电車，到了井口，坐上大罐一眨眼的工夫就来到了井上。一看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我走进更衣室，脱下工作服，跑到淋浴間，打开水龙头，热水嘩嘩响，暖在我心头。

乙　您看，出口成章。

甲　我刚从头到脚搓上肥皂，我們支书和伙伴儿們也都下班儿来洗澡啦，大伙儿喜气洋洋，有說有笑。

乙　那是呀，又超产了嘛！

甲　支书說："大老黑，給您道喜，赶快到医院去。你的新官銜儿，就是当爸爸。"

乙　噢！您爱人生产啦！

甲　我一听这話，撒腿就往外跑，大伙儿就喊我："回来！快回来！"

乙　叫您干嘛？

甲　我一瞧，是得回来。还带着一身肥皂沫儿哪。

乙　嗐！

甲　我赶紧冲掉肥皂沫儿，换上衣裳，往医院赶，一边走一边想，人家說"大姑娘坐轎头一回"，我是大老黑当爸爸，也是头一回儿呀。

乙　眞是大喜事呀！

甲　不知不覚地，我走得这个快呀，火箭也甭想赶上我这两条飞毛腿。我得看看我的爱人身体怎么样，还得抱抱我的小宝宝。到了医院，問清了房号床号，也沒通知护士，直接跑到床前，一瞧我爱人，笑不滋儿地在那儿躺

着呢。

乙　赶紧問問吧！身体怎么样？孩子大人都好啊？

甲　嘻嘻……嘻嘻。

乙　您倒是說話呀！

甲　我还沒来得及說話呢，护士跑进来了："嗳，同志，你找誰呀？"

乙　是呀，您沒跟护士同志联系一下。

甲　她把我給問楞啦，这时候我爱人說了一句話，那是我有生以来，从沒有听見过的話，就好象坐电梯一开电門，嗖的一下，晕打呼的那个滋味儿，我一輩子也忘不了这句話。

乙　什么話呀？

甲　我爱人說："这是我們孩子他爹。"

乙　嗐，就这么句話呀！

甲　就这么句話啊！嗯，你琢磨琢磨，"孩子他爹"，这說明什么問題？

乙　不知道。

甲　第一，是我有了孩子；第二，是我当了爸爸；第三，是我已經接受了爸爸这个官衔。

乙　好啊，那您就宣誓就职，赶快发表談話吧。

甲　是呀，(打算发言又沒詞儿)道儿上我想了好些話，怎么这个时候一句也想不起来啦！

乙　那您也得說几句呀！

甲　憋了半天，我才想出一句最合适的話。

乙　您怎么說的？

甲　这句話又准确，又生动，又……

乙　什么話呀？

甲　我說……孩子他媽，你辛苦啦！

乙　嗐，道謝来啦，您应該問問她生产情况。

甲　啊，对了：“看你生产这样順利，也沒出事故，圓滿完成了任务，当然了，咱也不要求超产。”

乙　什么呀！您这儿檢查工作来啦！

甲　屋里人全乐啦。

乙　那还不乐。

甲　正在这时候，护士把孩子抱过来了。

乙　快瞧瞧吧。

甲　还挺胖。解放后，我覚得我巳經够白的啦，这小子比我还白。

乙　多新鮮哪！

甲　我抱着孩子跟护士說：“护士同志，还有床嗎？給我来一个……”

乙　干嘛？

甲　我也住这儿，好看孩子。

乙　嗐，妇产科不收男同志。

甲　护士說：“您放心，孩子在我們这儿，准比您看的好。”

乙　那倒是。

甲　“您把孩子交給我吧，您也該走了。剛生完孩子的母亲，也該休息啦，您明天再来看。”

乙　对啦，您爱人得休息啦。

甲　好！不讓我住我沒意見，多呆会儿都不行啊？

乙　嗐，这是医院的規矩。

甲　我从医院回家，心总放不下，到家一看，我們家屬主任李大嫂，正給我做飯呢。

乙　你們那儿家屬工作做得眞好。

甲　好，陪着我爱人檢查，送医院都是她們办的。我哪懂这套。

乙　那您可得好好謝謝李大嫂。

甲　是呀，我說："他大嬸子，你受累啦。"

乙　不是李大嫂嗎？

甲　有了孩子就不能那么叫啦。我說："他李大嬸子，你全給我們办好啦，眞得謝謝您。"

乙　对。

甲　我吃完了飯，往炕上一躺，我怎么也睡不着了。

乙　怎么啦？

甲　我总想着他們呀！第二天一下班，我又跑医院去啦。天天跑医院，連跑了好几天，应該住一个礼拜，五天我就給接回来了。

乙　住五天也行啦。

甲　不行也得接，我太想啦。接回来以后，家里更热鬧啦！我們伙伴都来了，支书也来了，街坊邻居也都来了。

乙　給您道喜！

甲　还收了不少礼物，小枣儿、鷄蛋、紅糖什么的，我眞不好意思。

乙　您这是特殊情况，老来得子，收下吧！别客气啦。

甲　对啦，他們也这么說。支书看我抱着孩子，端詳半天，他問了一句話，把我問楞了。

乙　他問什么啦？

甲　“是男孩儿，是女孩儿？”

乙　您告訴他吧！

甲　我也得知道啊！

乙　啊，您不是說是儿子嗎？

甲　那是我那么想的呀，坏了，别犯了主观主义。

乙　快問問你爱人吧！

甲　我正要問哪，幸亏孩子他媽說啦：“是男孩儿。”

乙　解圍啦。

甲　他又問了一句：“叫什么名字？”（吞吞吐吐地）我 說……

乙　您甭說了，还讓嫂子說吧！

甲　她也說不上来呀，还沒起哪！

乙　那就赶快起吧！

甲　我急的滿头大汗也沒想出轍来，幸好人多主意多，支书說，你喜欢什么就給他起个什么名字。

乙　嗳，这主意不錯，您喜欢什么？

甲　我喜欢煤矿，煤，好煤，优質煤，烏黑光亮的煤。

乙　那不行，字儿太多了，明儿人家問您：“小孩儿叫什么名字？”“煤矿，煤，好煤，优質煤，烏黑光亮的煤。”人家記得住嗎？

甲　要不这么着，我叫大老黑，他叫小二黑，反正我們都离不开黑……

乙　啊！

甲　煤。

乙　好嘛，小二黑，这名字挺响亮。

甲　大伙也都說不錯。我把大伙送走以后，回来一瞧，还有一位客人沒走哪。

乙　誰呀？

甲　李大嬸子。

乙　李大嬸又来啦。

甲　天天在我們家帮忙，我說："他李大嬸子，您也回去休息吧！"

乙　对啦，該休息啦。

甲　李大嬸子說："鷄湯在鍋里溫着哪，你給她下点挂面，臥俩鷄子儿，讓她吃了再睡，东西全給你准备好啦。"

乙　这事儿还不好做？

甲　就做这点事儿我还犯了个小錯誤。

乙　怎么啦？

甲　我送走了李大嬸，赶紧下挂面，見两开儿，臥上鷄子儿，倒点香油、酱油，我尝了一口，咸不絲儿的还挺有味儿，还挺鮮！

乙　这不是挺好么？

甲　可我一看，旁边还有一包紅糖，听說产妇吃紅糖有好处。

乙　是有好处。

甲　我就唰……

乙　倒里边儿啦？

甲　孩子他媽問："挂面湯怎么又甜又咸呢？"我說："我把紅糖擱里啦。""嗐，紅糖沏水喝的。"我說："我……"

乙　您怎么着？

甲　我違反了操作规程。

乙　上补課班吧！（煤矿上誰違反操作規程，就必須参加操

作規程的学习，大家都叫补課班。）

甲 我說下回就知道啦。一会儿，孩子他媽睡了，我干完活也上炕睡觉，关上灯，怎么也睡不着，我又开开灯，把孩子抱起来，这么看看，那么瞧瞧。

乙 您别把孩子折騰醒了！

甲 嗯，睡的香着哪。我說：“二黑呀，你了解咱家情况嗎？爸爸是煤矿工人，媽媽在街道做事儿。”

乙 他懂嗎？您跟他說这个非把他弄醒了不可。

甲 他沒醒，他媽醒了，“誰来啦？”我說：“二黑来啦。”

乙 您瞧瞧醒了一个不是。

甲 我說：“孩子他媽，咱二黑长大了干什么？”

乙 当矿工。

甲 对了，我爱人也是这么說的。我說：“你是当康拜因司机呢？还是当水枪手呢？爸爸剛下井的时候，可沒这好福气儿，甭說用哪，連听也沒听說过。你出世就是好年头儿，懂得这么些东西儿。”

乙 他懂了嗎？

甲 他沒說，他媽說了：“长大了跟你学，跟你一块儿干活儿。别唠叨啦，睡觉吧！明儿还得下井哪。”

乙 嗳，赶快休息吧。

甲 我把孩子放下，告訴他：“二黑，好好睡，睡醒了好干活儿去。”

乙 他干活去？

甲 不，我干活去。关了灯睡觉，我心想大黑生二黑，二黑生三黑，三黑生四黑，四黑生五黑，永远是煤矿工人。

乙　我看您是睡不着啦。

甲　睡着啦。第二天，天还沒亮，我就起来啦，剛打开房門，李大嬸就来啦，她說："你放心去上班儿，家里的事儿有我包啦，等二黑他媽起来，我就給她冲紅糖水喝。"

乙　看人家想的多周到。

甲　我說："甭冲了，紅糖讓我給煮了挂面了。"

乙　嗐，就別說了。

甲　我高高兴兴出得家門，騎上自行車，剛到矿門口儿，迎面来了一个人。

乙　誰呀？

甲　矿长。我說："矿长同志，嗨，您看这事儿快一年啦，我老忘了跟您說，我介紹一个人来怎么样？"矿长說："你介紹的矿工都是好样儿的，你覚得这个人怎么样？"

乙　对，您得先介紹一下情况。

甲　人沒錯儿，高中毕业，十八岁，不过他有个要求，希望学最新的采煤方法。

乙　有文化学起来也快。

甲　"那好办，你就讓他来上班儿。"

乙　对，先熟悉熟悉情况。

甲　"这就上班儿？也行，那还得有个要求，上班的时侯，得带着他媽来，要不沒人喂奶。"

乙　您說誰呀？

甲　我那小二黑。

乙　嗐！

（本篇是与高方正合写的，1962年于唐山）

选 对 象

甲　您今年二十几啦？

乙　我？我……真格的，我算二十几啊？这么說吧，我屬馬的。

甲　嘛，跟我一样。

乙　你也屬馬？

甲　我屬羊。

乙　那羊跟馬怎么一样啊？

甲　反正都是四条腿。

乙　好嘛，俩人把岁数都忘了。你还在煤矿工作？

甲　对，井下采煤工。

乙　要說你在煤矿工作年头可不少啦。

甲　我五八年入矿，現在是四級工。

乙　那你也算是老矿工啦！

甲　我算老矿工，我哥哥怎么办？

乙　嘛，你哥哥也是矿工？

甲　在井下干了十年啦。

乙　嘛，那你哥哥算是老矿工啦！

甲　我哥哥算老矿工？

乙　啊！

甲　那我爸爸怎么办哪？

乙　嘅，你父亲也是矿工？

甲　在井下干了二十来年啦！

乙　嘅，那你父亲算是老矿工啦。

甲　我父亲算是老矿工？

乙　啊！

甲　那我大爷怎么办啊？

乙　嘅，你大爷也是矿工？

甲　在井下工作三十来年啦！

乙　那你大爷算老矿工啦！

甲　我大爷算老矿工？

乙　啊！

甲　我爷爷怎么办啊？

乙　……我說你們家还有誰？一块說出来好不好？

甲　你想，我爷爷退休都六年啦，比我工龄还长，我能算老矿工嗎？

乙　哎呀，你們三輩儿都在矿山工作，那可眞算是矿山世家啦！

甲　就因为这样，我們老少三輩对矿工在旧社会所受的苦和新社会所享受的甜，体会得是一清二楚。

乙　那旧社会矿工一定很苦吧？

甲　唉！旧社会咱們穷人无路走哇！我爷爷带着我爸爸和我媽从家乡逃荒跑出来，到矿上做了工。那陣儿是：无米又无柴，逼到矿山来，穷得卖鋪盖，身上披麻袋！就这样我爷爷带着我爸爸走进了矿井，当了矿工。

乙　旧社会矿工生活太苦了！

甲　我爷爷說：那年头儿資本家不管工人死活，把头监工举手就打，張口就罵。

乙　唉！那时候，沒人看得起咱煤矿工啊。

甲　我爸爸說：那年头儿，人不如騾子値錢啊，井下一头騾子一千二百元，死了个矿工才給二百元！

乙　是啊！旧社会矿工不如牛馬呀！

甲　我爷爷說：一年干到头儿，家里剩块破席头儿，井上井下一身儿粗布衣裳，誰見着咱煤矿工人都捂着鼻子躲着走哇！

乙　是啊！

甲　我爸爸說：过去矿工啊，十有八九都娶不上老婆打光棍儿啊！

乙　……

甲　我爷爷說：过去矿工想娶媳妇儿就甭提啦！

乙　……

甲　我爸爸說：咱們煤矿的山沟里，就沒見过花轎子什么模样。

乙　……

甲　我爷爷說：人家有姑娘塡猪圈，都不嫁咱窑花子。

乙　……

甲　我爸爸說……

乙　你先等等。

甲　（大声地）我爸爸說……

乙　（大声阻拦）你先别說啦！怎么淨是你爷爷你爸爸說的？

甲　本来嘛，我爷爷我爸爸都是老矿工，对旧社会矿工受的苦他們了解啊！

乙　那你哪？

甲　我对新社会咱們矿工幸福生活最有体会。

乙　嘅，咱們現在矿工的生活比从前好多啦！

甲　（高兴地）啊！咱們現在：井上井下都是机械化，运煤不用人背牲口拉，电車一拖一大挂，割煤机康拜因，外带水枪嘩啦啦。

乙　呱唧呱来呱唧呱。（醒悟地）嘅，咱俩說快板哪！

甲　（醒悟地）嗯……高兴嘛！

乙　咱們矿工，現在的生活怎么样啊？

甲　咱們矿工家家戶戶夫妻和睦，成双成对，大人小孩过着幸福美滿的生活，衣食住行，生产和学习，党象亲娘一样疼爱咱們！

乙　哎，我說你結婚沒結婚哪？

甲　我沒結婚哪。

乙　怎么？

甲　沒对象跟誰結去？

乙　嘅，連对象还沒有哪？

甲　不过，咱沒什么問題。

乙　怎么哪？

甲　你看，咱們长的身量儿，不高不矮，身强力壮，重眉毛大眼睛，又有文化，又是个水枪手。唉，說多了你也不懂，簡单地說，象咱們这么漂亮，能有問題嗎？

乙　啊……我看您这副尊容也不怎么样。

甲　告訴你，（羞答答地）大姑娘凈追我。

乙　你眞行啊！

甲　不是我行，我們現在年輕的煤矿工人都行。

乙　那你怎么現在还沒对象哪？
甲　唉！条件不合乎要求。
乙　对啦！搞对象这玩艺儿，您别着急，得慢慢儿碰。
甲　嗽，慢慢儿碰。
乙　哎，碰。
甲　怎么碰？
乙　她……你爱怎么碰就怎么碰吧！
甲　終身大事，必須在劳动中建立起眞正的爱情，什么叫碰哪？我今天碰上你了，能行嗎？
乙　啊……我哪儿行啊！
甲　是啊！你跟我搞我也不要啊！
乙　对啦！你要我也得跟你呀！
甲　告訴你說吧！現在給我介紹对象的人可多啦！
乙　都誰給你提亲啦？
甲　有我舅媽，我姨媽，我姑媽，我嬸媽，我大媽，我們街坊那位老太太，还有我們老家那位老老太太。
乙　哪位老老太太？
甲　就是給我爷爷提亲的那位老太太。
乙　啊……是够老的。
甲　你別看这么多人給我介紹，一个我也沒有看上。
乙　那您要求条件太高了。
甲　也不高。
乙　都什么条件？
甲　思想好，工作好，这两項算第一条；活潑大方长的俏，会过日子手儿巧，还得会給我做衬衫、背心、大棉袄。

乙　怎么还有大棉袄啊？

甲　对啦！結婚以后讓我挨冻行嗎？

乙　嘿！想的眞周到啊！

甲　給我介紹的第一位，我們倆一見面她就問我："你是不是处长？"

乙　問你是不是处长？

甲　我……是枪长。

乙　什么叫枪长啊？

甲　就是井下大水枪归我管，别的什么我也管不了。

乙　噉，你是个水枪手。

甲　"你們一个月挣多少錢？儲蓄有多少？最近百貨公司来了一批手表，是上海牌的，样子特别美，三长針的，上了弦，針儿还走哪！"

乙　不走那叫表嗎？

甲　"你給我买只手表戴，我好掌握时間，下次你約会我一定不会迟到，我想你会經得起我这第一次考驗的。"

乙　这叫什么考驗哪！

甲　說完話她遞給我一封信。

乙　噉。

甲　咱們第一次談恋爱，也不好意思当面看。

乙　是呀，不太好意思。

甲　回到家里，打开信皮儿，我一看，我这份儿乐喲，里边儿有这么两張整整齐齐的……

乙　情书。

甲　发貨票。

乙　发貨票哇？

甲　我一想：談恋爱大概有这規矩，第一次見面由女方給男方两張发貨票，那意思就是說把她发到我这儿来啦！

乙　沒听說过。

甲　后来，我看見在发貨票下边有两行字，我明白啦。

乙　怎么写的？

甲　亲爱的，你是我生活中的拐杖。这是什么意思你懂嗎？

乙　这我懂，拐杖就是拐棍儿，說你是她生活中的拐棍儿，大概你这个对象有关节炎，一犯病就得拄着你走。

甲　唉！人家这是形容的意思。亲爱的，你是我生活中的拐杖，假如你眞心爱我的話，就請你替我还賬，望你尽情地思量思量。

乙　那是讓你好好想想，替她还賬。

甲　我們剛認識就讓我替她还賬，再見两次面儿，我还不得把褲子卖嘍！

乙　那是够嗆！那別人給你介紹的怎么样？

甲　我姑媽給我介紹的那个沒給我发貨票。

乙　是啊！哪能都象那种人哪！

甲　我們俩头一次見面，她就热情地跟我說："咱們俩找个地方好好談談吧！我能和你这样一个煤矿工人認識，簡直是太光荣了。"

乙　嘿！有門儿，那就上公园吧。

甲　不！那里人太多。

乙　那上哪儿？

甲　到飯店去談吧！

乙　那不是人更多了嗎？

甲　不！那里有吃的。

乙　嗽，吃啊？

甲　咱們两个要点可口的菜，一边吃，一边談，那多么好啊！古人曾經說过……

乙　古人說什么来着？

甲　不会吃就不会談恋爱。

乙　这是哪位古人說的？

甲　到了飯店，服务員走过来："您二位吃点什么？""今天都有什么菜？""有紅燒獅子头。""来一个。""过油肉。""来一个。""糖醋鯉魚。""来一个。""軟炸大虾。"……

乙　这可不能要啦！

甲　"来一个。"

乙　吃得了嗎？

甲　"来一个。"

乙　好嘛！

甲　"来一个。"

乙　我說那什么……

甲　"来一个。"

乙　什么来一个呀？

甲　什么都行啊！

乙　我說她到底爱不爱你呀？

甲　"来一个。"

乙　这也来一个呀！你們这也太浪費啦！她还跟你談什么問題沒有啊？

甲　她說啦："咱們应当互相帮助，互相照顧，你看今天，咱們就做到了互相照顧。"

乙　怎么哪？
甲　“我吃飯你給錢。”
乙　嚱，就这么照顧啊！
甲　我一想她这不是照顧我啊！
乙　那照顧誰呀？
甲　都照顧飯店啦！
乙　好嘛！
甲　我当时說：“同志，象你这样不会过日子的人，咱們煤矿工人不能跟你結婚哪！”
乙　她說什么哪？
甲　“那好吧！再見吧！亲爱的煤矿工人。”我說：“好吧！再見吧，亲爱的。”
乙　你还跟她亲爱的哪？
甲　資本主义的渣滓！
乙　是呀！这种人資产阶級思想太严重啦！
甲　您說象这样人，咱們根本不能要。
乙　后来又有人給你介紹沒有？
甲　后来又給我介紹一位，也不爱吃，也不爱穿的。
乙　那倒挺好。
甲　可就是性格不好。
乙　不活潑？
甲　不！特别好动。
乙　好动好啊！
甲　她什么都不怕。
乙　嚱，胆子大。
甲　最爱打架。

乙　打架呀！

甲　啊！沒理攪三分，見誰跟誰打，街坊四邻都打遍了，买十回醋，打碎八回醋瓶子。

乙　嚯，眞厉害！

甲　您說我跟她結了婚，我这体格儿，經得起她打嗎？

乙　那可不行，您是差点儿，我这体格还差不多，不过过日子也不能老打架呀！

甲　您說咱們生产那么紧張，在井下采了一天煤，回来还得完成这份打架的任务，咱們能行嗎？

乙　这是不行。

甲　后来，我师傅給我介紹一个，各方面都合乎我的要求，这个人特别好。

乙　怎么好法？

甲　是个女的。

乙　廢話。

甲　这个人思想好，工作好，活潑大方，长的俏，会过日子，手儿巧，还会給我做衬衫、背心、大棉袄。

乙　你怎么又提这个呀？

甲　这是我的条件嘛！

乙　她是干什么的呀？

甲　你猜猜。

乙　是个机电工。

甲　不对。

乙　是个技术員？

甲　不对。

乙　是个售貨員？

甲　不对。

乙　是个矿灯房的姑娘？

甲　嗳。（笑）

乙　对啦？

甲　不对。

乙　不对，你笑什么？

甲　告訴你吧，是位护士。

乙　噉，在医院工作。

甲　还是个先进工作者，五好标兵，并且我們俩經常在业余剧团一块儿排戏，她还是一个业余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

乙　这回你們俩太好啦，思想一致，爱好又相同。

甲　上回排歌剧《白毛女》，她演喜儿。

乙　您哪？大春？

甲　黄世仁。上回演《小二黑結婚》，她的小芹，我的三仙姑。

乙　你怎么净演这角儿啊？

甲　别忙啊，以后就有好的啦。上回演京戏《女起解》，她演苏三。

乙　那您一定是演崇公道啦。

甲　我打鑼。

乙　打鑼的呀！

甲　唉，文娱活动嘛，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們俩通过了业余活动，双方面在性格和爱好上，越了解越深刻，越了解越体貼，越了解越爱慕，越了解越有感情，越了解越……

乙　哪儿那么多了解啊！

甲　同志，这叫做基础。我們不仅在文娱上一起活动，更主要的有双方汇报制。

乙　什么叫双方汇报制啊？

甲　就是我們排完戏的时候，我送她回家，我們俩把一天的学习、思想、生产情况，一一都作詳細的汇报，并且双方提出意見，我就在她的領导下，进行第二天的生产。

乙　在她領导下？

甲　啊！人家是先进生产者，五好标兵啊！优点比我多呀，我得向人家学习！

乙　这倒是。哎，她姓什么呀？

甲　姓陶，叫小陶。

乙　哎，跟我一样。

甲　你叫……

乙　小枣儿。

甲　你这人眞能开玩笑。

乙　我說你們后来怎么样了？

甲　发展情况良好，我們两个一同学习，一同排戏，一同看电影。

乙　什么片子？

甲　《換了人間》。

乙　这电影我也看过，这是反映矿工生活的影片。

甲　啊，看完电影她和我說："旧社会的矿工，妻离子散，新社会不仅仅井下生产机械化，而且也安全了，都成为幸福的夫妻，咱們一定好好生产，建設咱們新国家！"

乙　人家这話說的太好了。

甲　第二天她交給我一份业余文娱活动的計划书，还有一份

生产竞賽的挑战书。

乙　你表示什么态度呢？

甲　第二天我也給她两份。

乙　应战书？

甲　檢討书。

乙　怎么檢討书哇？

甲　她……那天我們俩談完話，下了井，就沒完成采煤任务，情緒也不高了，业余活动也沒参加。

乙　那后来哪？

甲　后来，她給我提出意見，讓我克服困难，依靠老师傅，結果我任务完成啦，并且訂了文娛活动計划，当时她跟我說……

乙　說什么哪？

甲　你猜猜。

乙　你們俩的事儿我哪儿知道啊！

甲　她跟我說……（窘态）当着这么多人，我多不好意思啊。

乙　你还害臊哪？

甲　臉皮儿薄，不好說。

乙　沒关系。

甲　她跟我說："我希望你在井下多采煤，当一个出色的生产能手，这样，你多光荣啊！"

乙　这話說的我都受感动。

甲　你感动什么？

乙　你听人說的这話，多动人哪！后来哪？

甲　后来她說："通过咱們这一段了解，你生产上积极，思想上进步，尤其对我帮助很大，我下定决心要終身陪伴

着……”

乙　陪伴着你？

甲　矿山。

乙　矿山哪！

甲　人家以矿为家的思想不对嗎？

乙　对呀！

甲　还是的。你想想，陪伴着我，不是不好意思說嘛！

乙　对！后来哪？

甲　后来我就把这事儿和我們支书談了。支书說：“人家是先进生产者，你是个生产能手，英雄爱模范的事儿，我是不反对的。”

乙　这可太好了，后来哪？

甲　后来就选上她了。

乙　嘁，小陶当选了。

甲乙　(同时)后来哪？

甲　国庆节前夕，我們就在毛主席象前举行了結婚典礼。

乙　那一定挺热鬧。

甲　热鬧极了，他們医院来了很多人，我們組的全体，工会主席和党委书記也都来了。工会主席的証婚人，我爸爸我媽媽的主婚人，就是缺少介紹人。

乙　你师傅的介紹人哪！

甲　我师傅怕到时候讓他講話，其实他也沒当介紹人，結果找了个火車头。

乙　火車头？

甲　火車头就說了。

乙　火車头說話啦？

甲　就是他們医院有个小伙子，外号叫火車头，这小伙子真能鬧。最热鬧的就是我們业余剧团的那帮小伙子，他們把剧团的蟒袍、玉带、烏紗帽、凤冠都拿来了，非得給我俩穿上不可。

乙　这可热鬧。

甲　給她穿上凤袄，戴上凤冠。

乙　你哪？

甲　我說什么也不穿，几个小伙子按那儿就扒，給我摘了帽子，脫了上衣，扒了皮鞋，扒了袜子，穿上蟒袍，扣上玉带，戴上烏紗，几个人把我抬到当中，大伙哇的一下全乐啦。

乙　是啊，那还不乐。

甲　我低头一瞧，撒腿就往回跑。

乙　你还害臊哪？

甲　哪儿呀，我光着脚丫子哪！

乙　嗐！

（本篇是与申景旺、高方正合写）

全 家 福

甲　您最近很好吧？

乙　还很好。

甲　看得出来嘛，精神非常好。

乙　怎么哪？

甲　眼睛睜得开。

乙　睜不开成瞎子啦。

甲　不是。我是說，您二目有神，精神充沛。

乙　这还象話。

甲　咱們哥倆有半年沒見面了。

乙　沒有半年，也就倆月。

甲　半年倆月这差不多。

乙　还差不多？差四个月哪！

甲　不是，我这个人脑子不好，做过的事情就爱忘。就拿您家来說吧，人口也多点儿，往往我把人和事弄乱了。

乙　我們家人口多，有时候分不清。

甲　說眞的，你和你哥哥，你們倆人誰大呀？

乙　这脑子是够坏的，我哥哥当然比我大呀。

甲　什么？当然比你大，这話我就不明白啦！

乙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人人如此，家家如此。

甲　不，我哥哥就比我小。

乙　啊，你哥哥比你小？

甲　干什么这么惊訝，大惊小怪的，怪吓人的，你对我哥哥熟悉嗎？

乙　熟悉呀。

甲　您看我哥哥才到我这儿。（指肩膀）

乙　噢，个儿比你小啊。

甲　你說什么哪？

乙　我說的是岁数。

甲　岁数还問你呀！

乙　嗯，两面都有理。

甲　你和你哥哥你們俩誰大呀？

乙　怎么又問哪？剛才我不是說了，岁数我哥哥比我大。

甲　……（要問話狀）

乙　哎，对了，个子也比我大。

甲　我問你，你和你哥哥，你們俩誰大？

乙　怎么还問啊？都比我大。

甲　你說什么？

乙　我說岁数和个头。

甲　我問你分量誰大？

乙　嗐，有这样說話的嗎？分量我比他大。

甲　你这样一說，我不是就明白了嗎？

乙　是啊，你再不明白，我該糊涂啦。

甲　你哥哥那人好啊，大高个，寬肩膀，重眉毛，大眼睛，长的比你漂亮。

乙　是啊，我們家里就我长的难看。

甲　这越說越具体了，他們家里就他长的难看。

乙　你就别重复了！

甲　您哥俩还在一块住哪？

乙　我們全家都在一栋房子住哪。

甲　您家眞好，矿工世家，辈辈都在矿上工作，每个人都非常先进，生产积极，每人身上都有許多优点，值得学习。

乙　您太夸奖了。

甲　不是夸奖，就拿您来說，就有許多优点值得学习。

乙　不，还有許多缺点。

甲　您还在井下工作？

乙　啊，在井下水采区，是个水枪手。

甲　对，您长的就象水枪。

乙　您这是怎么說話哪？

甲　我說您长的好象水枪手，节約了一个字。

乙　你别在这儿节約啊！就得說水枪手。

甲　水枪手眞了不起，您是位活神仙哪！

乙　我还是王母娘娘哪，别开玩笑啦。

甲　怎么开玩笑啊？玉皇大帝也沒您能耐大呀！他能在地下几百丈的深处采煤嗎？

乙　那是不行。

甲　还是的，您这水枪手，地下工厂的活神仙。矿山实行水利化，世上出現黑金泉，手持大水枪，一条銀蛇似箭，煤壁刺穿，銀光四濺，煤浪翻滚，水枪打呀，打呀，打呀，猛劲打；煤炭流呀，流呀，流不断，煤浪催的乾坤旋轉。为了讓社会主义大步向前，您看您这水枪手簡单嗎？

乙　反正咱們就知道多出点煤支援国家建設。
甲　您这人眞好，性格开朗，純朴热情，就是长的难看。
乙　你怎么又說这个？
甲　其实也不太难看，就是鼻子大点。
乙　鼻子大点，这也不算缺点啊。
甲　那算什么？
乙　这是自然灾害。嗐！把我也給弄乱了不是。
甲　反正这么說吧，您这人生产非常积极，值得学习，不过比起您哥哥来那还差点。
乙　是啊，他比我下井采煤年头多，經驗比我丰富。
甲　就是啊，就拿你大哥在井下……啊……那在井下……哎，我要說他什么来的？
乙　我哪知道哇？
甲　你大哥在井下干什么？
乙　好嘛！干什么还不知道哪！
甲　不知道，我就說你大哥生产比你强。
乙　那知道你就說吧。
甲　能說还問你。
乙　那还是不知道啊。
甲　我的脑子不好，記不清了，知道是知道，就是忘了。
乙　嗐！你别强調了，我告訴你吧，在井下采煤区，是联合康拜因司机。
甲　噢，割煤机手，你看，对了不是？
乙　什么对了？
甲　你大哥是割煤机手啊！在井下采煤区，对不对？
乙　这时候他又清楚啦！

甲　那割煤机手眞不簡单！眞是威风凛凛，大显神通，机器开动，插进煤层。煤炭硬，硬不过咱煤矿工人。机器轉，煤炭流，多出一車煤，多为祖国添一分光荣。把采下的煤炭送到祖国首都、边疆、城市、村庄，你看哪！火車飞跑，輪船航行。工厂烟囱吐出青烟縷縷，直上云层。家家戶戶点起万盞銀灯。滴滴汗水，湿潤着烏黑煤炭。美在心窩，甜在胸中。多出煤，出好煤，要做一个煤海英雄。你大哥可眞是一員虎将啊，不簡单。

乙　这是党把咱們煤矿工人，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才能掌握这机械化采煤。

甲　就是啊！别看你大哥是个女同志，那干起来一个頂仨。

乙　什么？我大哥是个女同志！

甲　啊，穿着花布裙，半高跟皮鞋，梳俩小辮。

乙　这是我大哥呀？

甲　啊，不是在井下采煤的时候。

乙　上井也不行。

甲　嗐，生活水平提高了嘛！

乙　提高了也不能这个打扮呀！

甲　那不是中学毕业，报名参加了矿山机电厂工作，当学徒工了嗎。

乙　这脑子是够坏了，同志，你說的是我妹妹。

甲　哎，对了，是你妹妹。年輕漂亮的机电工，会跳舞爱唱歌，肩披短发，濃眉大眼，脑筋活，热爱矿山工厂，心中的志願，燃燒一团火。繼承父兄的事业，向老师傅学习。苦用心，样样精通，样样会做。革新、創造、标准、合格、新紀录、超額。这一串串悅耳动听的字眼儿，飞进

了老师傅的心窩。老师傅摘下了花鏡笑呵呵："我把我一輩子的技术全教給你。""我听师傅的話，学好本領，拿出眞本事建設祖国！"你妹妹在机电厂的徒工当中，眞是好样的。

乙 是啊，她是先进生产者。

甲 就是啊，你妹妹的鏇活那是最出色了。

乙 怎么哪？

甲 鏇上不疼。

乙 啊！

甲 手里拿着鏇刀。

乙 嗐，那鏇刀都在卡盘上卡着。

甲 不，手里拿着鏇刀，給病人动起手术来，病人一点痛苦也沒有，在外科手术室，都得到好評。

乙 嗐，我妹妹怎么又跑医院去了？

甲 那不是，从医科学校毕业，分配到矿工医院工作了嗎？

乙 那不是我妹妹，那是我爱人。

甲 噢，你妹妹的爱人。

乙 我爱人的妹妹。

甲 对了，他爱人的妹妹。

乙 他……把我也給弄乱了不是，就是我爱人。

甲 对了，可能是他爱人。

乙 什么可能！肯定是我爱人。

甲 肯定就肯定吧！你急什么呀？

乙 不是我急，你这脑子也太不好了！

甲 行，是你爱人！你爱人是个女的对不对？

乙 廢話，当然是女的。

甲　不是，我得問清楚了，别呆会又弄錯了。要提起他們医院的工作，眞是面向生产，白衣战士，矿山的后勤兵。矿工是亲人，接送病人，滿面笑容。要打針，輕輕举起，慢慢落下，細言細語，問声患者："疼不疼？"病人住院就診，出院后处处滿意，矿工心里暖烘烘。矿工說："医务工作者值得讓人尊敬。""不，只要矿工身强体壮，能在井下多出一車煤，这就是我們医务人員，为祖国做了一点儿小事情。"别看你爱人年岁大啦，長着两撇小黑胡……

乙　哎喲，这是什么模样啊！

甲　……長着两撇小黑胡，可是老当益壮。

乙　等会儿，我爱人長胡子啊？

甲　啊，那多漂亮啊。

乙　唉，長着胡子还漂亮哪！

甲　長出来又刮了。

乙　刮了也不行。

甲　我碰見了。

乙　在哪儿碰見的？

甲　在井下。

乙　啊？在井下，又錯了！

甲　錯了？沒錯！

乙　在井下干什么？

甲　放炮。

乙　錯了不是．您說是在井下，是个放炮工，有两撇小黑胡子……

甲　对！

乙　那是我父亲啊。

甲　噢，是您父亲，是个放炮能手。

乙　对。

甲　井下干了三十年了，有丰富經驗，明白什么煤层用什么样的炮，技术水平很高。

乙　对！

甲　只要提起放炮工来，沒人不知道你父亲的，那炮放的啊……反正这么說吧，你爸爸够炮的（泡的意思）。

乙　对！

甲　是吧？

乙　不对！你这是怎么說話呀？什么叫我爸爸够泡的！

甲　不是，我是說你爸爸够放炮能手的意思。

乙　这还差不多。

甲　你父亲那老头，是个老炮工。挺着胸，肩扛电炮，走进矿井，看見黑亮亮的煤层，一股干劲冲打着前胸。对准煤层，打好眼，装好葯，手按电鈕，电炮轟鳴。只見那煤炭飞滾，烏金閃爍，黑油油的宝貝脫落了下来。老矿工擦一擦臉上的汗水，露出胜利的笑容，眉梢添上几道幸福的皺紋。这皺紋，記載着他井下战斗的三十年，他为矿井花費了多少辛勤的劳动。老矿工拍打着年輕徒弟的前胸："小伙子，咱們要这样干他一輩子，因为咱是矿山的主人翁！"

乙　他老人家就是能干。

甲　是啊，街坊邻居都夸奖那老人家，年岁那么大，又是个妇道……

乙　啊！是个妇道？

甲　这老人家真不容易……

乙　你先等会！我爸爸是个妇道啊？

甲　怎么？你对这个还有什么怀疑嗎？

乙　我爸爸是男的。……

甲　男的？不对吧？

乙　絕对沒錯！

甲　那你們家那个老太太是你什么人？

乙　那是我母亲。

甲　对，我說的就是你母亲。我对那老太太印象太好了，眞是五好家屬。讓你們上班的吃的好，穿的好。送上班，接下班。眞好。

乙　老太太那么忙，还特别积极，只要业余文工团有演出，她就去帮助弄弄服装，給演員縫縫彩鞋。

甲　对。又能文又能武，帮人整整服装，縫縫彩鞋，唱个歌，跳个荷花舞，演个《小二黑結婚》。

乙　演《小二黑結婚》？

甲　啊，她演小芹。

乙　嗐！她五十多岁了，怎么能演小芹呢？

甲　那演的可好了，矿工們看过她扮演的小芹以后，見着她都不叫她眞名了，都叫她小芹。这事你都不知道。

乙　我知道，因为她演小芹演的好，所以大家都叫她小芹。

甲　对，那小姑娘多好啊。

乙　您說的这是我侄女啊！

甲　你侄女是在井下开电車吧？

乙　对。

甲　你侄女是个女的？

乙　廢話！当然是女的啦。

甲　你們家怎么淨是女的？就这女的把我弄乱了，商量商量，咱們換个男的，是你侄儿。

乙　不能換，我沒侄儿，就有侄女。

甲　不能換你急什么！咱們換回来行了吧？

乙　就是侄女。

甲　行，你侄女那小姑娘可眞好，今年有三十几了？

乙　三十几啦？哪有那么大呀！

甲　几岁？

乙　几岁？

甲　就是問你侄女有多大岁数啦？

乙　今年十九啦。

甲　那小姑娘眞能干，在井下开电車，眞是人人挑大拇指头。古有巾幗女英雄，今有井下女矿工。头戴安全帽，矿灯亮晶晶。小姑娘抖威风，心灵手巧，滿面春风。駕駛电車，飞奔似箭，电車鈴声当当悅耳鳴。把千万吨煤炭运送，一車一車金光耀眼的烏黑煤炭送出矿井。她好似一只海燕，在地下煤海，乘风破浪，展翅飞騰。不怕累，不怕苦，为祖国，为人民，要在地下工厂战斗一生。

乙　我侄女是生产标兵，是个青年紅旗手。

甲　可是这小孩也有点儿缺点。

乙　那当然。

甲　您看都那么大岁数了，还沒剪发，梳着元宝头，看起来不太好看。不过思想很好，在矿工食堂工作，非常积极，还是一位先进生产者。

乙　我侄女怎么又跑到食堂去了？

甲　是啊，她是个模范炊事員嘛。她飯菜做得好，矿工吃得可口又新鮮。矿工上井，热菜热飯送嘴边，問問咸，問問淡，問完了稀又問干。“你爱吃饅头，还是爱吃大米飯？”矿工哈哈笑：“好好好，咱們食堂做的飯菜香甜。桌椅摆的整整齐齐，卫生，美观，好象北京飯店。感謝炊事員，下井多增产，定讓喜报飞出往外傳。”

乙　在食堂工作的那个是我大嫂哇！

甲乙　(同說)哎，我說的就是你大嫂。

乙　我猜你就是这句話嘛。

甲　对！是大嫂子，絕对沒錯。尖下巴，高鼻梁，細眉毛，大眼睛，一臉連面胡子……

乙　走！你再不走，不一定又把我家誰說出来。

甲　怎么？

乙　我嫂子长一臉連面胡子嗎？

甲　甭管怎么說了，通过你这么一介紹，我对你家里每个人的情况都非常了解啦。

乙　你說說，我好明白。

甲　你想吧，一点錯沒有，你妹妹在食堂，你大哥在医院……

乙　在医院的那是我嫂子，在食堂的那是我父亲。嗐！把我也弄糊涂了。我大哥是割煤机手，我开大水枪，我父亲是放炮工，我妹妹在机电厂，我侄女开电車，我爱人在医院，我嫂子在食堂。

甲　你說的一点錯沒有嗎？

乙　是啊，我說的还有錯嗎？

甲　你这家庭太好了，矿山世家，人人思想先进。如果鼓足干劲，人人爭取喜报到家，那可眞是全家光荣啊！

乙　你放心，我一定起带头作用，互相挑战，我是一馬当先。

甲　那你太好了，眞不愧是……

乙　工人阶級。

甲　大胖娃娃。

乙　我呀！

（本篇是与申景旺合写，1962年于唐山）

侯大胆

甲　誰要跟誰有緣也是該着的事，不有这么一句話嗎："千里有緣来相会，无緣对面不相逢。"

乙　嗯，有这么一句成語，你怎么想起这句話来啦？

甲　比方說，咱們倆人就是有緣，工作这么多年老在一块儿，住房又是近邻，下班以后，不是我找你，就是你找我，还一聊就沒完。

乙　这是咱倆脾气相投。

甲　你說我什么事瞞过你？

乙　沒有，咱倆是无話不說。

甲　不能跟我老婆說的話都能跟你說。

乙　……

甲　有緣嘛。

乙　我們倆太有緣啦。

甲　那还錯得了！

乙　这两天我沒去找你聊天儿，可是你也沒找我，你又跟誰有緣啦？

甲　最近两天？

乙　啊，除了咱倆老在一起談以外，你还跟誰有緣？

甲　那就得說是宣傳鼓动股和青年监督崗啦。

乙　啊？怎么跟这两个单位有緣哪？

甲　啊！这两天我們关系密切得很，一談就是俩鐘头儿。你不知道？

乙　我不知道。

甲　你沒瞧見他們給我画的漫画儿？（激动些）

乙　漫画儿是給你画的嗎？

甲　嗯，不是我，是你？

乙　不，我沒犯錯誤。

甲　标題是"胆大包天！"

乙　嗬！

甲　"四区三班二組采煤工侯大胆儿！"

乙　連你外号都写上啦！

甲　"×日下午两点班坐車时，沒給信号儿就上車。当时司机劝告不听，反而强詞夺理，不顧生命危險，带电上車，实屬胆大包天！"

乙　哎呀！太严重啦！

甲　有那么严重嗎？

乙　啊？

甲　发生事故了嗎？

乙　嘣，沒发生事故？

甲　廢話，要出了事故我还能在这儿跟你說話？就因为这么小事儿就給我画了漫画。那位画家还真有点儿才气儿，画得还挺象，长瘦臉儿，小眼睛儿。你一瞧就象我。

乙　那是特征抓得好。

甲　那管什么用？学画，学齐白石、陈半丁，世界有名的画家。一幅画值好儿百块。

乙　看你这意思是不接受哇？

甲　沒那么严重。还說我“胆大包天”，我有那么大胆子嗎？能把天包住，王母娘娘都归我啦？

乙　你管王母娘娘干嘛？

甲　那說“胆大包天”干嘛？

乙　你甭管怎么說，你是違反了保安規程。

甲　不就是带电上車嗎？

乙　唉，保安規程有这条儿，不准带电上車！你不知道？你怎么学习的？

甲　那……保安規程好几百条儿，就不許忘几条儿嗎？每一个人都記那么清楚？一条不忘。

乙　那誰也不敢說一条儿不忘……

甲　还是的，我就把这条忘了。

乙　要不人家怎么說你强詞夺理哪。

甲　……(欲言，被乙話压住了)

乙　你甭管怎么說，带电是非常危險的事，那是550的直流电，碰上就坏！

甲　你跟那位一样，沒經驗，才說这种糊涂話！

乙　怎么是糊涂話？

甲　七道行八道石門那块儿有多大？

乙　那是老行道，寬三米高两米五。

甲　电車綫有多高？

乙　一米八。

甲　嗯，我有多高？

乙　我沒带尺沒法量。

甲　带尺干什么？看还看不出来，看看。

乙　你……有沒有二米五？

甲　啊！我有那么高啊？

乙　(笑)你也就是一米七左右。

甲　我身高一米六七！电車电綫一米八，我們俩誰高？

乙　电綫高哇。

甲　还是的，那我碰得着嗎？

乙　不对。你不能那么算，你站地上一米六七，你再登上車哪，不就碰上了嗎？

甲　嘿！我吃飽了撑的？故意拿脑袋碰电綫干嘛？要是沒經驗的人可能碰上，我碰不上。

乙　(气憤地)你怎么会碰不上哪？

甲　我是“猫”着腰上的。

乙　噉，你事先注意这个問題了？

甲　对了。

乙　(厉声地)不行！带电上車就是錯誤！其实跟你說这个有什么用，你什么不懂啊！你总認为有經驗，万一出点儿事儿怎么办！

甲　总說万一，我不是沒出事嗎！

乙　出事再說就晚啦！違反規程，你得上安全教育补課班。再严重了，就影响全組。难道你沒考虑这个問題嗎？

甲　我……考虑啦。

乙　考虑了还做这事？

甲　沒按你那样儿考虑，是按我那样儿考虑的。

乙　你哪样儿？

甲　我是想早点儿上車，早点儿到掌子面儿(工作地点)，早点作准备，多出煤，多超額，不也是为了全組的利益嗎？

乙　（自言自語）发生这个事，是在上班的时候。

甲　下班时候儿。

乙　啊！你是为了早上井早回家。

甲　我为了休息好第二天多干活儿。

乙　行啦，你甭說啦。不論上班下班都得遵守規程。犯了錯誤，人家給提意見，当时还不接受。

甲　我沒不接受，当时那个司机同志說："喂，同志，你怎么带电上車呀？"我就說了这么一句："我这不是'猫'腰嗎？"我跟他說話一抬头，脑袋碰到电綫上啦！

乙　喲！你看怎么样！

甲　要沒安全帽可就坏啦。喝！他可抓住理啦："你看碰上了沒有！"我說："你不和我說話就碰上啦？"

乙　你要不带电上車，人就跟你說話啦！

甲　淨拿这个找成績有什么用？你不还得开車嗎？

乙　你这叫什么話？这是接受意見的态度嗎！

甲　我也知道这話不对，当时正在气头儿上，話赶話赶的。

乙　这叫打击报复，知道嗎？

甲　可是我往下啥也沒說，他也沒說，我想这事也就完啦。

乙　完啦？

甲　誰想他报告保安組啦。我上井一瞧，漫画就貼出来啦！

乙　当时不接受意見嘛！

甲　这位司机同志，我算認識他啦。

乙　哪个司机？

甲　就是那个瞎闖！

乙　人家不瞎。

甲　他有点近視眼。

乙　你不好好接受意見，你管人眼睛干嘛！

甲　这都怨我，当时不接受批評，結果給画了漫画。当天晚上我們区里开会，受了一頓批評，我承認了錯誤，下了保証，这才算沒送补課班。

乙　这就对了。不論誰犯了錯誤也要老老实实承認，別总强调你那个經驗。

甲　对，你再有經驗，也有个万一不是？

乙　是嘛！

甲　万一出了事那怎么办哪？

乙　出了事后悔就晚啦！

甲　唉，你懂这个就好談啦。

乙　……（莫名其妙地看着甲）

甲　其实保安規程哪条你不知道？明知故犯对嗎？

乙　我……（欲言又止）

甲　你还說什么？明知故犯！你想想，你对不对？

乙　我呀！你批評我啦！

甲　不是。在会上同志們批評我，你一言，我一語，大家都批評我呀！当时我那个心情呀……

乙　非常恼火。

甲　批評我接受，我越想給我画的漫画越別扭，走半道儿差点碰电綫干子上，回到家里气的一宿也沒睡覚。

乙　該休息也得好好休息呀！

甲　第二天下井，队长一看我精神不好，問我：“怎么了？身体不舒服？”“昨天沒睡好覚。”“那你別干重活了，你去看电溜子吧！”

乙　对了，这是照顧你。

甲　我一听讓我看电溜子，我不願意干，这活儿太輕了。

乙　不对，你别小看这种活儿。

甲　看电溜子是个舒服事，往那一坐八小时，一看信号灯有煤了，一按电紐，开車；沒煤了，一按电紐，停車。坏了也不用咱修理，有机电維护。不就这个嗎，不用說用手开关，就是躺在那儿用脚丫子开关也一点問題沒有。

乙　哎，你别要大胆了！

甲　当然，咱們不能那么干。

乙　对了，不能違反保安規程。

甲　那天我們掌子上出煤还特别多，溜子一会不停，这更省事了，坐在那沒事，我摘下安全帽，歇会。

乙　哎！井下不能摘帽子，留神碰着脑袋。

甲　我坐在那儿不要紧。

乙　那也不行，上边掉东西也容易砸着。

甲　廢話！在井下干那么多年，这我不知道。我能那么做嗎？

乙　知道就行了。

甲　我不看清周圍情况，我能摘帽子嗎？

乙　噢，还是摘了。

甲　搧搧汗，汗落了，我就把帽子戴上了。坐在那小凉风一吹，往电机上一靠，暖呼呼眞舒服。

乙　照顧你昨天沒睡好嘛！

甲　是啊，我这就睡好了。

乙　啊！睡着了？

甲　沒都睡，就睡一点儿。

乙　什么叫睡一点儿呀？

甲　信号鈴一响，我睜眼一看，队长在眼前站着哪："你怎么睡觉了？"

乙　得，这回就舒服了吧？

甲　我說："沒有！"

乙　还不承認。

甲　"沒有，你摸摸你脑袋少东西沒有？"我一摸脑袋："那个……大概……可能我睡觉了。"

乙　怎么又承認了？

甲　我帽子沒了。

乙　帽子哪去了？

甲　我坐在那打盹，帽子掉在溜子里，跟煤一块运走了。

乙　得，我看你怎么办！

甲　当时下班，我跑到井上和天桥，每輛煤車都看了，也沒有我的帽子。最后，我跑火車那儿一看，車皮上面写着几个字……

乙　失物招領处。

甲　运往上海。

乙　安全帽跑上海去了！

甲　后来队长找我談話，批評我在井下睡觉，忽視安全生产，应作深刻檢討。

乙　是啊，你是老矿工啦，怎么淨办这事呀？

甲　我开始的时候，就不爱干看溜子这活儿，队长非讓我干不可，說是照顧我。

乙　是啊，你說你沒睡好觉嘛！

甲　結果沒照顧我，都照顧安全帽了。

乙　怎么？

甲　免費旅行了。

乙　照顧你干点輕活，也沒讓你睡覚啊。

甲　你这人糊涂，要不說：宁跟明白人打架，不跟糊涂人說話，你想想，头天沒睡好覚，第二天往那一坐，能不睡覚嗎？

乙　这么說你睡对了。

甲　当然，睡覚是不对。

乙　还是的！

甲　后来我向队长作了深刻口头檢討，并且主动要求写一份檢討书，交到队里，讓大家批評我，也讓大家从我的錯誤中得到教訓。

乙　哎，这样認識就对了。

甲　最后我說一句話，把队长說乐了。

乙　你說什么了？

甲　“下回別照顧我了，你再照顧我，那安全帽就出国旅行了。”

乙　这回可該記住这次經驗教訓了。

甲　咱們工人阶級，知錯就改。第二天上班，我們超額了好几十車煤，要不叫电溜子坏了还得多，这合着提前十五分鐘下班啦。我剛一出石門，就瞧电車来了。

乙　那就上吧。

甲　嗯？上？站住了嗎？拉电了嗎？給信号了嗎？不知道带电上車是錯誤嗎？

乙　嗯，他倒批評我啦！

甲　不接受教訓！

乙　嘁，車还走着哪？我沒搞清楚。

甲　就听不远的地方有人喊："截住！截住！"

乙　截住什么呀？

甲　电車。

乙　电車？那誰敢截呀！

甲　我敢截。

乙　又要犯錯誤！

甲　电車到我跟前儿，我一瞧吨，是得截住。

乙　怎么？

甲　无人駕駛。

乙　啊？开車的哪去啦？

甲　在后边儿追哪！

乙　啊！

甲　我一瞧坏啦，对面儿一来車，非出大事故不可！

乙　这怎么办哪？

甲　好在車不快，我跟着电車跑了几步，把住电机，一"猫"腰就上去了，一拉弓子，車站住啦。司机同志这才追上。

乙　得好好批評他一頓。

甲　我一瞧他我倒乐啦。

乙　怎么这么严重的事你倒乐啦？

甲　瞎闖！这回对了，电車上无人还不瞎闖啊！

乙　那也得批評他。

甲　那同志到我跟前儿拉住我的手說："同志，你消灭了一个大事故！我犯了一个錯誤！"

乙　車怎么会自个跑了哪？

甲　他說了，他是到十八道石門拉煤，空車拉到啦，它得調過头来呀。

乙　是呀。

甲　鏈子一摘，煤斗就甩啦。往前开不远儿，剛过了岔道，沒电啦，他就下車解手儿。电来啦，电車这么一想：喲，沒人管我了，那我就自己走吧，車就跑了！

乙　这得狠狠批評他！

甲　咱不能批評他。

乙　怎么？

甲　第一，人家已經認識了錯誤，要主动地报告保安組；第二，人家头天剛批評过我，我不能报复人家。

乙　那就坐他这車走吧。

甲　不行，沒有煤斗怎么坐呀？

乙　嗽，对呀。

甲　他的車剛走不一会儿，重車道上来了煤車，我想着后怕，剛才那車要是往下走，正跟这車撞上。

乙　那就出了大事故啦！

甲　我一看这一列煤車当中有一个空煤斗，我往后倒退了几步……

乙　抓車！

甲　躲到旁边儿去啦。

乙　你怎么不抓呀？

甲　嗽，你鼓励我抓車？

乙　我干嘛鼓励你抓車！

甲　那你干嘛讓我抓車？

乙　我想你一定得抓！

甲　那要是发生事故怎么办？

乙　出不了事，你有經驗哪。

甲　有写檢討书的經驗，第二天再犯錯誤？咱不抓。

乙　嗯，覚悟提高了。

甲　区长在后边儿哪。

乙　哈哈，区长要不在后边儿你就抓啦。

甲　廢話，区长不在后边儿咱也不抓。

乙　那对。

甲　我不是沒抓嗎，从石門里头出来个楞小伙子，一瞧煤車撒腿就追！

乙　这是抓車的！

甲　我紧跑了几步，一个箭步，扑！我就抓住了。

乙　嗽，俩人一块抓車。

甲　我沒等他抓車哪，我就把他給抓住啦。

乙　嗽，你不抓車抓人啦。

甲　小伙子剛要跟我发火儿，我說："小伙子，不要吵，我完全是为你好，我以前跟你一个样，昨天在区里才作了檢討。"

乙　你干嘛跟他說这个呀？

甲　別好心变成坏事儿啦！我說："小伙子，是不是要抓車？"

乙　他說什么？

甲　"我，我沒想抓車。"

乙　"沒想抓車你追它干什么？"

甲　"我想跟它賽跑。"

乙　象話嗎？

甲　我說："小伙子，要講說这話儿呀，我可比你有經驗！"

乙　这倒是实話。

甲　"我也不是跟你吹呀，昨天那个漫画就是給我画的。"

乙　嗐！說那干嘛。

甲　"咱們煤矿工人办事就講实在的，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你說，你是想抓車呀，还是想跟它賽跑？"

乙　象話嗎，有跟电車賽跑的嗎！

甲　"我是想抓車，保証再也不抓啦。"

乙　說实話啦。

甲　"对，好样儿的，我也保証不給你报告，可是得把你矿灯号碼儿給我。"

乙　你不报告干嘛还要人家号碼儿呀？

甲　"你要永远改掉，我就不去报告，以后再犯，我就补充这个材料。"

乙　嘿！这倒彻底。

甲　我說："小伙子，你不应該違反保安規程，你們在下井以前所学的課程百分之八十都是安全問題，咱們現在班前会儿，班后会儿，大会儿，小会儿，哪个会儿不强調安全問題？"

乙　是呀，党对我們矿工的安全是多么关心哪！

甲　"再者說啦，你年輕，你沒經驗。"

乙　他不如你有經驗，你能带电上車啊！

甲　别提这个好不好？

乙　是得好好帮助帮助他。

甲　"都說我是侯大胆，你比我胆子还大，我是带电上車，你是硬敢抓車，說我'胆大包天'，看起来呀，是人外

有人，天外有天哪！”

乙　这話怎么講？

甲　他这胆子把我都包了。

（本篇是与申景旺合写，1962年于唐山）

卖　包　子

甲　您也經常搞創作嗎？

乙　只是学习写作。

甲　我常看見过您的作品。

乙　在什么刊物上？

甲　《中国妇女》。

乙　啊！

甲　不，《中国老头儿》。

乙　哪有那么个刊物哇！

甲　反正我看过您的作品，您不单是位名演員，还是作家。

乙　作家我可够不上。

甲　您别客气啦，您发表过不少名作，您是作家。

乙　我不行。

甲　您最近写什么啦？

乙　最近沒写。

甲　什么也沒写？

乙　啊。

甲　噢，那也算作家，净在家里坐着。

乙　我，那么个作家呀？

甲　这是說笑話儿，咱們离作家水平差远啦。

乙　这倒是实話。

甲　就拿我說吧，小时候沒念起书，后来才学說相声，一天忙到晚，就是賺不着錢。

乙　生意太坏啦。

甲　生意并不坏。

乙　那怎么賺不着錢？

甲　买票的人少，下去查票的时候儿有几种人别問。查錯了就挨揍。

乙　都什么人别問？

甲　穿軍装的别問。

乙　軍人不要票？

甲　唉，穿馬靴的别問。

乙　为什么？

甲　老百姓能穿馬靴嗎？一定是大官儿。

乙　那么他要是消防队哪？

甲　那么他要不是消防队哪，不就挨揍了嗎！

乙　唉，怕挨揍！

甲　戴牌儿（徽章）的别問，在日本鬼子統治时期連穿西服的都别問。

乙　怎么？

甲　日本翻譯。

乙　噢，这都不买票？

甲　不但不买票，还得烟茶招待。有时候来一个戴牌儿的，把牌戴在兜儿里，露一点儿边儿，天天儿去白吃白喝白看戏，問了好几个人都不知道他是哪个机关的，后来仔細一看他那牌儿才知道。

乙　哪个机关的？

甲　啤酒瓶子盖儿。

乙　嗐，冒充啊。

甲　唉，这是假的，可是你要問了眞的就許挨頓揍！

乙　这叫什么社会！

甲　解放以前无論哪个时代艺人也得受气，国民党时期受特务气，日本統治时期受汉奸气，大革命以前受軍閥气，帝制的时期受“皇气”！

乙　皇气？

甲　啊，有皇上的时候，好演員得进宫当“皇差”，不知什么时候就惹出杀身大禍。

乙　艺人犯什么罪了呢？

甲　那年头儿哪儿講理去，后来推翻封建皇帝，改换了民国。

乙　那就好啦。

甲　誰說的，换湯不换葯，还是那一套。

乙　怎么？

甲　沒皇上啦，有大总統啦，艺人还是受气，有一次大太子要听戏。

乙　你等等儿，沒皇上啦哪儿来的太子呀？

甲　袁世凱的儿子不是大太子嗎？仗着他們大人的势力办生日，其实是借此大捞一通。貪官污吏都給他送礼，排場就不用說啦。那天的“堂会”戏非常考究，找的是北京最有名的唱蓮花落的艺人。

乙　誰呀？

甲　“抓髻赵”。

乙　嗬，那可唱的好。

甲　什不閑开場有群唱儿。

乙　对。

甲　打家伙，先唱几句吉祥話儿。(学打鑼鼓)叨叨起叨起叨嗆。(学唱)"一上台来細留神儿，一边儿財神儿一边儿喜神儿，財神儿手扶着搖錢树，喜神儿手托着聚宝盆儿，聚宝盆儿倒有金馬駒子在，金馬駒子以上还馱着銀人儿，銀人儿手拿八个字呀，願諸位：招財进宝日进斗金儿。"叨叨起叨起叨嗆。(問乙)是这样吧？

乙　对。那天还有什么节目？

甲　还有京戏。

乙　一定都是北京的名角儿。

甲　北京的名角儿他都听够啦，从上海約来了周信芳和金少山。

乙　从那么远赶来給他祝寿？

甲　誰願意給他祝寿哇，不来不行啊，他們家有势力。还正赶上周先生有病呢。

乙　什么病？

甲　过累受风重感冒。因为周先生正演本戏，一連几天几夜的排戏，一本戏里前后赶仨角，有两天他还帮着拉布景儿，所以累病了。

乙　有病就别来啦。

甲　原来不能来，給回了一封电报說明原因。結果不行，北京又給去了一封电报，說有病也得来唱，为什么单在大太子作寿的时候得病？这本身就是有罪的。

乙　这是多么不講理呀！

甲　那年头儿艺人連得病的自由都沒有！周先生带着一肚子火儿来到了北京。

乙　那天唱的什么戏？

甲　那天唱的是《汉明妃》。金少山的单于王。

乙　噢。

甲　那天唱的还眞好。

乙　不是有病嗎？

甲　啊，嗓子不太好，感情足，特别是罵毛延寿那段儿（京戏韵白）：“毛延寿哇，你这个卖国的奸賊！（唱西皮流水）未开言不由我牙根咬恨，罵一声毛延寿你是卖国的奸臣，你祖先食君祿你应当把忠尽，为什么投番邦丧尽了良心？我活是汉家的官死也是汉家的臣，落一个青史名标美名存，罵奸賊罵的我牙根咬碎，学一个奇男子万古留名。”

乙　唱的眞好哇。

甲　当然好哇，他越罵越火高，越罵越有气，結果把大太子給罵急啦：“有病还罵的这么有劲儿，告訴他們，禁止演唱一年！”

乙　啊，他不讓周先生唱戏啦？

甲　岂止周先生一人，所有那天去的艺人，全一年不許唱。

乙　眞欺負人！

甲　作艺的人一年不唱受得了嗎？

乙　吃什么呀？

甲　当啊，卖呀，一直到当卖一空，后来都改行啦。

乙　都誰改行啦？

甲　唱蓮花落的“抓髻赵”改行卖切糕啦。

乙　外行干得了嗎？

甲　沒法子，在家里蒸好了切糕放在車子上，不敢往远处去，一个軲轆車推不好就翻，在門口摆摊儿，扯开了嗓子。

乙　吆喝上啦？

甲　唱上啦。

乙　唱？

甲　他不会吆喝，象卖切糕的吆喝（学）：“小枣儿咧切糕，江米切糕！”

乙　对呀。

甲　他也不学，他想，不是一年不許我唱嗎，我不上台唱，在街上唱。

乙　唱哪段儿？

甲　卖切糕。

乙　沒听过。

甲　現編的詞儿。

乙　沒人打“家伙”？

甲　自个儿打。

乙　沒鑼鼓哇？

甲　打切糕！

乙　打切糕？

甲　啊，切下一块切糕，左手扶着案子，右手拿着刀，一边儿唱，一边儿打（唱）：“我的切糕剛蒸得。嗆！枣儿倒比豆儿多，嗆！誰要吃了我的切糕去，嗆！管叫他寿活八十多。叨叨起叨起叨。嗆！”全碎啦！

乙　不用卖啦！

甲　后来金少山也改行啦。

乙　他干什么去了？

甲　卖餛飩。这个买卖更累人，从头天就得忙活。

乙　是呀。

甲　燉湯、做餡儿、和面、擀皮儿，一个餛飩挑子也不少东西呢。前边儿是一个火爐儿，一鍋白湯，一个漏勺，一个鉄勺儿，方盘上摆着香菜、紫菜、冬菜、虾米皮、酱油、醋。后边儿是一个柜子，一个抽屜擱皮儿，一个抽屜擱餡儿，一个抽屜擱錢，下边儿是一个水桶，一共有二百多斤。

乙　可眞不輕。

甲　把挑子完全准备好啦。

乙　挑出去吧。

甲　在院里就唱上啦。

乙　他唱的什么戏？

甲　卖餛飩。

乙　也沒听过。

甲　新編的，完全是卖餛飩的詞儿。

乙　怎么唱的？

甲　（唱西皮倒板）“餛飩开鍋呀煮上就捞，……”

乙　怎么剛煮上就捞哇？

甲　大煮就烂啦，挑起挑来，（学打快长錘）“吭起来起吭起来起吭来吭来切来吭，（唱西皮流水）昨夜晚买肉把湯燉，一个子儿一碗眞不少，香菜、紫菜、冬菜、虾米皮、醋白饒，吆喝半天我一碗沒卖了。吭起来起吭起来起吭起来吭。”（往左方看）

乙　瞧見什么啦？

甲　从那个門儿里出来一个小孩儿，（念韵白）“娃娃，你来吃呀！”小孩儿一看……

乙　乐啦。

甲　（哭）啊！（惊走）

乙　哭啦。

甲　（唱）“一碗沒卖就吓跑了。”

乙　那还不跑！后来周先生怎么样啦？

甲　也改行啦，卖包子。

乙　那也不容易呀。

甲　卖包子有两种，一种是专卖包子的，一种是羊肉鋪代卖包子。

乙　对。

甲　小孩儿吆喝最好听。（学）“新出屉儿的热包儿热的咧，发面包儿要热咧！”

乙　是这样。

甲　汉人卖包子吆喝“包才”，（学）“包才，好白的包子，吃点儿包，閙点儿包，尝尝包儿的餡儿。”周先生不会这套，包子蒸好了就在胡同上儿卖，剛摆上摊儿，街坊邻居都圍过来啦：“喲，周先生您在这儿干嘛哪？”（京戏白）“卖包子。”“喲，周先生为什么不唱戏卖包子啦？”“得罪人啦。”“得罪誰啦？”老百姓都不敢提他們名儿。“得罪了那个‘袁子’。”

乙　（錯覺）原子？

甲　啊，就是袁世凱的儿子。

乙　噢，那个家伙呀！

甲　街坊邻居都說：“咱們都买几个包子，省得周先生在这儿摆摊儿啦。”这个买仨，那个买五哇，一会儿工夫卖光啦，就剩下周先生手里拿的一个啦。

乙　这倒挺好。

甲　可是大家买完了都不走。

乙　干嘛呀？

甲　都要求周先生給唱一段儿。

乙　唱了嗎？

甲　唱啦。

乙　哪出？

甲　卖包子。

乙　不用問，現編的詞儿。

甲　（京戏白）“列位乡亲！（唱西皮散板）未曾开言泪难忍，尊声列位老乡亲，只因劳累得了病，因此得罪当权的人，不准我唱戏一年整，无奈作了小商人，我这包子是好白面，我自己和面我自己蒸，可怜我作艺人遭此……（哭头）吭吭吭起来吭，（手式拍）包子呀！”

乙　怎么哭包子呀？

甲　拍成餡餅啦！

乙　嗐！

（1959年改編）

砍白菜

甲　昨儿星期天你上哪儿去啦？

乙　上合作社啦！

甲　我也上合作社啦！怎么沒看見你呀！

乙　那么些人那么大地方哪儿看得見！

甲　对啦！我也是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就三个多鐘头。

乙　到哪儿都舍不得走。

甲　嘿！合作社里的人們都那么高兴。

乙　人民生活是都普遍提高嘍！

甲　人人身上都穿上了新衣裳，又干淨又漂亮。

乙　是啊！花布花样那个多呀！五光十色什么样的都有！

甲　所以我舅舅直說："合作社是眞好哇。"

乙　你舅舅在哪儿？

甲　就在合作社里。

乙　嗽！营业員。

甲　不是。

乙　会計員？

甲　也不是。

乙　那他是社里的什么哪？

甲　合作社的主人。

乙　嗅！合作社的主任。

甲　不！社員，一进社車都推进去啦！

乙　怎么？車推进去啦？車应該存起来呀。

甲　存起来？驢都拉去啦，留着車干嘛用！

乙　你說什么車？

甲　你說什么車？

乙　我說的是自行車。

甲　我說的是大車。

乙　大車？合作社里擱得下嗎？

甲　甭說大車，連拖拉机都随便开。

乙　你說的这是哪儿？

甲　农业生产合作社。

乙　我說的是口外头我天天买烟卷的那个供銷合作社。

甲　說两下里去啦！

乙　这么說星期天你到农村学习去啦？

甲　一晃儿一年多沒去嘍。

乙　你舅舅什么时候入的合作社？

甲　五五年冬天。

乙　他們今年庄稼怎么样？

甲　可好啦！那老玉米叫……什么金皇后，每亩地能打四百八十多斤，共合一百六十亩，打了七万六千八百多斤，粮食堆成了山，要給你一个人吃啊！二十年你都吃不了。

乙　嚯！

甲　那小麦每亩地能打一百六十多斤，共合二百亩，打了三万两千多斤，要給你一个人吃啊！十年都吃不了。

乙　嗯！

甲　那棉花又白又好，每亩地能收一百八十多斤，共合九十多亩地，打了一万六千多斤。这些棉花要給你一个人吃啊……

乙　我吃棉花干嘛？

甲　你也吃不了。

乙　是啊！根本我也不吃。

甲　合作社土地眞肥呀！

乙　怎么那么肥哪？

甲　好，去年光上粪每亩平均上了三車粪，全社一千七百多亩土地，那些肥料要都給你一个人儿……

乙　唔？

甲　背呀！十年你都背不完。

乙　吓了我一跳。嗽！肥料多产量就高？

甲　不，主要是合作社把社員們組織起来，包工包产，深耕細作，发揮了土地的潛力，結果，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使产量越来越提高。

乙　社里有沒有菜地？

甲　有哇！我舅舅就专管种菜。

乙　都种什么菜呀？

甲　多啦！有：香菜、芹菜、辣蓁椒，茄子、扁豆、嫩蒜苗，菠菜、葱头、西紅柿，白菜、蘿卜、柿子椒。簡直这么說吧，我亲眼看見合作社的暖洞子里眞有“四时不謝之瓜，八节常春之菜”。

乙　嘿！这两句用在这儿啦！

甲　拿白菜来說吧！每亩地能打一万四千斤，共合一百多亩，

打了二百多万斤。这些白菜……

乙　要給我一个人儿，十年我也吃不完！

甲　甭說菜呀，就是那白菜帮子你也吃不了。

乙　是呀！我也不吃，您留着喂猪吧！

甲　他們这个合作社从前年建社到現在，是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巩固。

乙　五四年一建立合作社你舅舅怎么沒参加呢？

甲　你不知道我舅舅的脾气倔。

乙　脾气倔碍着入社什么事啦？

甲　五四年乡里一办社，我表妹就动員他入社。我表妹說："入社可好啦！大伙儿在一块儿干活儿，打下粮食大伙儿分，将来大家都过好日子。"

乙　这話說的对呀！

甲　可是我舅舅不听啊。

乙　他有什么理由呢？

甲　他說："别听这羊上树，咱們这十来亩地成年价提心吊胆的，把心全擱上啦！还不定爷爷奶奶呢。把地全擱一块儿大伙种就会好啦？到时候'爹死娘嫁人，个人顧个人'，咱們不倒那个霉去！"

乙　老人家思想上有顧虑。

甲　我表妹說："不是那样儿，社里哪块地都得种好了，都得增产，誰也不吃亏。"

乙　多給老人解釋解釋就行啦。

甲　我舅舅不信。他說："誰也不吃亏？我的驢拉去大伙儿使，我就不干。"

乙　老头舍不得驢呀？

甲　嗬！老头儿对他那驢感情可大啦！天天刷、飲、喂、蹓全自个儿干，半夜里还給它加料呢！

乙　就因为这个沒入社。

甲　他越想越不合适，結果单干了一年。

乙　他自个儿单干一年怎么样？

甲　老头子眞有倔劲儿，他跟社里比赛，他的地挨着合作社，社里种白菜，他也种白菜。

乙　一人儿跟大伙挑战？

甲　他的确有一套技术，拿种白菜来說吧！你說怎么种？是畦菜、是沟菜、是子母菜……

乙　他种的是什么菜？

甲　畦菜。由打秧母子、間母子、抄秸子、耪畦、平地、葫蘆矮儿、掩調和、捆菜直到倒窖，哪样他都行。

乙　噢！这老头有本事呀！

甲　所以他說："我这单干戶跟別人不一样，我不种卫生地。"

乙　什么叫卫生地呀？

甲　有的单干戶沒錢买肥料，地里一点粪不上，就叫卫生地。人講卫生是好哇！地里要講卫生就糟啦！

乙　噢！地里每年都得上粪，那么老头的肥料从哪儿来呢？

甲　他常年积肥呀！活茬人摳的細致，剛补完菜的时候他的菜倒是挺齐整好看。

乙　那是怎么回事呀？

甲　他秧母子的时候秧的多，間菜的时候淨挑好的，栽菜的时候全是一般儿大，不好的秧子他就扔啦！

乙　他不怕糟蹋秧子。

甲　等捆完菜，他的菜跟社里的菜一比呀……

乙　老头儿高兴啦！

甲　老头儿就烦啦！

乙　怎么，栽菜的时候不是很好看嗎？

甲　剛一栽菜的时候看着差不多，等捆起来再看就不一样啦！社里种的是連片地，籽种也好哇！一律大青口，再看他的菜什么种全有：大青口儿、小白口儿、包头白、頂心黄。“一家子过日子大大小小”。就好象蘆沟桥上的獅子，也有站着的、也有坐着的、也有趴着的、也有臥着的，什么样儿的全有。

乙　这是怎么啦？

甲　社里人多呀！一百多亩白菜，工作队一突击，四天全捆完啦。大伙在一块儿干活儿，說說笑笑越干越有劲儿，他共合种了五亩多白菜，捆了一礼拜还沒完呢！

乙　他怎么那么慢呢？

甲　一人干活儿干着干着就膩啦！再一看合作社的白菜，又肥又大，一棵一棵的站在地里就好象棒小伙子似的。看看自已的菜：“得嘍！等到七月十五拿它哄孩子吧！”

乙　怎么拿白菜哄孩子呀？

甲　都成了蓮花灯啦！

乙　噢！滿攤在地上啦！

甲　正在这个时候連合作社都着急啦！

乙　怎么啦？

甲　白菜长虫子啦！这下子老头儿更煩啦！

乙　这下儿合作社白菜也坏啦！

甲　合作社不怕，人多力量大，十几个噴霧器整天价打六六六粉，沒几天就把虫害扑灭啦。

乙　那么你舅舅怎么不打葯粉呢？

甲　又犯了倔脾气啦！他說：“甭管它，种庄稼就是靠天吃飯。”他整天价愁眉苦臉，吃不下去喝不下去，心里說，收下白菜来連粪錢都不够。社里的白菜都緩起来啦！他的菜都趴下啦！白菜是坏啦！脾气可长啦。家里人他瞧誰都別扭，就是他最心爱的那头驢，他都瞧着不順眼啦！那天把驢拉出去揍了一頓。

乙　打驢干嘛呀？

甲　那天早晨起来他把驢剛拉去，驢一撒欢儿我舅舅生气啦：“你怎么那么高兴呢？你不知道我这儿煩着哪嗎？”

乙　跟驢講理呢！

甲　“我要不是为了你今年就入社啦！你瞧瞧人家社里明儿收下来是白菜。我这白菜收下来滿是猪食！”

乙　白菜怎么变了猪食啦？

甲　叶子都讓虫子給吃啦！剩了一地白菜帮子，可不也就是晾干了喂猪嗎！

乙　哎！那也就是喂猪啦。

甲　我舅舅越說越有气，拿起鞭子来“拍拍”給了两鞭子。

乙　拿驢撒气呢！

甲　这一来不要紧，把驢給打惊啦！

乙　喲！

甲　我舅舅后边儿就追，追着追着我舅舅站住啦！

乙　怎么不追啦？

甲　驢跑到合作社的牲口棚里去啦！我舅舅站在那儿楞了半天。

乙　不好意思去。

甲　不大一会儿社主任把驢給我舅舅送回来啦！社主任說：“大叔！給你送驢来啦！大清早晨怎么驢跑到社里去啦？”

乙　打跑了的唄。

甲　我舅舅沒好意思那么說，他說：“反正冬底我就入社唄！先讓它瞧瞧房去。”

乙　唉！这也不錯。

甲　社主任一听高兴啦：“大叔！你打算入社啦？”我舅舅說：“单干不行啦！顧了这儿顧不了那儿，先头我老說，粪大水勤，不用問人。今年我一看哪！还是社里好，人多好干活儿呀！”

乙　老人家想通啦！

甲　是呀！在五五年冬底連我表妹爷儿俩一块儿入社啦！

乙　他入社以后怎么样？

甲　高兴极啦！他說：“可省心啦！什么都不用自个操心，社里全給分配好啦！你就擎干活儿吧！大伙儿在一块儿說說笑笑，越干越起劲儿，我一年能挣两千四百多分儿，我們丫头能挣一千五百多分儿。”

乙　嗬！

甲　“先前总說：‘娘儿們手里两条龙，越抓越受穷’。現在这話用不上啦！”

乙　那应該怎么說呢？

甲　应該說：“妇女翻身得自由，男女同劳就同酬。合作社里章程好，有女沒儿也甭发愁。”

乙　嘿！眞好！爷俩能挣四千分儿。

甲　是呀！头年单干的时候差点儿沒急死，今年爷儿俩能挣

四千分儿，每分儿两毛五的話，除去預支能剩下八百多块呀！

乙　收入眞不少。

甲　我舅舅跟我說：“再干一年我就盖新房啦！可得好好干哪！”

乙　哈哈，这么說你舅舅入社以后挺积极呀。

甲　嗯！有时也想不开，心里犯嘀咕。

乙　他嘀咕什么？

甲　怕自个儿吃亏。

乙　他吃什么亏呀？社里样样儿都增产，白菜比他头年单干时候强得多，还有什么不合适的？

甲　嗐！你不知道，参加合作社不是全部土地都入股，在自己房子跟前可以留儿分地，叫“自留地”。

乙　噢！給自个儿留的地。

甲　可以种点儿菜留着自个儿吃。

乙　你舅舅在自留地上种的什么菜？

甲　前半季儿种的蘿卜，后半季儿种的白菜。

乙　还种白菜呢！

甲　种蘿卜、白菜，头样儿說省事，二样儿說吃的长远，白菜还沒收下来哪！老头儿就抓工夫儿在房山那儿挖好了窖啦！

乙　噢！准备收自个儿的菜呢！

甲　是呀！就因为这个跟我表妹吵起来啦！

乙　怎么？

甲　我跟舅舅正說着話呢！我表妹从外边儿进来啦！一进門就瞧見我啦：“喲！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說：“来会

儿啦！跟老爷子聊天儿哪！”我表妹說：“別聊啦！等吃飯时候再聊吧！剛才乡里通知說寒潮要来啦！今天得把地里的白菜全收下来，不赶紧砍明儿就冻坏啦！您赶紧下地吧！”

乙　这可得赶紧弄，要不然就坏啦！

甲　我舅舅說：“对啦！可得赶紧砍去，都冻坏了我吃什么呀！丫头，你到社里去砍，我先把咱們地上这几百斤砍下来。”

乙　啊？先砍自个儿的？

甲　表妹一听就火儿啦：“您砍自个儿的，那社里的白菜怎么办呢？”

乙　这話問的对。

甲　我舅舅說：“社里那么多人，少我一个怕什么的？”

乙　啊！

甲　我表妹說：“那不对呀！家家儿都有自留地，要都干自个儿的，社里活儿怎么办呢？您得想想哪个要紧！”

乙　这話太对啦！

甲　我舅舅說：“哪个要紧？社里的要紧……”

乙　对！

甲　“我的更要紧！”

乙　更……。

甲　“社里菜是卖錢的，我的菜是自个吃的，那要是冻了我的，一冬天又得吃白菜帮子！”我表妹眞能說：“家里的白菜是您的，社里的白菜也有您一份儿。三分地的白菜全扔了才多少？社里还好几十亩哪！好几十万斤，要是全冻坏了您不心疼啊？您是个明白人，怎么办糊涂事

呀！”

乙　这話更对啦！

甲　我舅舅一听也乐了。

乙　他說什么啦？

甲　“明白人不許有个糊涂想法儿？我一到这个时候就繞不开扣儿啦！我老头子这个坏毛病快叫女儿給管过来啦！走吧！干活儿去。”

乙　嘿！老头儿想通啦！

甲　我也高兴啦！我說：“舅舅，您到社里砍白菜去，我在家里給您砍白菜。”我舅舅說：“不行，你累不了，三分多地的白菜你一天也砍不完。”

乙　对嘍！你沒那个能耐。

甲　我說：“沒关系，这回砍不完下回来再砍。”我舅舅說：“你下回什么时候来呀？”“我正月初一来。”我舅舅說：“要等你拜年来砍哪！我的白菜就成了冰棍儿啦！”

（本篇是与王决合写，1956年于北京）

美蔣劳軍記

甲　好久不見啦！

乙　是啊！听說您去福建前綫了？

甲　您怎么知道？

乙　一天早上，我翻开报紙，在第四版上，看到关于您在前綫慰問人民解放軍的一篇通訊报道。

甲　噢！

乙　上面写着您冒着风雨，爬山涉水，深入前沿陣地，为战士們洗衣服、縫被窩，又燒水、又刷鍋，感动得全連同志高呼：我們英雄的母亲，光荣的媽媽！

甲　啊！是我？

乙　刘胡兰的母亲。

甲　那我可比不了。

乙　我眞的看到您啦！

甲　在哪？

乙　在一本画报上，有您在前綫慰問演出的一張彩色照片。

甲　噢！

乙　从这張照片上我看到了您那高度的政治热情，飽滿的战斗情緒；同时也看出了您那淳朴可敬的形象，优美动人的表情：紅紅的臉膛，面带着笑容，黑黑的眼睛，圓圓

的口形，粉紅色的上衣，燙着波浪式的发型。面对着数以千計的人民战士，您在縱情地歌唱。照片底下写着：中国著名演員……

甲　我？

乙　常香玉。

甲　好嘛！我說我怎么穿上粉紅色的上衣！

乙　您是沒穿，要穿的話——

甲　那就更漂亮啦！

乙　更难看啦！說眞的，我是看到您的消息啦！

甲　在哪？

乙　收音机里。

甲　收音机能看？那叫听。

乙　对，也有叫听的。我听到您在前綫慰問演出的一次实况轉播。

甲　这还差不多。我們这次前綫之行，眞是收获不小！

乙　有什么收获？您講講。

甲　（朗誦）那前綫軍民对敌斗爭的英雄行为，深深地教育了我；他們那种忘我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在严懲蔣軍的战斗中涌現出的英雄人物，深深地教育了我；前綫軍民間亲如手足般的团結一致，深深地教育了我；金門島上敌人奄奄一息的那种狼狽相……

乙　（学甲）“深深地教育了我！”好嘛！那敌人的狼狽相怎么也教育了您呢？

甲　反面教員嘛！

乙　嘿！眞有詞。您能不能講得具体些？讓我也受点反面教育。

甲　可以。就在我們到福建前綫的同时，金門島上来了个“劳軍团”。

乙　什么叫“劳軍团”？

甲　这是蔣介石的詞儿，也就是慰問的意思。因为我們的节目通过大喇叭向金門一广播，蔣帮士兵都偷着听了。

乙　誰不想听听故乡的声音啊！

甲　后来連当官的也听起来了。那金門島上所謂“防卫司令”刘安琪一看情况严重，馬上給台湾拍电报，要蔣介石派“劳軍团”来稳定軍心。蔣介石看了电报，立刻委派所謂“国防部长”俞大維当金門前綫“劳軍团”的团长。限他三天內組織好这个团。

乙　好急呀！

甲　俞大維首先派人雇了一个剧团。

乙　什么剧团？

甲　叫什么“国民京剧团”。又雇了些“各界代表”。

乙　这还有雇的？

甲　說是农、工、商、学、妇女各界代表，实际上都是些妓女、舞女、阿飞、流氓。

乙　好嘛，都是冒牌代表。連一个眞的也沒有？

甲　也不能这么說，就有一个是眞的。

乙　誰？

甲　“劳軍团”名誉总团长。

乙　这叫什么代表？

甲　美国帝国主义的代表。

乙　嘿！眞新鮮，蔣介石的“劳軍团”倒讓美国人来当总团长。那美国佬叫什么名字？

甲　叫賫恩。是美国駐台湾軍事援助顧問团的团长。他說是劳軍，实际上是到金門来搜集情报，研究我軍战术，指揮特务活动。

乙　我說他干嘛这么热心！

甲　这一天是个双日，趁我們不打炮，俞大維和賫恩率領这个团到了金門。当天晚上在金門防卫司令部大厅，举行了一个劳軍大会。刘安琪首先致欢迎詞，接着就是俞大維的講話。

乙　講些什么？

甲　（学俞大維講話腔）“弟兄們！我代表蔣总裁来慰問諸位。自从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共軍炮打金門以来，你們取得了輝煌的胜利……”

乙　还胜利哪！

甲　（学俞腔）“你們看：現在共产党不得不每隔一天放我們一天假；还不得不在每次打炮之前通知我們，讓我們赶快进洞躲避……”

乙　眞不知害臊！

甲　这时有一个人激动得热泪双流。

乙　誰？

甲　阿T。

乙　阿T是誰？

甲　阿Q的弟弟。他心想：我哥哥虽然死去多年，沒料到他的精神却被蔣帮如此发揚光大。

乙　嘿！

甲　（学俞腔）“弟兄們！很遺憾，現在某些西方大国，却动員我們放弃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放弃反攻大陆的想

法，这是我們絕对……(咳嗽)絕对……(噴嚏)絕对……的絕对！”

乙 絕对什么呀？

甲 他一看竇恩在背后，哪里还敢講下去！接着竇恩便上台講話了。

乙 講些什么？

甲 (学竇恩講話腔)“剛才有人說我們美国不想要金門、馬祖，这是对美国政策缺乏理解的关系。要知道，我們的胃口很大，別說金門、馬祖，就連中国大陆、苏联、全世界……我們統統的想要！”

乙 誰給你呀！

甲 (学竇腔)“是啊，誰給我們呀？”刘安琪一看俞大維和竇恩发生了矛盾，馬上宣布：“下面由各界代表講話！”

乙 什么代表？

甲 一个打扮得油头粉面妖精似的女人登上了講台。(学女腔)“我代表台湾妓女界——”

乙 啊？

甲 (学女腔)“不！妇女界……”这时台下哄起来了。这一哄不要紧，可把她原先背好的几句詞都吓忘啦！俞大維坐在背后那个急呀：

(学俞腔)“你快說，我前来慰劳国軍！”

(学女腔)“你快說，我前来慰劳国軍！”

(学俞腔)“嗨！你光說慰劳国軍！”

(学女腔)“嗨！你光說慰劳国軍！”

(学俞腔)“他媽的，你就說慰劳国軍！”

(学女腔)“他媽的，你就說慰劳国軍！”

乙　怎么？演双簧？

甲　刘安琪一看，别講啦！馬上宣布："致詞到此結束，下面由国民京剧团演出精采的大戏！"

乙　什么戏？

甲　《失空斬》。

乙　为什么单演这个戏？

甲　俞大維想教育他們的殘兵敗将，别丢了陣地，誰丢了就斬誰。

乙　想得倒挺好。我說賓恩看戏沒有？

甲　看啦。

乙　他能看懂嗎？

甲　这家伙是专門研究如何侵略中国的专家，他当然要会点中国話。不过京戏不一定听得懂。所以开演之后，台上唱一句，俞大維給他解釋一句。

乙　剛才他俩在講話时不是鬧翻了么，怎么又好啦？

甲　这正是美蔣关系的特点：互相利用，互相討好，互相欺騙，互相爭吵，互相失敗，互相追悼。……

乙　对！

甲　当戏演到諸葛亮一人在城楼上飲酒撫琴，吓得司馬懿退兵敗走的时候，賓恩不由得大叫起来："頂好！頂好！"

乙　他叫什么？

甲　（学賓腔）"密斯特俞！我今天有个意外的发現，諸葛亮眞是一个偉大的軍事家！"

乙　难为他发現。

甲　（学賓腔）"我一定要拜訪拜訪他。目前，我正在研究对付共产党的妙策，翻遍了所有現代和古典的軍事著

作，就是找不出这个計策的依据，我想諸葛亮一定会帮助我解决这个問題。”

俞大維說：“这是演員扮演的，眞諸葛亮已經死了一千多年啦！”

（学竇腔）“就这个諸葛亮的頂好！”

乙　看样子非拜訪不可啦！

甲　《失空斬》演完之后，休息二十分鐘，俞大維陪他到了后台，向諸葛亮說明来意。諸葛亮一听吓了一跳，慌忙言道（京戏道白）：“长官，老生我乃艺人出身，不学无术，只会几段戏文，哪懂軍家之事，唉！愧哉，愧哉！”

乙　嚯！倒挺謙虛。

甲　竇恩說：“不要客气，就把你演过的戏文給我講講就是頂好的軍事資料。”

俞大維說：“竇恩将軍对孔明的計策頗感兴趣，你講得好，可以得到一笔大大的美金呢！”

乙　諸葛亮一定很高兴。

甲　高啥兴！蔣帮的話还信得了？这时，竇恩說了：“密斯特諸葛亮，你眞是个大大的軍事家。你說說，就目前台湾海峽形势，对付共产党有什么好法子？”

乙　我看最好是投降。

甲　諸葛亮也这么想，可不敢說呀！

乙　那怎么办？

甲　諸葛亮一想，不說怕不行，可又怎么說呢？这不是赶鴨子上架嗎？再一想，旣然非說不可，那就蒙吧！

乙　蒙牌子！

甲　諸葛亮就这么蒙起来了：“长官，有办法。你可知草船

借箭乎？此乃諸葛亮在敌强我弱形势下的天才創举。目前共产党力量强大，炮彈很多。你們何不置草船于海岸，共产党見船一定万炮齐发，等他炮彈打光了，你們奋起反击，岂不大获奇胜么！”

乙　这办法不怎么样。

甲　竇恩却大加贊揚：“頂好，頂好！”俞大維說：“什么頂好，狗屁，共产党人家可高明得多！”

乙　这倒是实話。

甲　不說实話怎么行啊！金門蔣軍被我們痛击之后，真弄了不少木船，扎上草人，放在海岸，用繩子拉来拉去，想騙我們打炮，浪費我們炮彈，暴露我們陣地。我們观察所看得明白！一炮沒放。过了两天，敌人一看不灵，派了一帮士兵往回拉船，这时指揮所說話啦：“同志們！蔣介石想用草船借炮彈，給点面子，送他几发，放！”一个齐放，蔣軍連人带船統統完蛋。

乙　好！这叫人船借炮彈啦！

甲　竇恩听了感到很新鮮，又問：“諸葛亮，你还有什么好办法？”

乙　有沒有？

甲　（学諸葛腔）“多得很哪！当年諸葛一人，前往东吳，舌战群儒，凭三寸不烂之舌，說得东吳众臣哑口无言，在政治上取得了极大胜利。你們何不在陣地前面安上广播，和共产党展开舌战，瓦解他們的士气，动搖他們的軍心，以获‘政治登陆’之全胜！”

乙　不怎么样。

甲　（学竇腔）“絕妙！絕妙！密斯特俞，你們应該試試看！”

俞大維說：“我們早就試过啦！”

乙　試得怎么样？

甲　您听啊：自从蔣介石提出所謂“政治登陆”之后，敌人在前沿裝安了不少扩音器，向我們反宣傳，可是誰信他那一套啊！一天，金門島上有个喇叭正在播送：（唱）“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哐！”

乙　怎么了？

甲　把喇叭給打碎了！

乙　我說长不了嘛！

甲　总之，他安一个，我們打一个，所以現在他再也不敢安了。

乙　安了沒关系，給咱炮兵打靶用。

甲　这时候京剧团团长过来問啦：“长官！現在时間已到，是不是繼續演出？”俞大維問：“下面什么戏？”

乙　什么戏？

甲　京剧团团长說：“《水滸》上的故事，名剧——《武松打虎》。”

乙　好戏！

甲　俞大維本来早就对饗恩这場訪問感到不耐煩，正好就此結束。“好吧！开演！”

乙　那就演吧！

甲　可是饗恩不同意：“不行！这个戏——不好！”

乙　《武松打虎》是好戏啊！

甲　（学饗腔）“什么好戏？打虎打虎，不行！以后凡是有虎字的戏統統不能演！”

乙　那为什么？

甲　（学饗腔）“共产党天天說我們是紙老虎，难道你們不知

道？”

乙　嚯，犯虎字。

甲　京剧团团长說：“长官！武松打的是眞老虎，不是紙老虎。”

（学竇腔）“混蛋！眞老虎都能打死，紙老虎还吃得住打？”

乙　是吃不住！

甲　“那怎么办？”京剧团团长問。

（学竇腔）“改一个名字就行。”

乙　改个什么名字？

甲　（学竇腔）“叫——‘武松打狗’！”

乙　啊！打狗？

甲　俞大維一听，可不高兴啦：“竇恩将軍，你們怕打，我們就不怕打嗎？”

乙　武松打狗跟他有什么关系？

甲　是啊！竇恩也是这样說。俞大維火啦：“怎么沒关系！共产党哪天不說我們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以后凡是有狗字的戏統統不能演！”

乙　看起来，在台湾《打狗劝夫》也得禁演。

甲　这时候台下观众哄起来了：“快开演！快开演！現在已經十一点半啦！”

乙　十一点半怕什么？

甲　不行啊！过了十二点你演什么好戏也沒人敢看哪！

乙　为什么？

甲　为什么？过了十二点就是明天啦！

乙　明天怎么啦？

甲　明天是单日子，我們要打炮啊！

乙　看起来，这帮狐群狗党的胆子，比耗子大不了多少！

甲　台下这一哄，京剧团团长更慌了："长官！怎么办哪？現在改节目，那化妆也来不及呀！"

乙　京戏化妆是慢。

甲　諸葛亮一看这場面挺僵，上前一步，施了个礼說："长官，現在化妆改别的戏实在有困难，正好我还沒有卸妆，还演一出三国戏怎么样？"

乙　这倒是办法。

甲　俞大維問："什么戏？"諸葛亮揮扇搖头，閉目捋髯，言道："《借东风》！"

乙　好戏！

甲　可是竇恩坚决不同意呀！

乙　他看过？

甲　沒看过。

乙　怕不懂？

甲　也不是。

乙　那为什么？

甲　你听啊：（学竇腔）"《借东风》这个戏是宣傳共产主义的戏，絕对不能演！"

乙　这挨得上嗎？

甲　俞大維也納悶起来，他以为竇恩的中国話不太好，沒听清楚，想解釋解釋："将軍，这个《借东风》……"（学竇腔）"什么借东风，借东风，現在已經东风压倒西风啦！你还借？"

（王力叶原作，侯宝林、郭启儒演出稿）

婚姻与迷信

甲　在过去封建社会，是重男輕女，男人可以参加一切社会活动，妇女就关在家里操作一切，扫地拾掇屋子带攏火，做菜做飯，养活孩子。

乙　是呀，男性社会嘛。

甲　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

乙　是呀。

甲　旣然是男人地位高，你們就应該把男人都凑一块儿，找个另外地方你們就高去吧。

乙　脫离女性。

甲　又不行，結婚非得一男一女不可。

乙　唉！

甲　两个男人結婚你看着他别扭！

乙　啊？

甲　可从来也沒有見过。

乙　根本就沒有嘛。

甲　是呀，誰都是母亲生的。

乙　是呀。

甲　誰也不能說我是我父亲生的。

乙　沒听說过。

甲　男女同是一样的人，为什么重男輕女呢？

乙　不合理嘛。

甲　一般形容詞，形容男女都有区别。

乙　什么区别？

甲　形容男人都带个大字儿，形容妇女都带个小字儿。

乙　怎么說？

甲　要形容男人：男子大丈夫、大老爷們儿、大小伙子、大学生，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

乙　要形容妇女呢？

甲　滿带个小字儿：小丫头儿、小妞儿、小女孩子、小姑娘儿，好容易盼着結婚了……

乙　就好了。

甲　小媳妇儿！

乙　嘿！始終沒脫离这个小字儿。

甲　結婚以后男人死了，更倒霉了。

乙　怎么說？

甲　小寡妇儿！

乙　一般說話是这样。

甲　还有，过去誰家一生孩子，大家送礼，生个男孩儿就写弄璋之喜。

乙　怎么講？

甲　璋啊，是一种玉器，宝貴、难得，生个男孩子就如同获得一块宝玉。

乙　要生个女孩儿呢？

甲　就写弄瓦之喜。

乙　什么瓦？

甲　磚瓦的瓦，就注定女的一生就得操作一切。

乙　怎么？

甲　弄瓦嘛，不单做菜做飯，連房坏了你都得修理。

乙　啊，妇女还得代理瓦匠？是那么講嗎？

甲　不是嗎？

乙　也是一种器皿。

甲　噢，就是古代的陶器。

乙　唉。

甲　那要跟弄璋玉比較起来，差多了。

乙　唉！怎么說也是重男輕女。

甲　旁人不說，夫妻倆关系最密切了吧？

乙　是呀。

甲　他也不尊敬妇女，男人都这样說：我老婆、我媳妇儿、我家里的。

乙　家里的？

甲　你家里东西多了，她算哪一类呢？

乙　眞不象話。

甲　这还是白話儿，文言更討厌了。

乙　文言？

甲　啊，文言：賤內，头上先給你来个賤字儿，这就好不了；內子、房下、拙荆、糟糠。

乙　糟糠？

甲　好糠才二分錢一斤，糟糠更不値錢了。現在这种名詞完全取消了。

乙　怎么說？

甲　都叫爱人。

乙　爱人。

甲　我要給人介紹，(对观众指乙)这是我爱人。

乙　我呀！

甲　就这么比。

乙　为什么叫爱人呢？

甲　男女的結合，必須經过恋爱过程。过去的婚姻制度，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强迫婚姻，完全推翻。

乙　婚姻自由自主，自己搞对象，任何人不能干涉。

甲　搞对象一定要本人出席，派代表不行。

乙　这哪儿有派代表的？

甲　两个人，經过相当时期，彼此志同道合，携手奋斗，互相鼓励，互相照顧。訂婚——結婚，美滿婚姻，快乐家庭，結婚仪式要隆重，严肃；不浪費。

乙　結婚时候得花很多錢。

甲　那是过去，在过去穷人不敢結婚。

乙　怎么？

甲　一办喜事，亲戚朋友全来了，起碼吃你一礼拜。

乙　那么現在呢？

甲　省事了，我上次参加了一个婚礼，眞好。礼堂布置的跟会場似的，大家送的祝詞、礼物，領导干部給講的話，在热烈的掌声中举行婚礼。三鞠躬，礼成回家休息。減去多少麻煩事儿呀！

乙　眞好。

甲　过去有錢的人，講究大办喜事，撒帖請人，除去夸耀他的財富还有什么意义？有錢的人講究文明結婚。

乙　花車乐队。

甲　不合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喜事穿紅的，这来一身儿白的，軟緞加累絲紗的礼服，珠罗头紗、头冠、头花儿、手花儿、手套儿、腰带、銀漆皮鞋，往那一站(作势)，这样的。

乙　美呀！

甲　洋相！

乙　啊？

甲　再看新郎，礼服、礼帽，猛一看，跟卓别林似的。

乙　滑稽。

甲　伴娘，伴郎，四个小孩拉紗。花車到了門口儿，新娘不下車，等新郎出来冲汽車三鞠躬，汽車連头也沒点。

乙　汽車不会还礼。

甲　伴娘搀着新娘一下車，一卷毡子往地下一扔，新娘得走上边，怕这套(指礼服)脏了。

乙　脏了怕什么？

甲　脏了得賠人家，全是租来的！

乙　噉，为这个！

甲　这会儿新娘倒霉了，大伙儿一通儿乱拽（音 zhuāi，扔的意思）！

乙　拽什么？

甲　拽紙花儿，拽紙片儿，拽紙条儿，后来发展的拽小米儿，拽高粱。

乙　嗬！

甲　还有的人淘气，弄点儿胡椒面儿，也拽；她又不是高湯，你撒胡椒面儿干什么？

乙　这不是糟蹋东西嗎！

甲　反正新娘倒霉！老式的更糟糕了。

乙　老式的仪式坐轎子。

甲　对了，我小时候，看娶媳妇儿的都是坐轎子。象你母亲結婚的时候儿就是坐轎子。

乙　是呀！

甲　那时候你还小哪。

乙　啊，什么？怎么我母亲結婚的时候我还小呢？

甲　嗽，你記不清了。

乙　什么話，那陣儿还沒有我哪。

甲　嗽，那是我記不清了。那陣妇女更倒霉了！

乙　怎么？

甲　有一套迷信。

乙　你說說。

甲　按照北京的习惯，新娘一上轎，轎子挡了个挺严，一点儿空气也不透，多热的天都得走馬路当中，新娘得霍乱他們都不管，八个人抬个小房子滿街上遛，好容易到男方門口了。

乙　下来休息休息。

甲　不讓进去，里边儿“光当”把大門一关，放一挂鞭炮，崩崩煞神，恐怕新娘把煞神带来。

乙　煞神什么样儿？

甲　沒看見过，放完了鞭炮，开开大門，轎子搭进来，新娘剛一下轎，新郎先給来“鎮物”：手拿一張弓，三支箭，嘭嘭嘭射她三箭。

乙　干嘛？

甲　恐怕她是妖精。

乙　这事！

甲　多危險，这一箭要射到眼睛上怎么办？

乙　那就瞎了。

甲　要不怎么后来人都戴眼鏡呢。

乙　啊！眼鏡就这么留下的？

甲　是呀，往前走，地下擱一个鉄盆，里边儿有燒紅了的木炭，旁边儿有一个人拿着一杯白干酒。

乙　干嘛？

甲　等新娘走过来，把酒往炭上一倒，火苗儿，烘！起来了。

乙　还怎么样？

甲　新娘得揪着长褲，撩着长袍儿，得迈过去。

乙　这为什么？

甲　往后他們家日子好过，火火熾熾，旺旺騰騰。

乙　啊！

甲　这要把衣服燒了哪？

乙　再引起火灾来！

甲　再往前走，地下擱个馬鞍子，迈馬鞍子咬口苹果。

乙　这又怎么回事？

甲　这叫平平安安。来到喜房門口儿，有个老太太把閑人都哄出去，讓新郎、新娘、娶亲奶奶、送亲婆婆、举香的人，都放进去，把門一关。

乙　旁人要进去看看哪？

甲　里边忌屬相。

乙　忌什么屬相？

甲　比如今年忌猪、狗、牛。无論誰家娶媳妇，也得忌这三个。

乙　要有屬这个的哪？

甲　不讓进去。

乙　那她哪儿知道哇？

甲　老太太把門儿，誰要想进去看看先得告訴她："大娘，我进去看看。""你屬什么的？""我屬鼠的。"（自言自語）"猪、狗、牛……嘅！屬鼠的，进去吧。学着点儿。"

乙　不忌他。

甲　又来一个："大娘，我也进去瞧瞧。""你屬什么的？""我屬狗的。""去，不讓狗进去。"

乙　啊？

甲　"我是屬狗的，我不是狗。""不行啊，忌猪、狗、牛。"

乙　嘅，忌他。

甲　旁边那个小伙子屬猪的也不敢說了。

乙　那怎么办呢？

甲　跟老太太撒謊："大娘，我进去看看行不？""你屬什么的？""我屬黄花魚的。""嘅，进去，在边儿上呆着。"

乙　干嘛在边上呆着？

甲　黄花魚不都是溜边儿嗎，結果屬猪的也进去了。

乙　还是沒忌了。

甲　里边儿供好了天地碼儿（神紙），上好了香，两个人磕头，拜天地，拜完了天地，上床对臉儿一坐。

乙　这又干嘛？

甲　这叫坐帳，可不带斬馬謖。

乙　失街亭啊。

甲　吃子孙餑餑、长寿面。

乙　什么叫子孙餑餑、长寿面？

甲　由打女方提来一个盒子，里边有两个新碗，两副新筷子，一个碗里是餃子，一个碗里是面。

乙　吃那个餃子？

甲　有子孙。

乙　吃那个面？

甲　能长寿。

乙　噉。

甲　还不能煮熟了，拿水泡熟了。

乙　吃生的？

甲　为借那个生字儿。他們在屋里吃，窗戶外头站个小孩儿，問："生不生？生不生？"新郎新妇第一句話得說这个字："生。"

乙　这干嘛用？

甲　往后好生小孩儿。你說这不是迷信嗎？青年男女結婚以后一定得生小孩，与生面有什么关系？有生面就生？那面粉公司一天得生多少？明儿面粉公司轉业改托儿所。

乙　沒那个事情。

甲　純粹迷信，呆会儿下炕分大小儿，街坊邻居，亲戚朋友，見人就磕头，磕的暈头轉向。

乙　簡直是活人受罪！

甲　好容易盼到了晚上，客人都走了，休息吧。

乙　是呀。

甲　自己的被褥，自己沒有权利动。

乙　那誰給弄呀？

甲　得請位“全合人儿”給鋪床。挺好的被褥，新里儿、新面儿、新棉花，里儿面儿三新，那要是躺着多舒服。里边儿弄了好些个障碍物。

乙　那里擱什么呀？

甲　有圓圓、核桃、枣儿、栗子、花生。

乙　擱这个干嘛用啊？

甲　全有迷信的說法儿。

乙　圓圓怎么說？

甲　說他們夫妻“圓圓滿滿”。

乙　核桃？

甲　“和和美美”。

乙　枣儿跟栗子？

甲　“早立子”。

乙　什么意思？

甲　就是早点儿生孩子。

乙　花生？

甲　更理想了。也别淨生男孩儿，也别淨生女孩，得花搭着生。

乙　喝！

甲　你說，这不是迷信嗎？青年男女結婚后你不擱花生也得生，你把我擱到花生地睡去，也生不了。

（1949年春节于北京）

普通話与方言

甲　剛才×××（演員的名字）唱了一段××××（曲种的名字，如：西河大鼓）。

乙　对啦。

甲　那个段子的名字叫做××××（节目的名字）。

乙　不錯。

甲　通过一段唱詞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乙　是啊。

甲　这种唱的形式和說的形式并不一样。

乙　怎么不一样哪？

甲　唱儿，它屬于韵文的范疇。

乙　韵文？

甲　唔，合轍押韵。

乙　唱儿，当然得合轍押韵哪。

甲　听起来是一段儿曲子，要是看看它那文字，就是一首长篇叙事詩。

乙　嗽！跟詩一样！

甲　中国人唱戏、唱歌儿、唱曲儿，都講究轍。

乙　那是啊！

甲　外国人就不怎么講究这个。

乙　怎么？外国人唱不押韵，不合轍？

甲　外国人沒轍。

乙　啊？沒轍？

甲　唔。我听他們那英文的歌曲沒有轍的就挺多。

乙　啊，英文歌曲呀！

甲　哎。唱起来这个味儿——

乙　什么味儿？

甲　（学英語的語音）

古得耐特，累得死。

古得耐特，累得死。

乙　（插着說）累得死？

甲　怀儿阿儿有狗蝇？

乙　（插着說）狗身上有狗蝇唄！

甲　奕拉夫由撓，

委內瑞拉悠欧朗朗，

哎——

狗吐打不留仨——……

乙　（插着說）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你說这都是什么轍？

乙　我？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轍，也搭着咱們不懂英国話。

甲　你懂英国話也不成，英国話的字音有长有短，沒法子調平仄，講对称，也很少押尾韵，不容易找轍。

乙　嚯！

甲　咱們汉語就有这种特点，就拿歌曲来說吧，唱哪一段听起来都富于节奏感，有板有眼，合轍押韵。

乙　对。

甲　有个东北的民歌叫做《綉麒麟》。

乙　对，有这么一段。

甲　你听那語言，眞得說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高度艺术語言，句句富于表現力，而且全都合轍押韵。

乙　您学說学說。

甲　（学唱《綉麒麟》）……

姐姐在房中綉麒麟儿，

乙　綉麒麟儿。

甲　末一个音节是儿化韵“麟儿”。

乙　哎。

甲　(唱)来一个蜜蜂儿螫了我的手心儿。

乙　是啊！“手心儿”。

甲　(唱)甩手丢了金戒指儿。

乙　唔。

甲　“金戒指儿”。

乙　是啊！

甲　还“是”哪？实际上东北方言不怎么习惯用“戒指儿”这个詞儿。

乙　那么习惯用哪个詞儿哪？

甲　“嘎子”。

乙　“嘎子”？

甲　哎。（下面学东北方言）“你干啥（hó）去啦？”“我取（qiǔ）那个金嘎子去咧。”

乙　东北方言还眞是这个味儿！

甲　唱可就得唱“戒指儿”啦。

乙　啊！

甲　合轍押韵嘛！

乙　是呀。

甲　唱出来悦耳动听。

乙　怎么个悦耳动听？

甲　（学唱《綉麒麟》）

姐呀在花园中綉麒麟儿，

呀哈一个呀儿喲，

来一个蜜蜂儿螫了我的手心儿啊，

甩手丢了金戒指儿啊，

哎哎……喲。

乙　合轍押韵，眞是悦耳动听！

甲　是啊。不信的話，改一改詞儿，也不儿化，那就不合轍啦，也就不怎么好听啦。

乙　您改一下試試。

甲　（学东北方言）

姐在房中綉棉褲，

来了个蝎子螫我脚面，

甩手丢了个金嘎子——

乙　行啦，行啦。您这么一改实在是不受听。

甲　只要是韵文，就講究合轍押韵。

乙　当然，当然。

甲　說相声可不講究这一套。

乙　相声純粹就是“說”嘛！

甲　相声屬于散文的范疇。

乙　是。

甲　可是，說相声也不容易呀！要說着說着就把听众都給說

笑了。

乙 对！

甲 可是又不許去掰大家的嘴。

乙 掰嘴呀？

甲 这就說明了一个問題。

乙 什么問題？

甲 相声演員必須具备某些条件。

乙 都是些什么条件哪？

甲 最起碼、最根本、最必要、最基础、最——

乙 （插着說）你别"最"啦，我都快"醉"啦！

甲 最不可缺少的条件是……

乙 （急問）是什么？

甲 得会說話。

乙 啊？会……这还算个条件哪？誰不会說話呀！

甲 哎？那可不見得。有的人說話說的好，有的人就說不好。

乙 沒有那么一回事儿。

甲 譬如說吧，有人說話爱带零碎儿，零碎儿还是净夹塞子。

乙 啊？沒听說过。

甲 那就听听：不过这个不是这个会議的这个一部分，这个会議是由这个两个单位召开的，我們这个过去这个有的这个时候这个不能这个这样这个做。这个……

乙 您这个可这个千万别这个往下这个說这个"这个"啦，得！我也受了傳染啦。

甲 这个……（乙做手势制止，甲立刻停住）这个就是說不好話

的具体例子，有的人不讓“这个”夹塞子，可是讓什么“那个”、“的时候”、“你好比說”和一些“唔”、“哎”、“啊”、“咳”等等叹詞夹塞子，眞比唱《十三咳》还好听哪，不信我給您学一段儿听听。

乙 行啦，行啦。还好听哪，我受不了。

甲 我也受不了哇！这就說明人們在使用祖国語言的时候，思想上沒有重視語言是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沒有重視祖国語言的純洁性和健康性，沒有重視語言必須准确、鲜明、生动。这不但是一个文风的問題，而且应該說是一个思想問題。

乙 正确。

甲 另外还有一个更复杂的情况。

乙 您說。

甲 这就是咱們祖国的土地广闊，人口众多，单就汉語来說，方言的差异很大，有些方言在語音、語法和詞汇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別，甚至于都能达到彼此不能了解的程度。

乙 是嗎？

甲 比如說这么一句話吧：你看这是什么？

乙 噢，就这句話呀。

甲 我說的是普通話。

乙 哎，普通話。

甲 到了北京話里，它可就变了味儿啦。

乙 北京話怎么說呀？

甲 北京話这么說：你瞜瞜（讀 lōu ）这是什么？

乙 瞜瞜？

甲　瞜瞜。到了天津，虽然离北京不过二百四十里地，这句話可就又变了味儿啦。

乙　天津話怎么說呀？

甲　这么說：（学天津話）你看这（jiě）是（sǐ）嘛（mà）？

乙　这是天津話。

甲　到了上海，上海是吳語区，这句話可就又变了味儿啦。

乙　上海話怎么說呀？

甲　这么說：（学上海話）儂窺窺逮个司撒莫賫？

乙　这是上海話！

甲　到了福州，福州是閩語区，这句話可就又变了味儿啦。

乙　福州話怎么說呀？

甲　这么說：（学福州話）履看最篩腮鬧？

乙　好家伙，我一点儿也听不懂。就这么一句簡单的話，一个地方一个味儿。

甲　是啊，这比那夹塞子的零碎儿"这个"、"那个"、"的时候"又麻煩多啦。

乙　敢情，俩人儿彼此交談，誰也不明白誰說的是什么，这还不严重！

甲　对。所以，咱們全国人民必須使用一个民族共同語来进行交际、斗爭和交流思想。特别是在这大跃进的时代，民族共同語就显得更加需要，因为它屬于社会主义建設事业里的一个重要环节。

乙　是。

甲　咱們的民族共同語就是普通話。

乙　普通話？

甲　唔，普通話。虽然咱們汉語的方言多种多样，地区的差

别性也很大，可是，从汉語的发展历史看来，汉民族已經逐漸形成一种民族共同語。这种汉民族的共同語，就是以北方話为基础，以北京語音为标准的普通話。

乙　嘝。

甲　为了加强全国政治、經济、文化的統一，为了順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設，为了充分地发揮語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交际作用，以至为了有效地发展民族間和国际間的联系、团結工作，都必須使普通話推广到全国的范圍去。这是完全符合全民族的当前的迫切需要，也完全符合汉語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

乙　那么，方言可怎么办呢？

甲　那就要我們大力宣傳推行普通話，要讓大家正确地了解普通話和方言的关系，逐步地縮小方言的使用范圍，这是符合社会进步的客观法則的。方言可以而且必然会同普通話在相当长的时期內并存，但是必須不断地扩大普通話的应用范圍，要尽力提倡在公共場合說普通話，尽力提倡在书面語言中使用普通話。要糾正那种不承認普通話、不願意听普通話、甚至于不許家里人說普通話的狹隘地方观念，糾正那种在出版物中特别是文学作品中濫用方言的現象。

乙　您是位語言学家吧？

甲　不敢当，我是个普通話的宣傳員。

乙　嘝，专門推銷普通話。那么，您一个月拿多少錢哪？

甲　你怎么唯利是图哇！我是义务宣傳員。

乙　說相声也能宣傳普通話？

甲　当然。我們的相声語言使用的基本就是普通話，想要学

习普通話的方式方法很多，其中的一个方法，而且还是相当重要的方法，就是……

乙　是什么？

甲　多听相声。

乙　噉，那么从明天起，我就天天来您这儿上課。

甲　可以。不过，您可不要凈挑我們相声里的北京話学。

乙　怎么？普通話和北京話还有分别？

甲　当然有分別。北京話并不是民族共同語，它是汉語方言里的一种。只要是方言，就有它的地域局限性。比如說，北京話有它的特殊方音。

乙　噉。

甲　举例来說，北京人买苹果就这么說——

乙　怎么說？

甲　哎！苹果怎么卖？是lìn斤哪，还是lìn个儿？

乙　唔，是这么問哪。

甲　“lìn斤”和“lìn个儿”的这个“lìn”，按照讀音該写哪个汉字？是“租賃”的“賃”字，还是“吝嗇”的“吝”字？

乙　要写那“吝嗇”的“吝”字哪？

甲　那怎么講？卖苹果的那位吝嗇，不願意卖，都留着自己吃。

乙　哪儿有这么做买卖的！那么要写那个“租賃”的“賃”字哪？

甲　那更沒有講儿啦！

乙　怎么？

甲　别人都去买苹果，你到那儿去租俩吃，你怎么还哪？

乙　这……沒法儿还。那么，正字該怎么写？

甲　正字是“論”，就是“討論討論”的“論”字，在北京話里就变成了lìn啦。

乙　是这么回事儿。

甲　还有这个“和”字。

乙　哪个“和”字？

甲　“和平”的“和”字，“你和我”、“我和他”的“和”字。

乙　是。

甲　北京話把它的字音念成了“焊”(hàn)啦。

乙　念“焊”？

甲　特别是小孩儿爱这么說。

乙　啊？

甲　这屬于儿童語言研究的范圍，我在这方面是个专家。譬如說，大人問小孩儿：“你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哪？”小孩儿回答說：“哦，……我‘焊’二妞儿一块儿玩儿去啦。”

乙　噢！“焊”二妞儿？

甲　“焊”二妞儿。你說怎么焊？是汽焊，还是电焊？

乙　怎么焊也受不了哇！啊！明白啦，这是特殊方音。

甲　北京語音里的儿化韵还是特別的多 。

乙　什么叫儿化韵哪？

甲　儿化韵就是韵母末尾有一个“儿”的音，也就是韵母末尾有一个舌尖卷起来的动作。

乙　怎么发音哪？

甲　这得进行示范表演。您听这段：

小小子儿，
坐門墩儿，
哭哭啼啼要媳妇儿。
要媳妇儿干什么？
点灯說話儿，
吹灯做伴儿，
明儿早晨梳小辮儿。
这段歌謠里就有八个儿化韵的音节。

乙　眞有趣儿！

甲　又加上一个，这就九个啦。

乙　你别来劲儿。

甲乙　（同时）这就十个啦。

甲　儿化韵是現代汉語語音里的一种特别音变，在許多方言里都有这种現象，并不是只有北京話里才有，不过北京話里的儿化韵比較发达，而且是有規律的发展，在交流思想的时候很有用处，因此在普通話里就适当地保留下来啦。

乙　儿化韵都有什么用处哇？

甲　用处可多啦。首先，它在語言里表現感情色彩，是一种爱称。你听听这句："哎，这个小孩儿长得跟花儿似的。"听起来多么亲切有感情！

乙　喜欢这个小孩儿。

甲　您再听还是这句，咱們不用儿化詞，意思就变啦："哎，这个小孩长得跟花似的。"

乙　跟"花"似的？

甲　嗯。那个胖丫头长得跟麻雷子似的，再来一个长得跟二

踢脚似的。

乙　一会儿就放焰火啦。

甲　我很清楚地了解到，大家全都非常喜欢我。

乙　是嗎？

甲　就是从儿化韵上观察出来的。

乙　儿化韵还管这个？

甲　当然。您听，同志們不論男女老幼都把我叫做“侯宝林儿”，这表示爱称，可見大家是爱我呀！

乙　你別不害臊啦！

甲　普通話里还有个詞尾“子”字，和儿化韵对比起来，意思整整倒了个个儿，它表示討厌，是憎称。

乙　怎么說？

甲　还是那句：“哎，这个小孩儿长得跟花儿似的。”

乙　爱称。

甲　咱們加上“子”字再瞧瞧：“哎，这个小孩子长得跟花子似的。”

乙　这孩子！

甲　你表示討厌？

乙　不錯。

甲　您爱吃面条儿？

乙　我可不爱吃烂面条子！

甲　哎！这就看出“子”和“儿”的分別来啦。不过，“子”在某种規定的条件之下，它并不表示討厌。

乙　嗽，您解釋解釋。

甲　“子”放在人的姓氏的后面反而表示尊重和敬爱。比如說，把孔丘叫做“孔子”，把西施叫做“西子”。岔曲

里的“欧阳子方夜讀书”說的是宋代的欧阳修。京戏里的“白娘子”，也是对于白蛇表示敬重。由此观之，子者，人之美称也。

乙　您别轉啦！

甲　我对您就很敬重，因此，我决意把您叫“郭子”（諧“鍋子”音）。

乙　我成了“涮羊肉”啦。我也很敬重您，“侯子”（諧“猴子”音）。

甲　还猪八戒哪。儿化韵还表示事物的細、小、輕、微，起着区别詞义的意思。

乙　您說一說。

甲　細絲儿、小瓣儿、一点儿、薄片儿。

乙　不錯，細、小、輕、微。

甲　您来根儿冰棍儿。

乙　冰棍儿。不錯，細、小、輕、微。

甲　咱們不儿化，您再試試：“您来根冰棍！”

乙　啊？冰棍？

甲　这么粗，这么长！（用手比划）

乙　这根冰棍怎么吃啊？

甲　甭吃啦，抱着吧！

乙　哎，这倒凉快！

甲　可是，儿化韵虽然丰富多采，要是用得不恰当，意思就变啦，因为它能区别詞意嘛！

乙　噢。

甲　比如說，郭启儒的这个玩艺儿。（指乙的头）

乙　哎！什么叫“这个玩艺儿”啊？这你也儿化？

甲　啊，这个……脑袋。北京話叫做“脑袋”，普通話就是这个人的“头”。

乙　正字是“头”。

甲　那可也得分在哪儿用。說“郭启儒的脑袋”，您听起来就知道这是他的头。

乙　啊！

甲　如果說“这是郭启儒的‘人头’”，那意思就是說，沒在他的脖子上长着，是砍下来以后擱在另外一个地方啦。

乙　这就說明我完成了历史任务啦。

甲　对呀！

乙　还“对呀”哪？我受得了嗎？

甲　如果把这个“人头”其中的一个音节加以儿化，意思就又变啦。

乙　怎么？

甲　把第二个音节加以儿化，您听听：郭启儒这个“人头儿”。

乙　啊？人头儿？

甲　人头儿。这說的不是他的“头”。

乙　是什么呀？

甲　是他这个人的道德品質問題。

乙　我的品質又发生問題啦！

甲　把第一个音节加以儿化，意思就又变啦。

乙　我好不了啦！又变成什么啦？

甲　您听着：您看郭启儒这个“人儿头”。

乙　啊？人儿头？

甲　人儿头。这說的也不是他的“头”。

乙　誰的？

甲　就是小孩儿們的玩具，小洋娃娃的头。

乙　有这么大个儿的洋娃娃嗎？

甲　儿化詞还可以用到重迭詞上面去，也就是两个音节完全相同，下面一个音节儿化。

乙　嗽，您解釋解釋。

甲　比如說：多多儿的、长长儿的、窄窄儿的、慢慢儿的。多啦。这儿有个变音的規律，就是不管哪个音节是阳平、上声、去声，儿化之后一概变成阴平。

乙　是嗎？

甲　不信的話，您听着，要是不变阴平，听着就别扭。长长儿的、窄窄儿的、慢慢儿的。

乙　是听着別扭。

甲　要是不儿化，听着更别扭。

乙　眞的？

甲　多多的、长长的、窄窄的、慢慢的。您听着怎么样？

乙　实在不怎么受听。

甲　可是还眞有这么說的。

乙　怎么，还有这么說的？

甲　嗯。大人对小孩儿就这么說。

乙　啊！

甲　小孩儿一周岁多，剛会走路，剛学着說話，大人哄小孩儿就这么說。那为的是小孩儿容易記忆，这也屬于儿童語言的范疇。

乙　怎么說呀？

甲　小三三，我带你上街街，去遛遛，穿上袜袜，戴上帽帽，我給你买糕糕，咱們去坐車車，回家来吃餃餃。

乙　哎，是这么說。

甲　对您就不能这么說。

乙　啊，对大人沒有这么說的。

甲　唔。对您得这么說：郭同志，您忙吧？

乙　沒事儿。

甲　遛个湾儿去吧！

乙　走哇。

甲　我請您吃餃子。

乙　好！

甲　您戴上帽子，咱們一块儿走吧。

乙　对。

甲　对您要是淨用重迭詞，那……那就不够尊敬啦。

乙　是嗎？

甲　郭同志，您忙吧？

乙　沒事儿。

甲　小郭郭儿（諧“蟈蟈儿”音），我带你上街街，去遛遛，你穿上袜袜，戴上帽帽，我給你买糕糕，咱們去坐車車，回家来吃餃餃。

乙　我成了傻子啦！

甲　普通話和北京話的区別，除了特殊方音之外，还有特殊詞汇，那尤其学不得。

乙　是呀？

甲　比如这么两句話，說普通話，大家都懂得：“昨天我

去看你，你沒在。等了很久，你也沒回来，我就走啦。”

乙　这話誰还不懂！

甲　“昨天我去看你，你沒在。等了很久，你也沒回来，我就走啦。”对不？

乙　对！

甲　要是使用北京話里的特殊詞汇来說，那……連現在住在北京的人都听不懂。

乙　怎么說哪？

甲　嘿！昨儿我瞜瞜你去啦。

乙　啊？瞜我来啦？

甲　我一瞜，你顛儿啦。

乙　嗬！

甲　好家伙，遛遛儿等了你好大半天儿，压起根儿你也沒照面儿，我一瞧哇，折(zhě)子啦，我也撒鴨子啦！

乙　这話誰懂哪！

（本篇是与吳曉鈴合写，1959年于北京）

醉酒

甲　相声的题材比較广泛。

乙　对。

甲　有的是歌頌相声，是歌頌我們自己的英雄模范。

乙　嗳！专写新人新事。

甲　有的是諷刺相声，专門打击敌人。

乙　揭露丑恶的一面。

甲　还有的就是批評相声，这是反映人民內部矛盾的。我們身上有了缺点也可以編成相声进行批評。

乙　这路相声也不少。

甲　你比如說喝酒这个問題……

乙　嗯？喝酒怎么啦？

甲　大概你爱喝酒吧？

乙　嗯，会喝。

甲　明儿請你喝酒，一頓能喝多少？

乙　喝不了多少，一頓能喝二两。

甲　多来点儿。

乙　来多少？

甲　一斤。

乙　嗯！不行，那就醉啦。

甲　好哇！

乙　醉了还好？

甲　我爱看醉鬼。

乙　醉鬼有什么好看？

甲　你沒听过那出《貴妃醉酒》嗎？那舞蹈身段多美呀！

乙　那是楊貴妃。

甲　你要喝醉了还不得跟楊貴妃似的。

乙　我比楊貴妃呀？

甲　当然，你这样比楊貴妃是差点儿。

乙　……

甲　也就象猪八戒似的。

乙　哎！

甲　千万可别喝醉了。老年人还可以，偶尔来两杯，别多喝，不影响身体健康。

乙　对，多喝不好。

甲　現在有些年輕人，过去不会喝酒，練喝酒，你說有什么好处？年輕人爱面子，喝上酒不服气，你一杯我一杯喝醉了，胡打乱鬧。

乙　这何必呢？

甲　就算你不鬧，喝醉了就睡觉。

乙　那还好。

甲　好什么？人的工作、休息、睡眠，应該有一定的时間，有的年輕人喝醉一睡三天，身体不受影响嗎？

乙　对身体沒好处。

甲　还有的人，喝醉了爱乐，看什么都乐。还有人喝醉了爱說，平常沒那么多話，只要喝醉了，話多，沒正經的，

瞎說，“張家长李家短，仨癞蛤蟆五个眼。”

乙 唉，仨癩蛤蟆六个眼。

甲 其中有个蛤蟆是独眼龙。

乙 嘿，这个巧劲儿。

甲 瞎說嘛。过去还有这么一种人，借酒撒瘋，喝点儿酒满街上鬧事，躺到馬路上。

乙 啊？躺在馬路上？

甲 喝点儿酒誰也不怕啦。（对观众）“我就这样儿，不管你是誰，不服你跟我来来。”

乙 誰跟你来来呀？

甲 （对观众）“你瞧我干什么？这有什么可瞧的？”

乙 你这样儿还不可瞧。

甲 （对观众）“你乐什么？你喝醉了？”

乙 人家喝醉了？

甲 “我就这样儿，今儿我就在馬路上躺会儿。”

乙 躺馬路上啦？

甲 人家劝他，快起来吧，来車啦。“什么車？”自行車。

乙 什么車你也得躲呀。

甲 “不躲，讓它往这儿（指腰）来。”

乙 从身上軋过去？

甲 人家能軋他嗎？一撥把，躲开了。又来一輛三輪車。快躲开！三輪車来啦。

乙 躲开吧。

甲 “不躲！讓它往这儿（指腰）来！”

乙 眞横。

甲 一会儿又来輛汽車，“快起来，汽車来了！”

乙　这行啦。

甲　“不躲！”

乙　还不躲？

甲　“消防队的汽車！”

乙　也不躲。

甲　“先躲一会儿。”

乙　这怎么躲开了？

甲　救火汽車碰了白碰！

乙　这是眞醉了嗎？

甲　装蒜！

乙　这倒对。

甲　眞喝醉了的人不这样儿。

乙　什么样儿？

甲　他怕人說他醉了。喝醉了的人爱吹牛，你要說他：“你别喝了，你可醉了。”“誰喝醉了？我喝醉了嗎？好，咱俩人再碰三杯。”

乙　嗯，是吹上了。

甲　有时候俩醉鬼碰一块儿，更有意思了。

乙　怎么呢？

甲　对吹呀。

乙　啊！

甲　“三杯干什么？咱俩拿瓶儿喝，（大声喊）再来两瓶儿！”

乙　别嚷啦！

甲　“你說你沒喝醉？你說話舌头都短啦。”

乙　你的舌头也不長了。

甲　“你說你沒醉？来，你来这个。”（腰中掏出一物）

乙　什么？

甲　拿出一个手电筒来，往桌上一放，一按电門，不是出現一个光柱儿嗎？

乙　是呀。

甲　你听这話醉了沒有？“你說你沒醉。来，你順我这柱子爬上去！”

乙　啊？

甲　那能爬上去嗎？

乙　是醉了。

甲　那个还不含糊呢。“这算得了什么，你別来这套，我懂，我爬上去呀？我爬到半道儿，你一关电門我掉下来呀！”

乙　他也醉了。

甲　这才是眞正的醉了呢。

乙　你对醉鬼的精神状态体会的很深。

甲　我哥哥就是醉鬼。

乙　他常喝醉嗎？

甲　常醉，他可不是天天喝，一到星期六他准醉。

乙　每礼拜六准喝？

甲　夫妻俩为这个总吵。星期六嘛，人家想看看电影，看看戏，礼拜天逛逛公园多好哇！

乙　是呀。

甲　一到礼拜六他就找地方喝去啦，喝的酩酊大醉，半夜才回来。

乙　好嘛。

甲　妇女都爱干凈，屋里弄的很好，他一身泥往上躺，滿脏啦。

乙　怎么还一身泥呀？

甲　摔的。

乙　好嘛。

甲　礼拜天我嫂子也不用休息啦。

乙　怎么？

甲　給他洗衣服。你想那能不吵架嗎？

乙　那非吵不可。

甲　他們在楼上住，我在楼下住，他們一吵我就倒霉。后来我嫂子想出一个办法对付我哥哥，还不错，他一喝醉了就揍他！

乙　打呀？

甲　可是这礼拜挨打了，下礼拜还喝。

乙　还一喝就醉。

甲　一醉就挨打。那天礼拜六又喝醉了。

乙　又喝醉了？

甲　他想礼拜六喝醉了，礼拜天准不讓他出門儿了，还买了一小瓶儿白酒带在褲兜儿里，晃晃悠悠回家了，一看楼上开着灯，不敢上去了。

乙　为什么？

甲　怕挨揍哇。

乙　嗽。

甲　听了半天，楼上沒声音，才敢上楼。人喝醉了，脚步就重，他不敢走，往上爬！还差三层儿，他想站起来看看我嫂子睡了沒有，往起一站，可坏了，唧哩咕嚕，啪，掉下来啦。

乙　喲，摔着沒有？

甲　人沒摔着，酒瓶儿碎了。

乙　还好。

甲　把屁股扎啦！

乙　喲！

甲　把兜儿翻开，把破玻璃扔了，一聞手（动作），还挺香呢。

乙　还聞呢！

甲　又慢慢地爬到楼上去，一看我嫂子睡着了，这才放心。

乙　挨不了打了，睡觉吧。

甲　不行啊，屁股疼啊！对鏡子一照，扎破了。

乙　那……上点儿葯吧。

甲　家里沒葯，一看，桌子上有点儿橡皮膏儿，拿剪子剪了点儿貼上了。

乙　这就行啦。

甲　第二天早上他还沒醒呢，我嫂子就打上了，呼啪呼啪。“你别打我，怎么了？”“为什么昨天又喝的大醉？”“我沒醉。”“沒醉？挺好的橡皮膏儿干嘛貼在鏡子上？”

乙　唉？这是怎么回事呀？

甲　他不是照鏡子看来嗎？

乙　啊。

甲　鏡子里不是有一个人嗎？

乙　啊。

甲　他就給他貼上了。

（1962年于北京）

77号

乙 相声有单口，有对口，单口相声一个人說，对口相声俩人說。

甲 各位首长，各位同志，我不是作报告，只把我們这次工作向首长和同志們作一次汇报。

乙 (莫名其妙地看甲，看自己，又看观众)

甲 我們这个代表团一共三十多个人，运动員二十八人，男子十六名，女子十二名。

乙 (对观众)这位是誰請来的？

甲 四月一日到达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比賽是在伏契克公园体育館。

乙 我說同志……

甲 請您下边坐。

乙 我下边坐？

甲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蟬联男子团体賽冠軍……

乙 喂，同志，你是报告，还是傳达？

甲 啊，不用沏茶。

乙 誰給你沏茶啦！

甲 不是作报告都給沏杯茶嗎？

乙 我这儿沒茶。

甲　嗽，白水也行。自从四月五号开始比赛……

乙　你等会儿，报告什么？

甲　听吧，一会儿就知道了。开始以来……

乙　您别忙，你先告訴我什么事？

甲　就是我們这次出国的事情。

乙　誰出国了？

甲　我呀！

乙　你出国，我怎么沒去？

甲　啊，对啦，我們这次沒带炊事員。

乙　什么沒带炊事員？

甲　是呀，我們在旅館吃飯。

乙　我沒問你这个，我問你出国干嘛去？

甲　我参加27届世界乒乓球錦标赛。

乙　(笑)哈哈……

甲　怎么啦？哭什么？沒带你去你就哭哇？

乙　我这是哭哇？我乐呢！

甲　这有什么可乐的？

乙　你参加27届錦标赛啦？

甲　怎么，你听着奇怪嗎？

乙　太奇怪啦，相声演員参加世界乒乓球錦标赛。

甲　一点儿也不奇怪，我們国家建国以来，大力开展体育活动，人人参加，就你这个个别分子，什么都不参加。

乙　誰說的，我沒参加广播体操？“一二三四”。(动作)

甲　别比划了，就这两下子，其他项目什么都不行。

乙　我不行啊，哈哈，你也不成！

甲　我沒参加打籃球？

乙　嘿，就在本单位……

甲　我沒出去比賽过？

乙　最远也沒出了西城区。

甲　那是非正式的，业余的，我眞正的本事你不知道。

乙　是哪一項？

甲　說相声。

乙　这不廢話嗎？相声算体育嗎？

甲　啊，我說相声是本行，业余爱好乒乓球儿，所以我这次参加了27届錦标賽。

乙　別說啦，找个凉快地方儿休息休息吧。

甲　我不累。

乙　我知道你不累。

甲　那我干嘛休息呀？

乙　因为你溫度太高了。

甲　我沒这个感觉。

乙　我有这个感觉，你发高燒，燒的直說胡話。

甲　你这話什么意思？

乙　說別的还可以蒙我，27届乒乓球賽，家喻戶曉，人所共知，我虽然不参加体育活动，我也知道，根本沒你！

甲　你是听誰說的沒我？

乙　听广播了，还有錯儿嗎？

甲　你眞听了嗎？咱們得了几項冠軍？

乙　三項：男子团体冠軍，男子单打冠軍，男子双打冠軍。

甲　男子单打冠軍是誰？

乙　冠軍是庄則栋，亚軍是李富荣。

甲　双打冠軍？

乙　男子双打冠軍是王志良，張燮林。

甲　錯啦，人名不能給人說錯了，知道就說知道，不知道別胡說。告訴你啊，男子双打冠軍是王志良，侯宝林。

乙　跟王志良一块儿打的那个是誰？

甲　侯宝林。

乙　专打削球儿的那个？

甲　啊。

乙　被外国記者称为秘密武器的那个？

甲　对了。

乙　哈哈，不对！

甲　(楞住)

乙　那叫張燮林。

甲　那是譯音譯錯了；侯宝林，沒錯儿！

乙　可是人家都知道是張燮林。

甲　他們弄錯了。

乙　誰弄錯啦？你怎么說，我也不信。

甲　你要不信我就不說了，同志們，我的报告取消了，被他破坏了，对不起，再見。

乙　喂，別走哇，你說是誰？

甲　男子双打冠軍，王志良，侯宝林。

乙　好，好，就算侯宝林。

甲　干嘛就算，就是侯宝林嘛，你必須建立这样一个概念。

乙　好，中国种子选手，专打削球儿的張……啊，不，侯宝林。

甲　(对观众)您听，怎么样？沒錯儿吧？

乙　(对观众)要不他就不說了。

甲　同志們請坐好，我繼續报告。我說呀，(对乙)我說什么？

乙　沒詞儿啦？

甲　不是沒詞了，讓你給攪乱啦！找不着头啦！

乙　这不怨我。你不是說27届嗎？

甲　我們这次参加27届比賽，跟26届是不同的。（咬文嚼字地）

乙　怎么不同呢？（咬文嚼字地）

甲　因为它是27届。

乙　这不廢話嗎！

甲　不是廢話，27届和26届就是不同，这是人数最多的一次，26届运动員二百多人，这一次五百多人。自从五三年以来总是日本队把冠軍拿走一大半，自从25届咱們的容国团贏得了男子单打冠軍以后，使人們吃了一惊，26届咱們又贏得三項冠軍，这使人們又吃了一惊！

乙　这就二惊（更）啦。

甲　到了27届，人們都想从我們手中夺去冠軍，可是他們沒有想到，中国运动員的技术在两年間提高了这么多，更沒有想到侯宝林会成长的这样快。

乙　嗯，这二年长有一头多。

甲　所以說我們这次拿回三項冠軍，两項亚軍，六个第三名，的确是不容易的。

乙　主要是侯宝林的力量。

甲　怎么能說是我个人的力量呢？你这是助长我的驕傲情緒。这是集体力量，主要是党的关怀，全国人民的支持，我們整个乒乓球队上下一心，团結一致，奋发图强，勤学苦練，才实現了为国爭光的宏願。

乙　这就是，任何成就，沒有集体力量是不行的。

甲　当然，每一項比賽，要通过个人表現。这次比賽場上使

人最注意的人物，就是庄則栋，侯宝林。

乙　别提你好不好！

甲　好，好，我說說整个比賽情况，說說我們的战术打法。

乙　那好。

甲　論战术，我們是多种多样的，有攻堅战，有防守战，有游击战术，还有蘑菇战术。

乙　誰打攻坚战？

甲　象庄則栋，李富荣，徐寅生，丘鍾惠，王健，老将孙梅英，这都是硬攻手。

乙　这回女子队打的怎么样？

甲　打出了水平，淘汰了四名种子选手，都是世界名将。

乙　这么說女子队打的不錯呀！

甲　是呀，我参加女子比赛的时候深有体会……

乙　誰呀？

甲　我。

乙　你怎么沒燙头哇？

甲　我燙头干嘛？

乙　那你参加女子比赛干什么？

甲　我……参观了，什么参加了？我参观了女子比赛，你沒听清楚，你耳朵不好。

乙　可不是我耳朵不好。

甲　你戴上一个……那个什么……避雷器。

乙　那叫避雷器呀？

甲　啊，不是，听診器。

乙　我是大夫？

甲　变压器。

乙　那叫助听器。

甲　对了，你戴一个。

乙　我用不着。

甲　我参观了女子比赛，深有体会，淘汰了四名种子选手，都是世界名将，侯宝林淘汰了关正子……

乙　你怎么又跑到女子队去啦？

甲　啊？淘汰关正子的那个是誰？

乙　那是林慧卿。

甲　反正有个林字儿。

乙　（对观众）沾边儿就賴！

甲　对啦，林慧卿淘汰了关正子，李赫男淘汰了高吉安，胡克明大战松崎！这回我們青年选手都表現得非常好，男子队也是这样。胡道本智取三木，王志良連闖五关，余长春夺回帅印，郑仲賢鏖战五局，侯宝林大显威风。

乙　怎么又有你呀？

甲　这話，沒我甭說了。

乙　听說外国記者对我們有許多評論。

甲　对，有人說："中国打法的出現，把世界乒乓球技术推向了高峰"。还有的說："中国人表現了高尙的风格，惊人的技术，中国赢得冠軍是当之无愧的"。

乙　对我們运动員有沒有評論？

甲　有——多的很，說庄則栋，李富荣，徐寅生的快攻是宇宙速度，将迅速地赶上火箭速度。

乙　嚇！

甲　对侯宝林……这不好談啦。

乙　怎么不好談啦？

甲　我自己在这儿說侯宝林如何如何，好象是吹牛。

乙　干嘛好象啊？根本就是吹牛！

甲　我沒参加27届嗎？

乙　沒有。

甲　男子双打冠軍王志良，侯宝林……

乙　沒有那事！

甲　（无可奈何的窘相）同志們，我的报告取消了，被这个人給破坏了，对不起，再見。

乙　你別走，算我沒說，（甲往回走）你还接着吹。

甲　嗯？

乙　不，接着說。

甲　77号中国种子选手侯宝林。

乙　喂，同志，我看您不象77号呀！

甲　是啊，我今天沒戴着号儿。

乙　你戴着号儿也不象，77号沒你这么大块儿。

甲　你在哪儿看見过？

乙　电影上。

甲　那是电影照的。

乙　电影把你照小啦！

甲　那个电影是在布拉格拍的。

乙　在哪儿拍也是一样啊！

甲　你不知道，布拉格那地方啊……它冷！

乙　象話嗎？一冷就把你照小啦。

甲　唉，热脹冷縮。

乙　不象話！

甲　同志們，我的报告取消了，被……

乙　被这个人破坏了，对不起，再見。又走啦？接着說！

甲　算了．我不談侯宝林了，我說男子团体賽好不好？

乙　中日选手决賽？

甲　啊。

乙　好，你說一說。

甲　男子团体賽是代表一个国家水平的。

乙　也是比賽中最重要的一項。

甲　是在四月九号晚上举行的。

乙　头一盘是誰？

甲　头一盘是庄則栋对木村，一比二，小庄輸了。

乙　喲，怎么輸啦？

甲　沒告訴你嗎，27屆和26屆不同，人家仔細地研究了咱們的打法，特别是小庄的打法。日本队又是我們对手中最强的一个，乒乓球运动历史悠久，經驗丰富，人材济济，技术高强。再者又說啦，“軍家胜敗此乃常理呀”。

（最后一句用京戏花臉調）

乙　干嘛，要唱京戏呀？

甲　有輸有贏嘛。

乙　第二盘是誰？

甲　第二盘是（指自己）——不，說第三盘吧。

乙　第三盘是誰？

甲　徐寅生对荻村．荻村是日本名将，外号叫“智多星”，技术全面，变化多端，打的是又硬、又猛、又凶！

乙　徐寅生呢？

甲　也用同样的办法回敬他，是你硬我也硬，你猛我也猛，你凶我也凶，你輸……

乙　啊！

甲　我就赢啦。

乙　吓我一跳。

甲　二比〇战胜荻村。

乙　第四盘？

甲　第四盘（指自己），第四盘不談啦，第五盘好。

乙　净跳着說。

甲　第五盘是庄則栋对荻村，庄則栋一上来噼啪乒乓嘡！

乙　这是怎么啦？

甲　連得五分，荻村也不示弱，以快攻快，乒乓球在两个人中划成了一条白道儿，你分不清这个球究竟在哪一方。

乙　嚇，眞快。

甲　观众可够累的。

乙　怎么？

甲　得追着看，“嚇、嚇、嚇、嚇”；（左右摆头）看完都得上医院瞧脖子去。

乙　沒那么玄。

甲　裁判員都忘了判分儿。

乙　怎么啦？

甲　俩眼都瞧直啦！結果是庄則栋以二比〇战胜了荻村。

乙　第六盘？

甲　徐寅生又以二比〇战胜了三木。

乙　又是一个二比〇！

甲　中国队以五比一蟬联了男子团体冠軍，这場精采的比賽，在观众的热烈掌声中結束啦。傅其芳带着我們去領

奖杯，每人戴上一个金質奖章……

乙　你等会儿！

甲　完啦。

乙　沒完，中国77号种子侯宝林哪去啦？

甲　我不說了；你老不信，我就不必再說啦。

乙　我信了，77号是侯宝林，是說張燮林的人弄错啦。

甲　你承認是侯宝林，那我就說。团体賽一共打了六盘，我打的第二盘、第四盘；第二盘对三木，第四盘对木村，都是二比〇战胜了我的对手。

乙　比分是多少？

甲　四十二比十七，四十二比十六……

乙　沒听說过，哪有四十二比十七的？

甲　二比〇嘛，二十一比九，二十一比八，八加九是十七，那不就四十二比十七了嗎？二十一比五，二十一比十一，那不就成了四十二比十六了嗎？

乙　噉，擱一块儿啦？

甲　这么說我省事。

乙　听說你这两盘打的非常好。

甲　（謙虚地）打的不好。

乙　您削球的技术非常高。

甲　削不好。

乙　您这是客气。

甲　客气不好。

乙　客气不好？

甲　不是，我沒什么，我打不好。

乙　您說您的打法。

甲　我的打法大家都知道，我是打削球的，不过我的打法和欧洲选手不一样，他們是横握球拍，我是直握。开球的时候和别人一样，开球后退后两米准备削球。打削球和近台强攻不一样，活动量大，前后左右，竄蹦跳跃，打起来是这样。（削球动作）

乙　怎么还有跳舞哇？

甲　这不是跳舞，这是姿势优美，光它还不行，还得机动灵活，手急眼快。比如說我和三木那場，他想以快速猛攻的战术取胜，这时候我用柔韌的削球方法，把他抽杀过来的球都給他削了回去。等他发觉他的猛攻战术不能取胜时，他又改变了主意。

乙　改变了什么主意？

甲　他看我总是远离球台削球，他就改用了推挡和打短球的方法。

乙　那么你是怎么对付的呢？

甲　这就要看灵活不灵活啦，他常常在給你个长球以后，再給你来个近网短球，他滿以为你来不及回到近台接球，可是我早看出他这一手啦，所以在球刚过网的时候，我就从远台一个箭步上来，猛抽一板，于是我又得了分，我就是这样战胜了三木。这时候观众对我十分注意，說我是“秘密武器”，有些观众在問：“这77号是誰呀？”当他們翻开运动員手册的时候，才知道是張燮林。

乙　喂，你弄錯了，侯宝林！

甲　我想說侯宝林，怕人家不給奖杯。

（1963年創作）

煤 論

甲 現在各行各业的工作都非常重要。

乙 缺少哪一行都不行。

甲 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咱們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就象一座鐘表，每个人的具体工作，都起到螺絲釘作用。

乙 对。

甲 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乙 你看哪？

甲 我看你是个男的对吧？

乙 廢話！

甲 一个人的性別和他的具体职业有很大关系。

乙 那有什么关系？

甲 关系大了，紡織厂里有女工，医院里有女护士，幼儿园里有保育員，街道有妇女主任，你干哪种工作合适？

乙 我哪也不合适。

甲 所以說一个人的具体工作和他的性別有很大关系。

乙 噢。

甲 您看我是干嘛的？

乙 我看不出来。

甲 煤矿工人。

乙　煤矿工人？

甲　哎，煤矿工人就必須是男的，而且身体要健康，你摸摸我这肌肉。

乙　我……我不敢摸。

甲　怎么？

乙　我一摸怕你碎了。

甲　碎了？我身体健康，在矿井里日日夜夜采掘工业的粮食，为了給人民送去更多的光和热进行着辛勤的劳动，你看多光荣。

乙　噢，您是位煤矿工人？

甲　不仅是个矿工，而且是煤炭科学研究方面的专家。

乙　噢，专家？

甲　从煤的产生，煤的种类，煤的用途，我是一切尽知。

乙　那您說說煤炭都有什么用途？

甲　从煤炭的用途来講非常广，上至国防，下至个人生活，大小工厂，陆地海洋，从首都到边疆，从城市到村庄，处处都用煤。

乙　这一說你学問还眞不小。

甲　这么說吧，在煤炭知識方面，我跟你講这些东西好有一比——对牛彈琴。

乙　你这是怎么說話哪？

甲　本来嘛，你对煤炭知識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啊！

乙　其实煤炭这方面知識我全懂。

甲　那我問問你煤炭有多少种？

乙　这我懂，有烟煤、硬煤、块煤、煤球儿、蜂窩煤，我們那儿天天来送煤的（学方言）：“送煤球儿来咧！”

甲　煤炭有哪些用途？

乙　这更懂了，燒鍋爐用烟煤，大灶用硬煤，冬天取暖用煤球儿，我媽做飯用蜂窩煤，这誰不知道啊！

甲　你这叫什么知識啊？

乙　你不是問我煤的种类和用途嗎？

甲　你說的都是煤鋪那点玩艺儿！

乙　噢，那你說煤炭都有哪几种？

甲　煤的种类很多，从概念上来講，可分为两大类；具体点講又可分为三大类；更具体地来說可分为十大类；更更具体来說……

乙　多少类？

甲　我也不知道了。

乙　我說怎么这么多类？

甲　哎，有无烟煤、貧煤、焦煤、肥煤、瘦煤、气煤、褐煤、弱粘煤一、弱粘煤二、还有不粘煤。

乙　这么多？

甲　告訴你，煤炭的用途更大了，不管你干什么都离不开煤，一句話，离开煤，恐怕你一天也活不了。

乙　噢，我这么大活人是煤給催的？

甲　对了，沒煤你就长不了这么大个了。

乙　那咱倆好好談談。

甲　你說你想干什么吧？

乙　我吃飯就不用煤。

甲　沒煤你燒什么？

乙　我……我燒柴禾。

甲　燒柴禾？

乙　对，柴禾地里长的山上砍的，怎么样？沒詞了吧？
甲　噢，不燒煤？
乙　不燒！
甲　做飯用什么？
乙　鉄鍋。
甲　鉄鍋怎么做的？
乙　这……用煤燒的。哎，我坐車。
甲　坐什么車？
乙　电車。
甲　沒煤发不了电，沒煤电車能走嗎？
乙　对了。我坐汽車。
甲　是鉄皮汽車嗎？
乙　鉄皮車不坐，对了，我一說鉄……鉄怎么炼的？我又沒詞了。我坐木头汽車。
甲　木头汽車也得用鉄釘，把一块一块木板釘起来呀！
乙　我坐那木头汽車是胶粘的。
甲　胶粘的木头汽車象話嗎？就是这样汽車得燒油对吧？
乙　是啊！当然得燒汽油啊！
甲　煤里面可以提炼人造石油。
乙　对不起，我坐那汽車用的汽油都是从柴达木油田运来的。柴达木知道嗎？
甲　那怎么运来的？
乙　火……
甲　火車燒的是……
乙　火……眞悬！手推車懂嗎？一車一車推来的！
甲　就是用手推車推来的，那汽車发动机也是木头的嗎？

乙　发动机是木头的那成小孩玩具了！哎，对了，我血压高坐車头暈，我不坐車！

甲　汽車你不坐，那火車、輪船、飞机都不坐？

乙　坐汽車都头暈，火車、輪船、飞机更不能坐了。

甲　你不到外地去旅行看看朋友？

乙　离开北京城一步我都不去。

甲　哎，我听說你搞了个对象是嗎？

乙　是啊。

甲　对象在哪儿？

乙　在上海。

甲　什么时候結婚？

乙　这月我去上海結婚。

甲　你呀！写信吹了吧，甭結婚了，离婚吧。

乙　你这是怎么說話哪！沒結婚怎么就离婚哪？

甲　你想，她在上海，从这到上海几千里路，火車、輪船你都不坐，你怎么去呀？

乙　这个？我……我騎小毛驢去！

甲　这人是够个别的。

乙　是啊，誰讓我血压高，那有点病就得倒点霉。

甲　你穿衣服嗎？

乙　廢話！这么大个子看对象不穿衣服多难看哪。

甲　沒煤发不了电，沒电发动不了織布机，織不出布你穿啥？

乙　我穿……

甲　說！

乙　我穿絲綢的。

甲　蚕吐的絲，不經过煤燒的热水把絲繅出来能变成絲綢嗎？
乙　我穿尼龙的。
甲　尼龙？煤里有一种东西，叫做苯，經过加工就可以制造出各种尼龙。什么叫尼龙？說！
乙　嚯！这位脾气是够大的！我……我穿胶皮鞋，再穿一套胶皮衣裳，下海当潜水員。
甲　煤炭可以产生合成橡胶！你还穿什么？
乙　我……我什么都不穿！
甲　什么都不穿上大街行嗎？
乙　我在澡塘子呆着。
甲　他倒会找地方，噢！你成年累月在澡塘子泡着？
乙　哎！
甲　看得出来嘛！
乙　怎么？
甲　都泡肿了。
乙　这你甭管！
甲　热乎乎的挺舒服的。
乙　哎，热水嘛！
甲　那热水怎么燒热的？
乙　它……我洗冷水澡。
甲　冬天？夏天？
乙　一年四季。
甲　那夏天还可以，冬天也洗冷水澡？
乙　哎，冷水浴，身体健康懂嗎？
甲　你这不是澡塘子，成冷藏室了。
乙　你甭管了，我願意。

甲　这可得管，再不管你就变質了。

乙　变什么？

甲　成栗子冰棍了。

乙　我呀！哎，我再說一样，您說咱这家常用的碗筷和煤有什么关系？

甲　鉄碗？

乙　不，我用塑料的，象什么塑料碗，塑料筷子，塑料勺子，塑料罐子，塑料茶壶，塑料茶杯，烟盒、飯盒、牙刷、桌布、窗帘、雨衣、雨伞我都用塑料的。

甲　你等等，說多了呆会累着，我看你这脑袋也是塑料的吧？

乙　这象話嗎？

甲　什么叫塑料懂嗎？

乙　塑料……塑料就是那軟的！

甲　什么叫軟的，这叫什么知識啊？我告訴你，用煤和石灰加电再加水，产生乙炔，加氯变成氯乙烯，加热变成聚氯乙烯而成为塑料，沒煤产生不了这些化学原料，沒煤加不了热，就成不了塑料。你說什么叫塑料？說！

乙　嚯！又来劲是怎么的，胆小的非讓他吓出神經病不可。

甲　不管你干什么都离不开煤。

乙　哎！我問你，我病了，病和煤有什么关系？

甲　关系大了，不信你当个病人，我来个大夫咱俩談一談。

乙　那行。

甲　什么病？

乙　盲腸炎，得赶快动手术，太疼了。

甲　疼啊，你疼着玩吧。

乙　这得开刀割去！

甲　留着解悶儿吧。

乙　快給我开刀吧！

甲　沒有煤开不了刀。

乙　开刀用煤干什么？

甲　最近沒煤发不了电，沒电手术室沒电灯，什么也看不見，怎么动手术？

乙　沒灯也湊合給我开刀吧。

甲　对了，你湊合了一会，你鼻子沒了誰負責？

乙　象話嘛！

甲　那刀子、剪子、鉗子、鑷子，都是用煤产生热把鉄炼成鋼，把鋼加工成医疗工具，沒有煤炭，病房的鋼絲床都造不出来，你在地下躺着去吧！

乙　对不起，我感冒了。

甲　煤可以加工提炼制造阿司匹林，专治感冒。

乙　我发瘧子了。

甲　煤可以加热提炼奎宁，专治瘧疾病。

乙　我吃点糖。

甲　沒煤点不起火，沒火加不了热，糖制不出来。

乙　我吃糖精。

甲　煤焦油經过提炼产生苯，加磺酸鈉而产生糖精。

乙　我喝白开水。

甲　鍋爐沒煤。

乙　我喝酒。

甲　煤可以做酒精，比酒勁还足。你来二斤。

乙　我受不了！我喝冰糕。

甲　冰糕里得放香料，煤里就能提炼出香料。

乙　我下乡种地去。

甲　种地得上粪，煤可以做化学肥料，如硫酸銨、硝酸銨、碳酸氢銨、尿素等，都可以增加粮食产量。

乙　不行，我們那地里起虫子了。

甲　煤能制造农药、杀虫剂，如“六六六”、“DDT”等都有良效。

乙　我……我，我去当建筑工人。

甲　煤炭可以做水泥，做磚。

乙　我……我照象去。

甲　煤可以制造显影药水。沒有药水洗不出象片来。

乙　我听收音机。

甲　沒煤发不了电，沒电甭听了！

乙　我看报。

甲　沒电印不出来。

乙　我看戏。

甲　沒电，台上沒灯光演不了！

乙　点气灯。

甲　煤里能提炼出煤油。沒有油，气灯也亮不了！

乙　我……我沒事可干了。干脆，我上大街上散步去吧！

甲　你散步也离不开煤。

乙　怎么？

甲　馬路上的瀝青也是煤制的。

乙　嗐！

（本篇是与申景旺合写）

我 是 家 长

甲　告訴您，这年头儿就是一人儿好。

乙　一人儿好？

甲　啊，一有孩子，这罪孽就算来啦！

乙　怎么？您不喜欢小孩儿？

甲　嗐，不是那么回事，我最爱小孩儿。我們那孩子还在小学念书呢。

乙　啊！

甲　您可听明白了，是我們那孩子念书，不是我念书。这老师可三天两头儿找我！

乙　那横是您那小孩儿不好。

甲　廢話！好，我們还擱在家里当玩艺儿哪！

乙　这叫什么話？我說您那小孩横是太淘气啦。

甲　小孩有不淘气的嗎？小孩儿，他不能象您似的，这么順情順理，通达人情。

乙　啊！

甲　我們就那么一个儿，养得慣慣儿的。

乙　在你們家里你們慣着行啦，人家老师不能也給慣着。就得改。

甲　你得知道，山河容易改，秉性最难移。

乙　誰說的？大人的影响要好，小孩儿就会好。
甲　那么小孩儿不好，老师还沒責任嗎？
乙　那当然有責任啦！
甲　还是的，你們管哪，我也沒拦着，干嘛淨找我呀？
乙　你的孩子，不找你找誰呀？
甲　噢，孩子念书，大人还得搭上？
乙　什么叫搭上？老师是为了家长和学校配合着把孩子教育好了。
甲　我懂啊，誰的孩子誰不願意他好哇？
乙　还是的。
甲　也得慢慢儿来呀。您想，孩子玩的慣慣儿的，野鳥儿入籠，一下就好哇？沒那个事。
乙　嘿，你倒能原諒他。
甲　本来嘛，你跟小孩儿要求太高不行，就得睜一眼儿閉一眼儿，老找大人那解决什么問題？
乙　我先打听打听，这老师为什么找你哪？
甲　因为迟到就找我六回啦。
乙　那么你們孩子为什么迟到呢？
甲　你想冬天怪冷的，小孩还有不委窩子的嗎？我就沒叫他……。
乙　那可不对！应該到时候就叫。
甲　咱們可都是养儿女的人！
乙　养……。
甲　大人还都懶得起哪；孩子能願意起嗎？
乙　噢，跟你学的？
甲　唉，我就那样儿，天儿不好我就歇工。

乙　你不能讓孩子也那样儿呀！

甲　是呀，我沒讓他歇工啊！就晚去了几分鐘。

乙　晚几分鐘？

甲　才晚四十多分鐘！

乙　啊！四十多分？

甲　啊！

乙　一节課才四十五分鐘。

甲　他到那儿打开书包剛要写字……

乙　就下課了。

甲　对啦！你也常迟到哇？

乙　沒有。

甲　我就納悶儿，你們不会等会儿嗎？

乙　啊？人家那么多人就为等你們孩子都別上課了！

甲　你不会晚点儿放学嗎？

乙　噢，就为你們孩子方便，学校里临时改制度？

甲　也不是为我們改制度，你得說我們为什么讓孩子上学？

乙　为什么？

甲　就因为他在家里太鬧！

乙　嗯！

甲　老师多給我們看会儿，我們家里能干点儿事儿。

乙　噢，你拿学校当托儿所啦？

甲　也不是当托儿所，反正我們送孩子上学那天，不問学校怎样，先問整天儿、半天儿，要是半天儿我們还不念！那半天儿誰給我們哄孩子呀！

乙　好。还是托儿所，你打算把孩子往学校一擱就全不管啦？

甲　誰說不管啦，那么吃飯、穿衣裳，我們还管呢！

乙　廢話，你不管誰管哪？

甲　我們到时候还得交学費哪！

乙　那叫杂費。

甲　不管什么費吧！到时候不是得拿錢嗎！

乙　那不新鮮，誰家孩子念书也得交杂費。你認为交了杂費就完事大吉啦？除去照顧孩子吃穿以外，你得跟学校密切地合作，您别跟学校对立。

甲　誰願意跟他們对立？您可不知道，变方跟你找事！

乙　怎么啦？找什么事儿？

甲　除去平常找我以外，还得开什么家长会、座談会，簡直麻煩透啦。淨这个会儿就受不了。

乙　这是学校对学生負責，經常跟家长取得联系。这是好事呀！

甲　什么好事！一去就是两三个鐘头，太膩人哪！孩子在学校念书，一切都由你們負責。开会干嘛用？

乙　你这么說就錯啦。新中国的教育正在发展，老师热爱学生才这样呢。要是老师对工作不負責，对学生不負責，他也不找你、也不开会，有工夫他还休息会儿呢，那样不是对不起孩子們了嗎？

甲　嗐，反正他們这事儿不少，讓孩子又得带手絹儿，又得戴口罩儿，还得带水碗儿，合着你們学校什么也不买？都得我們带！

乙　嗐。这是为了养成孩子的良好的卫生习慣。那就得一人一份儿。

甲　一个孩子戴口罩有什么用？

乙　有什么用？路上尘土飞揚，什么細菌都有，小孩儿的抵抗力弱，容易得傳染病，戴上口罩儿能避免傳染病。

甲　这对孩子有好处。可是他凈丢哇！得有卖口罩儿的跟着他！

乙　你得想办法。养成习慣就好了！

甲　还有带这水碗儿，又不是行軍。

乙　为的是孩子在学校喝水自己用自己的碗，干凈。

甲　好，你上我家看看去，凈剩了碟子啦！

乙　怎么？

甲　碗都摔啦！这月摔了八个！

乙　那怨誰呀！誰讓你給他拿飯碗啦？拿个磁鉄碗儿呀！

甲　是呀，头回拿我的漱口盂儿，他就給丢了！

乙　嗐，你凈"哄弄局"，你給他买个小鉄碗儿，拿繩儿給他拴上，他就丢不了啦。

甲　嗐，反正怎么說也是个麻煩事儿。还有这手絹儿，今儿丢一块，明儿丢一块，拿了就丢，拿了就丢！

乙　是呀，你弄卖手絹儿的跟着他也不行。

甲　还是的。

乙　那你得想办法。給他写上名字，跟他講講道理，讓他印象深刻了就好啦！

甲　嗯！他媽給想了个主意。給他縫个口袋，把手絹儿、水碗儿、口罩儿都装在口袋里，往褲腰带上一縫。这回甭說丢，他想拿都拿不出来。

乙　那他用的时候怎么办呢？

甲　用什么呀！我們都囑咐好了，不讓他用，用丢了得买，

用脏了得洗，就等老师檢查的时候儿，讓他（指老师）一看，有就算完了。

乙　嘿，形式主义！

甲　有就得了嘛！

乙　那跟沒有一样啊！

甲　嗨！想的挺好，那天讓老师給翻出来了。

乙　啊，白費劲啦！

甲　这位老师，他变法找事儿！

乙　噢，那么人家老师还不应該給拆下来？

甲　他拆下来我們也沒說什么呀，他还找我談談！

乙　那一定得找你談談。

甲　这是他媽給弄的呀！

乙　是呀，他媽不是跟你一个系統嗎？

甲　把我給数落一頓！

乙　老师也不是数落你，那一定是跟你解釋解釋，說学校的意思是为了学生的健康。您这样做，对小孩儿沒好处。今后家长得配合学校的教育，共同努力把孩子教育成一个有用的人。

甲　哎！你怎么知道他說的这套詞儿呀？

乙　当然嘍，說这个，为了加强你的責任感。你不教育孩子嗎？

甲　誰說我不教育孩子？这个孩子回到家我就問他啦，你的口袋縫在褲腰带上，怎么会讓老师查出来啦？

乙　問这个有什么用？

甲　孩子說啦："我在操場玩儿球儿，一跑唏啦嘩啦直响，老师一翻就看出来啦。"

乙　怎么水碗儿还响啊？

甲　搪磁碗儿上边不是有盖儿嗎？倒霉就倒在这盖上啦！

乙　就算沒盖儿也得犯案！

甲　我就說我們这孩子，你为什么說大人給縫的？你不会說自己个儿縫的嗎？

乙　啊！教給孩子說假話呀！

甲　省得老师找我談話呀！

乙　你这是什么思想啊！得过且过。

甲　完啦！这再“糊弄”什么也不行啦。老师天天儿檢査。

乙　你根本就不应該“糊弄”，你做家长的得以身作則，才能管好孩子呢！

甲　我告訴您，我也不是不管，气极了我眞揍！

乙　啊！打呀？

甲　唉，眞管事儿。揍一頓老实几天。

乙　你别認为好，这种办法最坏！影响孩子的自尊心，也容易养成孩子們爱打架的习慣。

甲　对啦！这倒是有，有时候我們門口儿一站好几个冲着我們屋里喊：“你們管孩子不管，淨打人！”

乙　怎么啦？

甲　“把我們小六儿揍哭啦！”

乙　你看怎么样，这都是大人的影响！

甲　那么你說不应該揍嗎？

乙　你淨打他，老师也不好說服啦。

甲　我想这不是配合老师教育嗎？

乙　怎么？

甲　老师是善説，我是眞揍，文武带打嘛！

乙　不行，你再也别打啦，小孩儿呀，你最好就是影响他，你好、他就会好，你坏、他就会坏，小孩儿的模仿力最强，你們那孩子迟到、不守紀律、爱打架，那都是跟你学的。

甲　噢！合着坏事儿都是我的？老师一点儿責任都沒有？

乙　我并沒説学校和老师沒責任，家庭方面应該多注意，由你这儿，就得遵守学校的紀律。

甲　你听明白了，是孩子上学，不是我上学，你别弄錯嘍。

乙　我知道，你不是为了把你的孩子教育好嗎？

甲　啊！

乙　你不是为了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一个有知識、守紀律的孩子嗎？

甲　啊！

乙　你不是想讓你的孩子成为新中国的一个有用的人嗎？

甲　是呀。

乙　唉！就为了这个，首先就得要求你做家长的遵守学校的紀律，和学校配合着教育孩子。

甲　那么老师説这套全对？

乙　当然。

甲　那么老师常找我談話也算他对啦？

乙　当然嘍。

甲　你説的这套怎么跟老师一样呢？

乙　当然一样。

甲　怎么呢？

乙　我們那孩子跟你們的孩子在一个学校念书。

甲　这么一說老师也常找您談談哪？

乙　哎！要不然这套詞儿我怎么背的这么熟哪！

甲　啊！

（本篇是与吳英合写，1955年于北京）

一 貫 道

甲 您知道迷信怎么講嗎？

乙 不知道。

甲 迷信，就是不求眞理，迷迷糊糊就信了。

乙 嘁。

甲 过去可害了不少人哪！

乙 就是現在也还有。

甲 青年人沒有啦，您看哪个青年人还燒香磕头？上年紀人还有，特别是老太太。嗳！可也分哪儿的老太太，今天来的老太太一位迷信的都沒有；我說的是我們街坊有这种迷信的老太太。

乙 嘁，你們街坊老太太迷信？

甲 对啦。

乙 您在哪儿住？

甲 哦！我还沒找着房子哪！

乙 哈……怕得罪人。

甲 眞有这样的老太太，到初一十五燒炷香，还磕头哪，家里年輕人就說：“您燒香有什么用？有那錢买冰棍儿吃好不好！”

乙 眞是。

甲　老太太不願意听了："有什么用？求佛爷保佑！我这么大岁数还活几年，燒香求佛就为保佑你們。"

乙　为保佑別人。

甲　其实老太太保佑誰啦？

乙　保佑誰啦？

甲　老太太保佑那卖香的啦。

乙　怎么保佑他啦？

甲　您想啊，她要不买香，卖香的不就歇业了嗎？

乙　对呀。

甲　这种迷信老太太还主張供神。

乙　供什么神？

甲　灶王爷。老太太說："灶王爷是一家之主。"对灶王爷非常虔誠，早晚三炷香。到了初一十五还得犒劳犒劳灶王爷。

乙　嗯，吃頓好的？

甲　来半碗清茶。等到腊月二十三，是个大典。

乙　祭灶。

甲　买点儿糖果儿，擱桌上摆摆，临完大伙儿一吃。

乙　叫人吃啦。

甲　把他那份儿神象一燒！楞說他"上天言好事"去啦。

乙　上天去啦？

甲　还得等他"回宮降吉祥"。

乙　他还能回来？

甲　不买他可不能回来。

乙　买呀？

甲　买还不能說买，得說請。

乙　嗽，請。
甲　可是不給錢人家不讓拿。
乙　多新鮮哪！
甲　老太太把这份儿燒了以后，又到紙店买一份儿新的，很尊敬地抱着，碰見一个街坊小伙子，——誰見着老太太都要說句話儿。
乙　那当然啦。
甲　“大娘，出門儿啦！哈……买佛象啦。”这不是好話嗎？
乙　是呀。
甲　老太太不願意啦。
乙　怎么？
甲　“年輕人說話沒規矩，这是佛象，能說买嗎？这得說請。”
乙　啊！
甲　“嗽，大娘，我不懂，您这佛象多少錢請的？”“嗐，就他媽这么个玩艺儿要四千块！”
乙　怎么罵上啦？
甲　老太太一心疼錢，她也罵上啦！
乙　看起来老太太信佛也是假的。
甲　过去有人宣傳迷信，还有人設局騙財，披着宗教的外衣，搞些反动的勾当。有个一貫道你知道嗎？
乙　知道哇。
甲　那就是反动会道門儿，专欺騙家庭妇女、老太太們。我們街坊有个王大娘就受騙啦。整天价东跑西顛，滿街引誘人入道。
乙　他們說，那叫“度人”。

甲　度人？可不白度，度一个就是两万块錢！您想这买卖儿也不錯呀。

乙　怎么？

甲　鍍一鍍就两万，要电焊得多儿錢哪？

乙　你这儿拾掇鉄管子哪？

甲　純粹是騙人！

乙　可不是嗎。

甲　我根本不信这一套，可是那老太太直劝我入道。

乙　是呀？

甲　“喲！侯宝林哪，你这灾难可不小哇！”

乙　怎么啦？

甲　“說相声的嘴太損啦，淨拿神仙开玩笑。閻王爷那儿都給你記賬啦，死后得下十八层地獄！”

乙　嗬！

甲　“你別害怕，入我們这道吧，可以免三灾，去八难，死后，灵魂能够升天堂，平常还有神仙保护你。我們有五字眞言，遇着大灾大难，閉着眼睛一念，灾难全消！”

乙　什么詞儿这么灵啊？

甲　“可不能說，上不傳父母，下不傳妻子，非道亲道友不傳。”

乙　嗬！还严守秘密。

甲　不是，这是为的要錢。

乙　噢。

甲　我說：“好，我来两万块錢的尝尝。”

乙　尝尝？你花两万块錢就算入道啦！

甲　我就为到里头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乙　嚱。

甲　我剛說入道，老太太乐啦："好，你一定有仙根。"

乙　怎么，这么会儿又有仙根啦？

甲　我不是給两万块錢了嗎。

乙　好嘛！

甲　"你今天入道，赶上今天就有坛。"我說："有痰不要紧，吃点白松糖浆就好啦。"

乙　粘痰哪？神仙降坛。

甲　我說："好，那咱們走吧。"一边儿走，她一边儿跟我聊："这就好啦，最好哇，是劝你們一家子全入道。"

乙　一人儿入道还不行，还得一家子全入。

甲　"一人儿入道哇，死后升天堂的时候道儿黑，不好走；一家子入道，佛就慈悲啦，賜你們一盞天灯，道儿就亮啦。"

乙　嚱，还有这事儿。

甲　敢情对团体的有优待。

乙　嗐，人多錢就多啦！

甲　是呀，一会儿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儿，門口儿也沒什么招牌。到院里一看，三間北房是佛堂，眞講究，全是硬木桌椅，黃云緞子桌帘儿，桌上摆着个牌儿，写着什么大圣，老母，有香爐，蜡签儿，五供儿，干鮮果品。地上有很多蒲团，茶儿儿上摆着沙盘，上边吊着一管大木笔，說是"扶乩"用的。把我带到屋里給我介紹了很多人。

乙　都什么人？

甲　有前人、道长、坛主、点傳师，还告訴我，乾三才、坤三才，还有两个小孩儿叫痰桶。

乙　痰桶？那叫坛童！

甲　对！坛童。坛主过来点着香，插在香爐內，站在那儿嘴里还直嘟囔。

乙　那是禱告。

甲　嗯，（搖头）算賬哪。

乙　算什么賬？

甲　今儿有八个入道的，他来十六万。

乙　嗽，算那笔收入哪？

甲　嘟囔完了，趴地下就磕头。（学动作）

乙　磕头不是跪着嗎，干嘛趴下呀？

甲　他們这叫大参。

乙　大参？

甲　“大餐”可沒有“牛排”。

乙　西式大餐哪？

甲　坛主磕完头站起来。我是王大娘度的，她还装模作样地在神仙那儿給我求，磕完头說了一大套。

乙　說什么？

甲　“弟子王張氏，今度到东胜神州亚細亚洲北京市相声演員侯宝林，願入我道，今后度人，倘有反悔，遭五雷轟頂，化为膿血而亡。”

乙　嗬，你怎么起这么重的誓呀？

甲　我沒言語，全是她給說的。

乙　这叫什么事呀？

甲　她說神仙对我印象还不錯，沒有什么坏的反映。

乙　那还怎么样呢？

甲　讓我也来份“大餐”。

乙　那就"餐"吧。

甲　点傳师过来給点法："一指中央会，万法得超然。"

乙　这是抓什么呢？

甲　我也不知道，还傳給我三宝。

乙　什么东西？

甲　"关"、"印"、"訣"。

乙　什么叫"关"？

甲　两眉当中，（指印堂）这儿叫"关"，又叫"天門"。

乙　干嘛点这儿呀？

甲　他說："你沒入道以前，你要是死了，灵魂由头頂出去，就奔阴曹地府啦。"

乙　那么入道以后哪？

甲　"一点这儿天門就开了，死后灵魂打天門出去，就奔天堂啦。"我一想，这也危險哪！

乙　怎么？

甲　一点这儿，（指印堂）天門就开了，天門一开，我"軟統"，就輸啦！

乙　推牌九哪？什么叫"印"？

甲　两手一合叫"印"。

乙　那么訣哪？

甲　嘴里念的五个字儿，是……"我現在沒轍"。

乙　嗯，"无太佛弥勒"。

甲　嘁，你是一貫道哇？

乙　不是！（急促地）

甲　那你怎么知道？

乙　我听人說过。

甲　对啦，就是那么几个字儿。完了給我一个蒲团，讓我打坐，还告訴我四句最要紧的話，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若遇大灾大难，就念这四句。

乙　什么詞儿？

甲　“一进朱皇宫，参拜先天佛，定禪心修道，二六請金屏！”

乙　好嘛，又改“頂牛儿”啦（骨牌的一种賭法）！念这个干嘛？

甲　他說：“有好处，閉着眼睛念一百遍，你想看什么都看得見。”

乙　那么你想看什么哪？

甲　我說：“我想看电影。”

乙　行嗎？

甲　他說：“那得买票。”

乙　这不廢話嗎！

甲　他說：“想看你的亲人，父亲，母亲，死去的人都能看見。”

乙　嘅？

甲　我說我父亲死啦。

乙　那能看見嗎？

甲　他說：“行，你閉着眼睛念一百遍，别睁眼，閉着眼睛往前看，眼前閃出一道白光，白光里一出現人，那就是你父亲来啦。”

乙　你念了沒有？

甲　念啦，念了足有二百多遍！

乙　瞧見白光（解放前黄色电影名演員）了沒有？

甲　甭說白光啊，我連周璇（解放前电影演員）也沒看見哪！

乙　还是看电影哪。

甲　还讓我給介紹一百人入道，說能免去我一切罪恶。

乙　别信他們这套，純粹蒙事！

甲　我不信，我們街坊那老太太可眞信。她有病都不找大夫，上坛求"爐葯"吃。

乙　爐葯不就是香灰嗎？

甲　是啊。燒炷香，跪那儿等着，得十几分鐘。

乙　那叫跪香。

甲　临完弄一大碗，足有半斤。

乙　不是吃一点儿嗎？

甲　嗯？拿水和和全吃啦！

乙　全吃啦？

甲　今儿不好，明儿还得接着吃！

乙　嗬！

甲　一連气儿吃了一礼拜，病也沒好。

乙　那还得接着吃呀！（諷刺口吻）

甲　她也不吃啦。

乙　怎么？

甲　拉屎跟磚头儿一样啦！

乙　香灰哪能治病。

甲　是呀，老太太的病，一礼拜沒治，坏啦！躺床上起不来啦！

乙　那怎么办哪？

甲　她讓儿媳妇儿到坛上給她求"神方儿"。

乙　还求哪？

甲　求来神方儿，就是几味草莉，“莉引子”可不好找。

乙　什么“引子”？

甲　人肉湯！

乙　啊？哪找人肉湯去！

甲　坛上給出了个主意，讓儿媳妇儿在大腿上割块肉！够二两就行啦。

乙　儿媳妇儿多倒霉！

甲　儿媳妇儿沒法子，眞在大腿上割块肉，給老太太煎莉啦，还不敢言語，据說讓病人一知道了就不灵啦。一連气儿吃了四服莉，老太太沒起来，儿媳妇儿也趴下啦！

乙　怎么啦？

甲　割了半斤肉啦！

乙　嗐……

甲　幸亏老太太死啦，要再病俩月，儿媳妇儿非剮了不可！老太太死了儿媳妇儿这个哭哇！

乙　还哭她哪？

甲　哪儿呀，她（指腿）疼啊！

（本篇是与孙玉奎合写，1950年于北京）

戏剧与方言

甲　做一个相声演員不容易，起碼的条件得会説話。

乙　这个条件容易，誰不会説話呀？

甲　説話跟説話不同，一般人説話只要把內容表达出来，使对方領会了就行啦。

乙　那么説相声呢？

甲　就得用艺术語言。相声主要靠着語言表达。我們説的是北京話。

乙　是呀。

甲　可是外埠观众也听得懂，因为我們説的北京話，接近普通話，不是北京土話，是精練的北京話。經过了提炼，經过了加工，并且，經过了消毒！

乙　消毒？

甲　啊。

乙　語言里有什么毒哇？

甲　你不懂語言学，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論：《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語言，为語言的純洁和健康而斗爭》，既然有不純洁和不健康的，就有有毒素的。

乙　嗽。

甲　我們的話（对观众）您放心听，管保中不了毒！

乙　中毒？那哪儿能啊？相声的台詞儿，語言得精練。

甲　相声語言的特点就是短小精悍而邏輯性强。

乙　哎。

甲　地道的北京土話說起来罗嗦，什么名詞、副詞、代名詞、感叹詞用得太多！

乙　那您举一个例子，罗嗦的北京土話怎么說？

甲　比如說，哥儿俩，住在一个院里，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夜間都睡觉啦，忽然那屋房門一响，这屋发觉啦，两个人一問，一答，本来这点儿事講几个字就能解决，要用北京土話能說得罗哩罗嗦一大堆。

乙　那怎么說？

甲　那屋房門一响，这屋发觉啦："喲嗬！"

乙　"喲嗬？"

甲　啊！先来感叹詞。

乙　好嘛。

甲　"喲嗬！那屋'光当'一下子，深更（音經）半夜，这是誰出来啦？一声不言語，怪吓人的！"

乙　嗬！这一大套。

甲　回答得更罗嗦啦："啊，是我，您，哥哥，您还沒歇着哪（睡觉的意思）？我出来撒泡尿。沒有外人，您歇您的吧，您甭害怕，您哪。"

乙　这是比那个罗嗦。

甲　这位还关照他哪："深更半夜的穿上点儿衣裳，要不然冻着可不是鬧着玩的，明儿一发燒就得感冒嘍。"

乙　嗬！

甲　“不要紧的，哥哥，我这儿披着衣裳哪，撒完尿我赶紧就回去，您歇着您的吧，有什么話咱們明儿見吧您。”

乙　这够多少字啦？

甲　三百多字。要用精練的北京話說这个事，把它分成四句話，用十六个字。

乙　一句話用四个字？

甲　哎。

乙　您說說。

甲　那儿屋門一响，这儿发覚啦：“这是誰呀？”

乙　嗯，四个字。

甲　回答也是四个字：“是我您哪。”“你干嘛去？”“我撒泡尿。”

乙　嗯！这省事多啦。

甲　还有比这省事的呢。

乙　哪儿的話？

甲　山东話。同是四句話用十二个字就行啦。

乙　噢，三个字一句？

甲　哎，那儿屋門一响，这儿发覚了一問：（学山东話）“这是誰？”

乙　嗯，三个字。

甲　回答也是三个字：（学山东話）“这是我。”“上哪去？”“上便所。”

乙　这更省事啦！

甲　嗯！还有比这省事的。

乙　哪儿的話？

甲　上海話，也是四句話。

乙　用多少字？

甲　八个字。

乙　两个字一句。

甲　那儿屋門一响，这儿发觉一問：（学上海話）“啥人？”“我呀。”“啥体（事）？”“撒尿。”

乙　嘿！有意思，这眞省事。

甲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哪。

乙　哪儿的話？

甲　河南話。

乙　用几个字？

甲　四个字。

乙　一个字一句？

甲　哎。

乙　怎么說？

甲　那儿屋門一响，这儿发觉了一問：（学河南話）“誰？”“我。”“咋？”“溺！”

乙　喃，这也太省事啦！

甲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

乙　哪儿的話？

甲　啞叭！

乙　廢話，啞叭不算，您說的是各地的方言。

甲　是呀，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艺术。

乙　对。

甲　說相声就得用北京話。

乙　那是，相声是北京的土产嘛。

甲　哎，可是不归土产公司卖。

乙　卖？这是地方剧的一种。

甲　北京地方的戏曲，有相声、单弦、京戏。

乙　京戏，就带着地方名儿哪。

甲　京戏的唱、念，除了有几个字上口，大部分是北京音。不管剧中人是什么地方人，也得北京味儿，比如《空城計》……

乙　主角儿是諸葛亮。

甲　一念白是这味儿："我把你这大胆的馬謖哇，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嘱咐与你，叫你靠山近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这山頂扎营，只恐街亭难保。"

乙　嗯！是北京味儿。

甲　本来諸葛亮不是北京人。

乙　是呀，山东人。

甲　山东諸城。山东人說話什么味儿？都这味儿：（学山东話）"喂！我說老張，你上哪儿去啦？""哎，我上北边儿。""你上北边儿干什么去啦？""上北边儿那个地場找个人。你沒事嗎？咱一道去耍吧。"

乙　对！这是山东話。

甲　你听京戏，一点儿山东味也沒有。

乙　那是怎么回事？

甲　这么唱就不好听啦！諸葛亮坐大帳，拿起令箭一派将：（学山东話）"我說馬謖哪去啦？"

乙　对！

甲　（学山东話）"馬謖听令。""是。"

乙　噢！也这味儿？

甲　(学山东話)“叫你去鎭守街亭，你可敢去呀？”“丞相你說什么？不是鎭守街亭嗎？小意思，沒大关系，告訴你說吧，交給我你就擎好儿吧！”“馬謖我告訴你說，那街亭虽小，关系重大！街亭要是一丢，咱們大家全都玩儿完啦！”

乙　这象話嗎？

甲　京戏沒有这样唱的。

乙　这样唱就不能叫京戏啦。

甲　是呀，它不管剧中人是山东的、山西的，全得北京味儿。

乙　是呀，剧中人也有山西人哪。

甲　啊！关云长就是山西人，在京戏中出現就一点山西味儿也沒有，比如唱《古城会》——

乙　关公戏。

甲　唱“吹腔”：“叫馬童，你与爷忙把路引，大搖大摆走进了古城。”

乙　对，完全是京字京味儿。

甲　念白也是这样：“馬童，抬刀备馬。”

乙　有劲！

甲　可是山西人說話沒有这么硬，山西話好听。

乙　山西話什么味儿？

甲　山西話这味儿：(学山西話)“老王！你上哪啦？工作很好吧？沒有事到我家去吃飯吧。”

乙　对！是这味儿。

甲　京戏演关云长要这味儿也不行啊。

乙　怎么？

甲　关云长一叫板这味儿：（学山西話）“馬童，抬刀备馬，咱們一块儿走吧。”

乙　嗐！京戏沒有这样唱的。

甲　地方戏都有地方色彩和方言。

乙　对。

甲　北方的地方戏，北方人都听得懂。

乙　南方的地方戏呢？

甲　那得看他用什么話演啦，要是用官話演，北方人就听得懂，用純方言演戏，北方人就听不懂。我在上海的时候有几种戏，我就听不懂。

乙　怎么？您不懂上海話？

甲　我剛到上海的时候淨鬧誤会。

乙　怎么？

甲　人家說話我不懂啊！到理发館去刮臉洗头，敢情名詞不一样。

乙　刮臉怎么說？

甲　（学上海話）“修面。”

乙　“修面”。洗头呢？

甲　你一听就得害怕，叫“汏（音近似打）头”。

乙　（誤会汏为打）打头？

甲　哎！洗什么东西都說汏。咱們說洗一洗，上海話說汏一汏。

乙　洗什么东西都叫打？

甲　啊。

乙　比如說洗洗手絹儿？

甲　（学上海話）“汏汏絹头。”

乙　嗯？

甲　“汏汏絹头。”

乙　嗯。洗洗大褂儿？

甲　（学上海話）“汏汏长衫。”

乙　（沒听清）打……？

甲　“长衫。”

乙　嗯。洗洗袜子？

甲　（学上海話）“汏汏袜（音近似麻）子。”

乙　嗯。

甲　“汏汏袜子！”北方人麻子一听就得跑！

乙　怎么？

甲　要打麻子啦！

乙　听着是象。

甲　我在上海的时候，到理发館去刮臉，因为把話听誤会啦，鬧了一个笑話儿。

乙　怎么？

甲　我到理发館，你給我（指自己臉）刮刮。

乙　您干嘛比划呀？

甲　我怕他听不懂我的話。

乙　結果呢？

甲　人家乐啦！（学上海話）“好格，儂坐下（音近似屋）来。”

乙　嗯？

甲　我說，我是在屋里呀！（学上海話）“勿是，是要儂坐下来！”

乙　什么話？

甲　讓我坐下。

乙　这話是不好懂。

甲　是呀，我坐下他給我刮臉，刮完臉他指着我的脑袋問我：（学上海話）“喏！儂汏一汏好嗎？”

乙　（惊愕）怎么，要打您？

甲　我想解放后不准打人啦，（怀疑地）怎么刮刮臉还得打我一頓？

乙　您可以問問他呀！

甲　我問啦！我說：你是就打我一个呀，是来这里的客人都打呀？

乙　他說什么？

甲　（学上海話）“一样格，統統汏格。”（即一样的，全都洗的。）

乙　啊！統統打？

甲　我一想統統全打，咱也別給破坏这制度哇！

乙　啊？

甲　（无可奈何地）打吧！

乙　打……。

甲　給我洗头、吹风，完了拿过鏡子一照：“好啦呀！”

乙　好啦？

甲　我說你怎么不打我啦？（学上海話）“汏过啦。”

乙　打过啦？

甲　（迟疑）我怎么一点不疼呀？（向乙）你說这个誤会多可笑哇！

乙　不懂方言是得誤会。

甲　这还不要紧，这只是生活中的問題。若是在工作中产生誤会，那不知要多大的損失呀！

乙　是呀，那可糟糕啦！

甲　中国人說的話，中国人听不懂。

乙　您說这是怎么回事呢？

甲　这是因为中国地大人多，旧中国的經济落后和长时期的封建割据，交通不便，所以才有这个現象。

乙　嗯。

甲　現在好啦，中国空前地統一啦，經济繁荣啦，交通也便利啦。山南海北的人能在一个崗位上工作。

乙　那也不行啊！說話彼此不懂怎么办呢？

甲　所以現在提出現代汉語規范化問題呀！为了汉字将来走向拼音文字的道路，現在提倡以北方話为基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話。将来大家都学会了普通話就好啦。現在广播电台上說的这种話，就是普通話，这又好听，又好学。

乙　将来要是都說普通話那可好啦。要不然都說方言，你說話我不懂，我說話你不懂，多困难哪！

甲　是呀！过去我看地方戏，就有这样感覚，越剧多好哇！

乙　是好哇！

甲　你听不懂詞儿也是沒意思。

乙　哎，到北方来的越剧团我听得懂啊！

甲　到北方来的越剧团已經不完全是紹兴方言啦，有官話成分啦。

乙　官話？

甲　就是以北方話为基础，以北京語音为标准的普通話。

乙　噢。

甲　要用紹兴方言唱，你就听不懂啦！

乙　是嗎？

甲　我唱几句你听是什么詞儿。

乙　好！您唱唱。

甲　你听着啊：（用紹兴方言唱）“天花傳布快如飞，傳到东来傳到西，空气之中能散布，一經染到便难医。”你說我唱的是什么？

乙　我不知道。

甲　你为什么不知道？

乙　我……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甲　因为你不懂紹兴方言。

乙　哎，对啦。

甲　还有一种苏州的曲艺，叫彈詞。

乙　彈詞我知道哇。

甲　你不懂苏州話，唱詞就很难懂。

乙　您唱几句試試。

甲　咱們这儿北方人多，我要唱，我得先用普通話把詞儿介紹一下。

乙　对。

甲　我学两句《林冲发配》。請大家注意！您要是有日記本儿，最好是您把它写下来。

乙　啊？听相声还得記录？

甲　（对观众）能記录的尽量記录，听完了以后咱們分組討論。

乙　啊？这又不是听报告，沒必要討論！

甲　噢！（对观众）那听完以后就自由活动吧。

乙　这不是廢話嗎。

甲　我唱《林冲发配》，剛一出东京那两句。

乙　什么詞儿？

甲　“可恨高俅用毒謀，害得我披枷带鎖配滄州。”北京人学苏州話还很費劲，口型都得变了才象苏州音。

乙　好！您唱唱。

甲　（学唱彈詞）“可恨高俅……”

乙　（听見不是“俅”字，忙問）哎，俅字儿？

甲　（講苏州話）不是，俅。（繼續唱）“用毒謀……”

乙　謀哇？

甲　（全用苏州話）不是，謀。“害得我披枷帶鎖配滄州。”

乙　州哇？

甲　（全用苏州話）不是，州！

乙　嗬！可眞費勁。

甲　北方人学苏州話难，苏州人学北方話可不难。

乙　是嗎？

甲　彈詞演員都会說普通話。他們表演的时候有苏白，有京白，他們念的京白就是普通話。

乙　噢，那么唱呢？

甲　唱，是用苏州方言，地方色彩嘛。你要唱京戏用苏州話念白，准不好听。

乙　人說苏州話好听啊。

甲　那說的是苏州人講話好听，不是說用苏州話唱京戏。

乙　噉。

甲　苏州人說話是好听。有一回我在路上走，旁边儿有两个女同志說話儿，我一听是苏州話，眞好听！

乙　您学学是怎么說的？

甲　（用苏州話）“你到啥地方去？”“大馬路白相白相。”“到我此地来吃飯好嗎？”“我勿去格。”

乙　是好听。

甲　可是要用苏州話唱京戏，念白准不好听。

乙　是嗎？

甲　比如唱《朱砂痣》。

乙　老生戏。

甲　老生叫板有这么一句道白："丫环掌灯观看嬌娘。"这句詞儿用北京話說沒有大的变化，丫头拿灯来看看嬌娘。

乙　是呀。

甲　这句白要用苏州話念，字音滿变啦。

乙　噢，丫头，苏州話怎么說？

甲　丫头？

乙　啊。

甲　（用苏州話）丫头。

乙　（沒听清）烏豆？

甲　不是烏豆，丫头。

乙　这是叫丫头呢？

甲　对啦。

乙　掌灯怎么說？

甲　（用苏州話）拿一只灯火来。

乙　拿一只灯火来。看看？

甲　（用苏州話）看看！用京白念出好听：（学京戏道白）"丫环掌灯观看嬌娘。"

乙　对，是这味儿。

甲　要用苏州話念，这句白准不好听。

乙　什么味儿？

甲　（用苏州話）"丫头你拿一只灯火来，我看看小娘子啥格面孔啊！"

（根据傳統作品整理）

卖布头

甲　相声是一門艺术。

乙　那是啊。

甲　可是在旧社会不叫艺术。

乙　不叫艺术叫什么呀？

甲　管我們这叫买卖。

乙　对，过去叫干买卖嘛。

甲　說相声代卖豆儿紙（卫生紙）？

乙　沒听說过。

甲　那怎么叫买卖哪？也沒有买也沒有卖，登台演出。若說买卖哪，那是資本家干的。

乙　对了，买进卖出嘛。

甲　資本家跟我們不一样，他們靠着剝削吃飯。

乙　資本家越大，剝削人的方法就越多。

甲　資本家之間也是勾心斗角。

乙　互相竞爭，互相排挤。

甲　比如說这条馬路上，有两家百貨商店，那能吵得四邻不安，一家請份儿乐队。

乙　干嘛呀？

甲　借这个来兜攬顧客，为了多賺錢，好嘛，当央儿的門口

儿挂个紅幛子，上头写着："新張开幕，減价八扣。"

乙　这便宜了。

甲　那边儿一看不行啦，他減价八扣，我的买卖完了。所以他也挂块紅布，上头写着："周年紀念，买一送一。"

乙　这比八扣又便宜了。

甲　这边一看又改詞儿了："新張开幕，減价八扣带挂彩。"

乙　嚯，带彩的。

甲　那边儿一看又写了："周年紀念，买一送一，大犧牲。"

乙　犧牲？

甲　啊，你想，那边都挂彩了，这边儿还不犧牲！

乙　好嘛。

甲　乐队也跟着起哄。这边：嗒嗒喇嗒喇嘀嗒……那边儿是：嚕唴……

乙　嚯！

甲　跟出殯的似的。

乙　都是錢折騰的。

甲　資本家为了赚錢，宁肯把他的資金的百分之三十抽出来作广告費。

乙　都作什么广告？

甲　报紙广告，电影广告，电台广告……

乙　电台还作广告？

甲　过去你听收音机，淨是商业广告："各位先生們，您想喝到一些香茶嗎？請您到正兴德茶叶庄去买吧，正兴德茶叶庄自制紅綠花茶，正兴德茶叶庄开設前門大街一千七百六十五号，欢迎諸君品評指导。"

乙　对，过去广告都是这些詞儿。

甲　大买卖作这样的广告。

乙　小买卖哪？

甲　那上不了电台。

乙　怎么哪？

甲　广告費他就拿不起呀。你讓卖烤白薯的上电台作广告。那怎么作呀？再說那詞儿也沒法儿編哪："各位先生們，您想吃到一些紅皮黃瓤儿既富有营养又含有大量維他命C的烤白薯嗎？本号蒸煮烤品俱全，如果您想吃的話請您到……"

乙　哪儿买呀？

甲　哪儿碰上哪儿买吧！

乙　这不是廢話嗎！

甲　所以小买卖不作这种广告。小买卖就講究吆喝。

乙　对。

甲　过去在北京啊，做小买卖的吆喝最多。比如說卖糖葫蘆的，东西南北城还都不一味儿。

乙　对，講究九腔十八調。您說到北城怎么吆喝？

甲　"蜜来哎冰糖葫蘆哎——"

乙　到西城哪？

甲　"葫蘆儿冰糖的。"

乙　这省点儿事，到了南城？

甲　"葫蘆儿。"

乙　这更省事了！

甲　到了东安市場摆攤儿的，吆喝起来新鮮："剛蘸得的！"

乙　連葫蘆俩字都沒有啦。

甲　北京叫冰糖葫蘆儿，到天津叫糖墩儿，吆喝起来最省事，

就一个字儿："墩儿哎——"

乙 对。

甲 这是卖糖葫蘆儿的，还有卖果子的："香果来！聞香果啊唉！"

乙 眞好听。

甲 这跟唱民歌似的，你如果会記譜，你給記下来，唱出来非常好听。

乙 这还能譜下来？

甲 我就譜过，你不信我哼一个你听听。

乙 好！你哼哼。

甲 353 32 121 02 12 32 161

22 223 22 卖什么的？

乙 这……不知道！

甲 这是卖豌豆的。

乙 我記得卖豌豆是这么吆喝："牛勁唻豌豆噢！"

甲 353 32 121

乙 多給来，豌豆賽过榛瓤。

甲 02 12 32 161 22

乙 豌豆来多給。

甲 223 22

乙 嘿！眞跟唱歌吆喝一样。

甲 最講究吆喝的是卖布头儿的。天津有两种，北京也有两种。

乙 天津有哪两种？

甲　一种是背包袱串胡同的，一种是街上摆摊的。

乙　串胡同的怎么吆喝？

甲　我給你学学："买哎花条布哎，做里儿的，做面儿的，十錦白的，做褲褂去唄。"

乙　哎，都是这味儿，那种摆摊儿的哪？

甲　那不留神能吓你一跳。

乙　是啊？

甲　他吆喝起来一惊一詐的，神經衰弱的人不敢打他头里走！

乙　你学学。

甲　"瞧瞧这块哎，眞正細毛月眞色不掉，买到家里做褲褂儿去唄！——"

乙　嚯！

甲　这是天津两种布头。

乙　北京的哪？

甲　也有两种，一种軟調儿的，一种硬調儿的。

乙　您給学学这軟調儿的。

甲　"这块吆喝，吆喝是賤了就是不打价哩吧，这块本色白呀，它怎么那么白呀，它怎么那么白呀，哎，你說怎么那么白？"

乙　我哪儿知道哇！

甲　"它怎么那么白呀，它气死头場雪，不讓二路霜，亚賽过复兴的洋白面哩吧，买到您老家里就做被里去吧，是禁洗又禁晒，禁鋪又禁盖，禁拉又禁拽，是禁蹬又禁踹！"

乙　这人什么毛病啊？

甲　吃飽了撑的。

乙　大概形容他这布結实。

甲　再給你换一块黑的，这块是德国青。

乙　对，过去說德国染料好。

甲　“这块德国青啊，它怎么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呀，哎，你說怎么那么黑？”

乙　啊……又来了！

甲　“怎么那么黑，气死張飞不讓李逵，亚賽过唐朝的黑敬德哩吧，在东山送过炭，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了，它又当过两天煤鋪的二掌柜的吧，这块德国青，真正德国染儿，真正是德国人他制造的这种布儿的，外号叫三不怕，什么叫三不怕：不怕洗，它不怕淋，它不怕晒呀，任凭你怎么洗，它不掉色呀！”

乙　噢，德国青。

甲　白布！

乙　白布哇？！

甲　“白布不掉色哎！”

乙　“廢話哎！”白布有掉色的嗎？

甲　“面子有多寬，布匹儿有多厚，多么快的剪子都鉸不动它！”

乙　布头儿？

甲　鉄板！

乙　鉄板哪？那做大褂儿怎么裁呀？

甲　剪子裁不动，你得用軋鋼机軋。

乙　軋完了用針綫縫？

甲　鉚釘鉚，电焊焊，焊完了穿出来您一看。

乙　大褂儿。

甲　鍋爐！

乙　滿街跑鍋爐哇？

甲　还有一种是硬調儿卖布头儿的。

乙　那怎么吆喝？

甲　这种卖布头儿的是騙人的，他卖布不带尺。

乙　那怎么量啊？

甲　用庹庹，两手一伸为一庹。

乙　一庹是多少？

甲　一庹是五尺，甭管个高个矮，卖布的是大高个，一庹五尺；这位是矮个，一庹也五尺。

乙　好嘛。

甲　这种卖布头儿的講究要謊，比如这块布值一块錢，他跟你要三块，慢慢儿往下落价，落着落着，你买走了，結果吃亏了。

乙　对。

甲　可有时候他自己也落糊涂嘍，我給你学学这种卖布头的。

乙　来，学学。

甲　你可得帮个忙。

乙　我帮什么忙？

甲　你当我一个小伙計，掂着这块布，我落价的时候，你想着說几句話。

乙　說什么話？

甲　“别讓了，瞧本儿，再讓就賠了。”

乙　行了。

甲　“哎……”

乙　“賠了！”

甲　什么呀就賠啦？

乙　噢，还說早了！

甲　我讓价的时候你再說。

乙　行。

甲　“哎，这块吆喝賤了吧，不要那么一块，又来这么一块，这块那块就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剛才那么一块儿那个叫德国青，才要那現大洋那一块六哇。又来这么一块，这块那就叫那晴雨的商标阴丹士林布儿的，这块士林布买到你老家里就做大褂儿去吧，穿在身上，走在街上，大伙儿那么一瞧，眞不知道你老是哪号的大掌柜的吧。这块士林布又寬又长，还得大高个，还得是三摟粗的大个胖子，一大四大，大脑袋瓜，大屁股蛋儿，还得两条大粗腿儿啊，肥肥大大的足以够了。这块士林布，你到了大布店，买了說是你老都得点着名儿把它要哇。到了北京城，講究八大祥，到了瑞蚨祥、瑞林祥、广盛祥、益和祥、祥义号，廊房头条坐北朝南还有个謙祥益呀，到了八大祥你要买一尺，就得一毛八，沒有一毛八你就买不着那这么“細发”这么寬，这么密实这么厚实这么好的。来到我們这攤儿，一个样儿的貨，一个样儿的价儿，一个样儿的行市那誰也不买小布攤儿那碎布头儿零布块儿啊！来到我們这攤儿，众位有工夫听我們庹庹尺寸讓讓价吧，一庹五尺，两庹一丈，三庹一丈五，四庹两丈，两丈零一尺这个大尺量就算你打两丈啊。到了大布店，买了一尺一毛八，十尺一块八，二八一十六就得三块六哇。来到我們这攤儿，三块六不要，六毛去了它，你是三块大洋两不找哇，三块錢不要，不要不要紧，我是額外的生枝还得讓它。去两毛、讓两毛，你給两块六；去一毛、讓一毛你給两块

四，去两毛、讓两毛你給两块錢。那位可就說了，卖布头儿的你包上吧，你裹上吧，两块大洋算我要了，这陣儿要买还不卖它。怎么回子事，我賠本賺吆喝，小徒弟織的沒打手工錢，他淨織些个粗布藍布大白布哇！他要学好嘍，礼服呢、华絲葛这个老太太叫猫——花儿花儿花儿洋縐哇！这不两块錢，去两毛、讓两毛，你給一块六，去一毛、讓一毛你給一块四，再去两毛你給一块二，再去两毛干脆一块錢，这不一块錢，去五毛讓五毛……"

乙　剩多少？

甲　白拿去了！

（口述本）

三　棒　鼓

甲　咱們中国呀，地大物博。

乙　哎！地方大，东西多。

甲　哪样儿都是多的。

乙　是嘛。

甲　您就拿人来說吧，一共有六亿五千万。

乙　六亿五千万人口。

甲　眞不算少。（稍停）它有一个特点，一人一个模样儿。

乙　廢話，可不一人一个模样嘛。

甲　就說这意思，人一多了，您認識这位把那位忘了。一人是得一个模样，不能都一个模样。

乙　还是的。

甲　要都一个模样，恐怕照相館就沒什么活干了。

乙　嘅！那誰还照相去呀？

甲　有一个人照完了，大伙一洗就行了。

乙　沒听說过。

甲　您就說艺术形式吧，就有多少种。

乙　百花齐放嘛。

甲　乐器也是有多少种，有：琴、瑟、笙、管、笛、簫、京胡、板胡、二胡、高音胡、低音胡，还有那么拉的，（歪

着脖子）那个叫……“歪脖拉”。

乙　不叫“歪脖拉”，那个叫“凡士林”。

甲　什么呀？那个叫小提琴。

乙　噢！对啦，叫“畏吾林”。

甲　戏曲也是分多少种。

乙　地方戏很多。

甲　一个戏一种調。

乙　当然嘍！

甲　就跟吃菜似的一菜一味儿，您听吧！京戏是西皮、二簧、高撥子，評戏是大口、小口，还有反調。

乙　調子都不一样。

甲　評戏在早先叫“落子”（落讀烙）。

乙　是河北省东部的地方戏。

甲　哎！有“唐山落子”，有“东北落子”。

乙　对，分这么两种。

甲　評戏最早就是一个人打着七块板儿唱一段故事，后来发展到两个人、四个人分包赶角。慢慢地就加上了舞蹈。

乙　哎！又有唱又有身段。

甲　一开始舞蹈很簡单，用的是地秧歌的舞蹈。

乙　就跟扭秧歌儿似的。

甲　所以叫“地蹦子”。

乙　对。

甲　也有人叫“蹦蹦戏”，現在叫評剧，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乙　发展得很快。

甲　創作了許多新剧本，整理改編了許多傳統节目，音乐上

也进行了改革。傳統节目的唱法跟过去也不同啦！

乙　腔調有变化。

甲　啊！腔調唱出来也好听了。

乙　越来越优美。

甲　在早那个腔調比較簡单，我听过花蓮舫的評戏。

乙　嚱！那是个老演員了。

甲　唱《刘公案》最拿手。

乙　是啊！

甲　她演黄爱玉。

乙　啊！怎么个調子？

甲　唱出来这味儿。

乙　您学一学。

甲　（唱）“听見人家說北京城来了一个刘吏部，查办山东来到这边。我自己想，我們乡下的人一不欠粮，我們二不欠草，过路的官員他也管不着咱。”

乙　就这味儿。

甲　啊！这味儿多簡单。

乙　老調子嘛！

甲　后来白玉霜一出来好啦。

乙　白玉霜那調子唱得好听。

甲　美！优雅。

乙　啊！

甲　白玉霜嘛！那誰都喜欢。

乙　啊！

甲　白玉霜。

乙　白玉霜。

甲　是吧！“白玉霜”据說比“力士香皂”还好。

乙　啊！胰子！

甲　香皂。

乙　什么香皂啊？

甲　香皂也有“白玉霜”。

乙　白玉霜是演員哪！

甲　名演員。

乙　哎！艺名叫白玉霜。

甲　白玉霜那調子就好了。

乙　是啊！

甲　您比方說，唱《玉堂春》。

乙　嗽！

甲　唱出来这味儿。

乙　怎么个調子？

甲　比方說在关王庙見了王三公子那段儿。

乙　嗽！

甲　一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她看着很难过。

乙　嗽！

甲　一看，（唱）“呀！見公子这光景心中难忍……”

乙　（微笑）（唱）“蒙三姐亲到此足見情深。”

甲　啊！有两下子。

乙　哎！什么話哪！

甲　想不到在这地方会发現一位英俊小生啊！

乙　我要不唱这句，下边您不好唱。

甲　哎！不过我請您严肃一点。

乙　哎！这沒不严肃啊！

甲　因为当时情况不是这样。

乙　啊？

甲　苏三一看見王三公子心里很难过。

乙　是啊！

甲　您哪？

乙　哎，这个表情差点。

甲　不能笑。

乙　这話对。

甲　（唱）“你本是宦門后上等的人品，吃珍饈穿綾罗般般的称心，想不到你落得这般儿光景……”

乙　（笑）有意思。

甲　您乐什么？我这儿直哭，您那里还有意思。

乙　听您唱得好啊！

甲　啊？

乙　我又把那表情給忘了。

甲　这种腔調您听起来就很动人。

乙　好听。

甲　現在的評戏更好啦！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哪样还都好。

乙　哎！

甲　这就是今天新社会培养演員，同时广大群众也很支持这个剧种。

乙　是罗。

甲　在我小的时候这个剧种呀……

乙　怎么样？

甲　最倒霉。

乙 嚱！

甲 大剧場人家不接。

乙 看不起。

甲 也就是在庙会上。

乙 赶庙。

甲 啊！赶庙会，天桥、隆福寺、护国寺啊！

乙 露天演出。

甲 我小时候听那陣儿，戏也太簡单。

乙 沒有这么多的戏呀！

甲 演員也沒这么多。

乙 是呀！

甲 就是小戏。

乙 哎！

甲 《老媽开嗙》啊等等。

乙 对。

甲 我对这种戏印象最深刻。

乙 啊！《老媽开嗙》。

甲 每天开場必唱这个戏。

乙 嚱！

甲 因为这出戏有嗩吶，热鬧。

乙 嚱！

甲 为的是好把观众都請来。那陣演員賺不了多少錢。

乙 怎么？

甲 有拴班儿的。

乙 嚱！还有資方？

甲 啊！資方是拴班的，他有錢哪！他可以弄点大板凳，弄

点木板子来搭台。

乙　是啊！

甲　还有布棚。

乙　对呀！

甲　买行头。

乙　啊！

甲　圍个布圈儿。

乙　哎！

甲　外边还有电网。

乙　啊？电网？

甲　用繩子編的。

乙　那是繩网啊！

甲　他怕人往里鉆。

乙　那怎么是电网啊？

甲　仿佛是电网，就是沒有电。

乙　繩子那是不过电。

甲　演員也掙不了多少錢，資方根本不培养演員。他就为他自己賺錢。

乙　可不是嗎！

甲　那把門的厉害着哪！

乙　嗽！

甲　走过去就得給錢。

乙　那是啊！

甲　零打錢。

乙　还零打錢！

甲　哎！那陣儿說，一分錢一段，其实比您买票听戏也不省

錢。

乙　不是一分錢一段嗎？

甲　哎！

乙　不就花一分錢嗎？

甲　老要錢哪。

乙　老要？

甲　啊！一打鼓就要錢。“嘣、嘣、嘣”。

乙　干嗎？

甲　要錢了。

乙　啊！“嘣、嘣、嘣”就要錢。

甲　啊！那个鼓就跟过去街上卖炭的用的大鼓一样。

乙　就那味儿。

甲　哎！“嘣、嘣、嘣”要錢了。

乙　“嘣、嘣、嘣”就要錢？

甲　对，門口站俩人在那儿喊：“看戏吧！看戏吧！又擦胭脂又抹粉了，《老媽开哼》上了，《老媽开哼》上了，五分錢一位，五分錢一位。”

乙　啊！門錢五分。

甲　五分錢一位是門錢，一进門就得要五分錢。您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笸籮另外打錢。老太太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老太太一听这儿唱戏呢！“嚯！五分錢一位。”这老太太說：“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今儿个好容易出来了，咱这儿听会儿戏，五分錢一位我請客。”

乙　您瞧！

甲　那个老太太一听：“好吧，咱們听会儿吧。”

乙　哎！

甲　到門这儿："五分錢一位啊！"两人給一毛；"里边找座。"里边拿着大撣子的那位过来了，撣撣板凳："老太太，請这儿坐您哪？五毛一位。"

乙　啊？

甲　老太太一听："啊，五分錢一位呀！知道了，一进門就給了。""那是門錢，您哪。坐板凳是五毛一位，跟我們这儿两碼事，您哪！"老太太一想："坐坐这儿就五毛啦？"老太太有心不听啦，那一毛錢算要不回来了。

乙　怎么解心寬？

甲　"嫂子！唉……"

乙　干嘛，唉声叹气的？

甲　"要說也不貴。昨儿个我們老二啊，他們上吉祥戏院听一回戏，一个人就一块二哪，这咱們俩人才花一块也不多呀。得了，就当今儿我生日。"

乙　啊，这儿过生日来啦。

甲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錢哪。

乙　好嘛。

甲　台上那儿唱，一唱就打鼓，一打鼓就要錢啦！

乙　台上唱的什么戏啊？

甲　《老媽开嗙》。（唱）"按下了傻柱子啊暫且不表啊！""嘣、嘣、嘣"，要錢的来了。

乙　是啊！

甲　"这給錢，这賞一毛，这儿賞五分，掏錢吧，老太太。""一进門就給錢了。""是啊，那是門錢哪，跟我們两碼事啊！""啊？是啊！我們坐这儿一人又給五毛

哪！”“那是板凳錢，与我們两碼事。”

乙　全两碼事。

甲　“噢！你們都两碼事啊！你要完了錢他們再来，都两碼事我受得了嗎！”“老太太，我們要的这錢是唱戏的錢哪！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这吃飯，一毛两毛您也不在乎，多多費心吧您哪。”老太太一想給吧！“好家伙零打錢也不少花呀！”

乙　那是啊！

甲　“給一毛再别要了，嫂子，这也合一块二啦！”

乙　（学）一块二。

甲　要完了錢，台上开戏，这演員先不出来在后台唱。（唱）“再把我小老媽儿啊提上一提呀——”“嘣、嘣、嘣”，“費心这賞一毛，这賞五分，这給两毛，掏錢吧老太太。”“喲！怎么又要啊？”“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这吃飯，一毛两毛您也不在乎，多費心吧老太太，老媽儿快出来啦。”

乙　好嘛。

甲　“是啊，老媽儿还沒出来就一块三了，这要厨子来了得多少錢哪？再給一毛。”

乙　好。

甲　要完錢台上接着唱：“小老媽在上房啊，打扫尘土吧您哪。”“嘣、嘣、嘣”

乙　又来啦。

甲　“这賞一毛，这賞五分，掏錢吧老太太！”“怎沒完了。”“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这吃飯，一毛两毛您也不在乎，多費心吧老太太。”

乙　哼。

甲　"好家伙再給一毛啊！我这一块四了。"

乙　啊，一块四了。

甲　"老太太您多花俩錢也不在乎，都打扫尘土了。""打扫尘土一块四啊！这要扫房得多少錢哪？"

乙　好嘛！

甲　这样，这个演員才出台。（唱）"打扫完了东屋，扫扫西屋里，哎！我們套間屋里呀。"……"嘣、嘣、嘣"。

乙　得。

甲　老太太一听："嫂子咱們不听了，走吧！这哪儿受得了哇！一会儿就'嘣、嘣、嘣'，一会就'嘣、嘣、嘣'。"

乙　不听啦。

甲　老太太一賭气不听了，到門口儿不讓走。

乙　怎么会不讓走哪？

甲　"老太太别走，給完錢再走。""我不听了你还要錢？""是啊！剛才这句您也听見啦。"老太太說："好！給你还不行。找这两毛，快点找，快点找哇。""嫂子你先出去，要不又打鼓了。"

乙　好嘛！

甲　找了一毛錢，老太太拿起就走。

乙　哎。

甲　"好家伙，咱們别看这戏啦，什么也沒听着，听'嘣、嘣、嘣'就花了一块五啊！……你看沒有，哎！这錢。"老太太一看坏了。

乙　怎么了？

甲　找这一毛錢短一块角儿。

乙　破票。

甲　“短一块角啊！”老太太說，“不行，我連这花了一块六啦！我得找他換去，好家伙，这得多少錢。哎！你这票我花不了。”这正說着哪，就听“嘣、嘣、嘣”，老太太說：“好，給你正合适。”老太太这气大了。

乙　又給送一毛去。

甲　好家伙，換換錢又打鼓了。

乙　正赶上。

甲　“起这儿咱們再也不听这玩艺啦。”老太太一賭气回家啦。

乙　……

甲　老太太到街門那儿剛一迈腿，后面过来一个卖炭的。一打那鼓嘣拉嘣，老太太一听，“喲！要錢的追家来啦！”

乙　吓出毛病来了。

（口述本）

改　行

甲　現在艺人可跟过去不一样了。

乙　是啊！在过去有很多的艺人不識字，現在文化普及，差不多的艺人都有文化。

甲　过去的艺人能創作的太少了，大部分的艺人就能表演，很少見艺人成为作家。

乙　現在也沒有哇。

甲　有。

乙　誰呀？

甲　我。

乙　你不是演員嗎？

甲　我不仅仅是个演員，我也是个作家。

乙　嗬，你是作家？

甲　你不大注意，我淨在家里坐着！

乙　嗬！这就叫作家呀？那要你干嘛用！你得能創作。

甲　是呀，我也能写点儿东西。現在不但是我能写作，大部分艺人都能写作。条件儿好啦，艺人的政治、文化都提高啦。生活好啦，跟过去不同。过去一个艺人一天赶好几家場子，一天忙到晚，回家一算一天收入，就够买两棵白菜的。

乙　生意太坏啦。

甲　生意并不坏，哪家場子都滿座儿。

乙　那应該多賺錢哪！

甲　凈是不买票的，搖头儿票。

乙　什么叫搖头儿票哇？

甲　查票的下去查票：“先生，查票啦！”“嗯！”（做搖头狀）

乙　这是什么意思？

甲　完啦！这就是表示沒有，我不必买票。

乙　嚯！連話都不說。

甲　他不說話还好点儿，他一說話你更倒霉啦。

乙　怎么？

甲　你瞧！“先生，查票啦！”“喂！这都是我带来的。”

乙　嚯！都不买票？

甲　嗐！过去就是这样儿。在国民党反动派时期，那伤兵还惹得起嗎？他来看戏得好烟卷儿、好茶叶招待着，看完戏站起来就走。

乙　錢哪？

甲　別提錢，你要一提錢，他的回答是这个：“老子抗战八年，到哪里也不花錢的！”

乙　这叫什么話！

甲　就这套，还不管多大年紀都說这套，来个小孩子也說这套：“老子抗战八年，到哪里也不花錢的！”（学小孩声音）

乙　嘿！奶音儿还沒退哪！

甲　一問他多大年紀啦：“我今年十四岁。”

乙　那就抗战八年啦？

甲　是呀，后来仔細一研究才明白，敢情他們家里沒床，他在炕上站了八年！

乙　嚯！那么"炕站八年"呀？

甲　唉，就到哪儿都不花錢。

乙　眞不知道难看！

甲　你說艺人多倒霉！我們这一代的艺人虽然受了很多的苦，总算我們盼望的日子来到啦！自从解放，艺人得到了翻身，往后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乙　实在。

甲　我們那些前輩艺人才寃哪！

乙　是呀。

甲　他們受了一輩子苦，一天好日子沒赶上就死了。那会儿有名的艺人都得进宮当皇差。

乙　就是給皇上唱去。

甲　皇上比誰都大，說話就是旨意。誰，他都管得着。

乙　是啊！皇上嘛。

甲　嗯！你"天杠"他都吃你。

乙　"推牌九"呢！

甲　不是。他就是統治者。要赶上他高兴还好，唱完了賞点心，你还得去謝恩，磕九个头，吃块綠豆糕。

乙　那要赶上他不高兴哪？

甲　也許把你发了！

乙　发了？

甲　发往边疆。

乙　犯什么罪啦？

甲　不講理！专制嘛！

乙　这叫什么事！

甲　不要說皇上家，給一般达官貴族，做官的家唱堂会戏，你也得特别小心，进門儿得先問您这儿忌什么字儿。

乙　忌字儿？

甲　啊！象什么杀呀，死呀，亡呀，都不許說，大鼓有段《战长沙》，就得改名儿叫《关黄对刀》。

乙　《战长沙》的沙字儿也不讓說？

甲　你要說錯了一个字儿，馬上就把你押起来！

乙　那說相声的怎么办哪？

甲　困难啦，什么話都不敢說，上場来非常小心。

乙　嗬！

甲　咱們俩人說段相声，咱們得卖力气。

乙　对！

甲　誰要不卖力气誰是小狗子。

乙　哎！这話沒錯儿。

甲　坏啦，老爷生气啦。

乙　怎么？这話沒錯儿呀！

甲　他小名儿叫狗子！

乙　这誰知道哇！

甲　艺人就是倒霉。这还不算，艺人平常就吃不飽，再一歇工，就得挨餓！

乙　干嘛歇工啊？

甲　赶皇上家斋祭辰，或是皇上出来祭坛，你都得歇工，你沒飯吃他不管。

乙　那年头儿沒有穷人的活路儿。

甲　有这么一年艺人最倒霉。

乙　哪年？

甲　光緒三十四年，皇上死啦。

乙　死啦就死啦吧。

甲　唉，那年头儿要是这么説，你就有欺君之罪。

乙　那説什么呀？

甲　你得説皇上駕崩啦！

乙　什么叫駕崩啊？

甲　駕崩……大概就是駕出去把他崩嘍！（枪毙的意思）

乙　不对吧，大概是个好的形容詞。

甲　啊，对啦。

乙　皇上死了与艺人有什么关系？

甲　国服哇。

乙　嘁，断国孝？

甲　天下不准見紅的，人人都得挂孝。男人不准剃头，女人不准穿紅衣服，不准搽紅粉，連头繩儿都得换藍的。

乙　那干嘛呀？

甲　表示挂孝。

乙　嗬！

甲　那年头儿連卖菜的都受限制。

乙　卖菜受什么限制啊？

甲　卖油菜、白菜、扁豆、黄瓜行；卖紅蘿卜不行。

乙　那有什么关系？

甲　紅东西不准見。

乙　那是天然长的。

甲　你要卖也行啊，得做藍套儿把它套起来。

乙　喝！

甲　那年头儿吃辣椒就有青的。

乙　紅的哪？

甲　見不着，誰家种了辣椒一看是紅的，赶紧摘下来。

乙　怎么不卖呀？

甲　不够套儿錢！簡直这么說吧，那年头儿連酒糟鼻子、赤紅臉儿都不能出門儿。

乙　那天生长的他也管？

甲　啊，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出去买东西去啦，看街的过来，“拍！”就給一鞭子：“你怎么回事？”

乙　打完人还問怎么回事？

甲　“我沒事呀……”“你不知道国服嗎？”“我知道，我沒剃头哇。”“沒問你那个，你这鼻子怎么回事？”“鼻子紅点儿，天生长的，不是我捏的。”“这色就不能出門儿。”“不行啊！我們家里沒有人买东西啊！”“你要出来也行啊，把鼻子染藍了！”

乙　染鼻子？

甲　那怎么染哪？把臉弄藍了那更不敢出去啦。

乙　怎么？

甲　成竇尔敦啦！出去碰見黃天霸非打起来不可！

乙　那就唱《連环套》啦！

甲　很多名艺人都改行啦。

乙　誰改行啦？

甲　唱大鼓的刘宝全老先生，唱的多好啊！

乙　是啊。

甲　那年头禁止娛乐，他沒办法，改行了。

乙　他干嘛去啦？

甲　卖粥去啦。

乙　卖粥？

甲　粳米粥，带点煎餅、果子、燒餅、麻花儿。

乙　卖粥得会吆喝。

甲　吆喝他不会，他会唱大鼓哇！他把他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編了一套詞儿，合轍押韵。这么一吆喝，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乙　唱大鼓得有鼓哇！

甲　他拿粥鍋就当鼓。

乙　砂鍋当鼓，还得有打鼓的鼓鍵子哪！

甲　拿馬勺当鼓鍵子。

乙　板？

甲　拿一套儿燒餅果子当板。

乙　嘿！眞能对付！

甲　（学三弦过門）（唱）“吊爐燒餅扁又圓，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粳米粥賤卖一子一碗，煎餅大小你老看看，賤卖三天不为把錢賺，所为是傳名我叫刘宝全。”咚……嘩啦。

乙　怎么啦？

甲　砂鍋碎啦！

乙　要不怎么說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甲　那年头儿挤的沒法子呀！

乙　所以才改行。

甲　不但唱大鼓的改行，唱京剧的老先生也有改行的。

乙　哪位？

甲　唱老旦的×××，那老旦唱得多好啊！那年头儿沒飯吃，

改行吧。

乙　他干什么去啦？

甲　卖青菜。

乙　卖菜也不容易呀。

甲　是啊，头样儿說，得有力气。一挑儿菜（即一担）二三百斤，挑起来得精神。不但人精神，連菜都得精神。

乙　菜精神？

甲　啊，內行卖菜，由市上买来，用水把泥土冲下去，下街再卖。

乙　噢。

甲　还得会吆喝，北京卖菜的吆喝好听。十几样菜一口气儿吆喝出来：（学叫卖声）"香菜辣蓁椒哇，沟葱嫩芹菜呀，扁豆茄子黄瓜架冬瓜买大海茄，买蘿卜，紅蘿卜卞蘿卜嫩芽的香椿啊，蒜来好韭菜。"

乙　嗬！这一大套。

甲　这是內行，×老板他是外行，早晨起来到市上躉来几样菜，挑着挑子走在街上这样。（学老旦台步）

乙　怎么这样走哇？

甲　台上走慣啦，遛了半天沒开張。

乙　那怎么回事哪？

甲　人家不知道他給誰送去。

乙　对呀！卖菜的不吆喝哪儿行啊。

甲　后来他一想，不吆喝不行啊！把自己所卖的菜看了一下，編了几句詞儿，合轍押韵。一叫板，唉！"台台台另台另台。"（小鑼"凤点头"）

乙　嘿！卖菜的打家伙！（打鑼）

甲　（唱二簧散板）“香菜芹菜辣蓁椒，茄子扁豆嫩蒜苗，好大的黄瓜你們誰要，一个銅子儿拿两条。”

乙　这卖菜的可真新鮮。

甲　这么一吆喝，眞出来一个买主儿。

乙　啊。

甲　出来一个老太太：“卖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乙　哎，眞开張啦。

甲　北京老太太买黄瓜麻煩。

乙　怎么？

甲　拿起黄瓜，掐一块儿尝尝。

乙　干嘛呀？

甲　不甜她不要，老板一想，卖两条黄瓜能賺多少錢？

乙　那也得卖呀！

甲　卖吧。把挑子一放，一撫肩膀儿，这个痛啊！他把《遇后》的叫板想起来了：“唉！苦哇！”老太太一听：“嘛！黄瓜苦的，不要啦。”

乙　这不倒霉嗎！

甲　要不怎么說是外行呢。还有一位唱花臉的也改行啦。

乙　哪位？

甲　×××那花臉唱的好哇！

乙　好。

甲　沒飯吃，也改行啦。

乙　他卖什么去啦？

甲　卖西瓜。

乙　那也不容易啊！

甲　是啊，内行卖西瓜得有个手車儿，找个墙根儿一頂，上

面搭着板子，用藍布一罩，用草圈把西瓜墊起来，选一个最好的切开摆着。切西瓜的刀是一尺多长，二寸多寬，把西瓜一切两半，把脑門儿这半块，拿个草圈碼上边儿，这半个切成四块，拿起一块儿，再切成五小块儿。

乙　这可要手艺啊。

甲　切的时候拿刀蘸点儿凉水。

乙　对，别把瓤刮掉了。

甲　西瓜摆那儿讓人家一看，块儿大，瓤儿高。

乙　漂亮。

甲　拿把扇子轟蒼蝇，吆喝得好听。

乙　你学学。

甲　（学叫卖声）“吃来唄，鬧块咧，杀着你的口儿甜咧，两个大咧，吃来唄鬧块尝啊。”

乙　嘿，吆喝得好听啊。

甲　×××是个外行啊。

乙　是啊。

甲　在門口儿买了八个西瓜，把家里鋪板搬出来，鋪上块单子。

乙　切西瓜刀哪？

甲　沒有，拿家里的切菜刀。

乙　那切出来不好呀！

甲　块儿是有大有小，人家卖西瓜都是卖完一个再切一个。

乙　是啊。

甲　他一块儿八个全宰了。

乙　全宰啦？

甲　西瓜滿出堆啦，应該拿把扇子轟轟着蝇啊！

乙　是啊！

甲　他不是，攥着刀，唱花臉的架子，往那儿一站。走道的都不敢过去啦。

乙　是吓人。

甲　走到那儿吓一跳！“喂！二哥！瞧！卖西瓜的要跟誰玩儿命啊？咱們繞着点儿走吧。”胆儿小的都躲开了，胆儿大的都在老远的地方嘀咕：“他这是跟誰呀？”

乙　不知道。

甲　“他跟前沒人啊，大概是那門儿里头的？”

乙　瞎猜！

甲　越来人越多，他一想，这些人都爱听我唱，我給他們来儿句。

乙　唱花臉？

甲　可是卖西瓜的詞儿。一叫板：“哼……”那位說：“咱們往后点吧。”

乙　他怎么唱的？

甲　（学京戏搖板）“我的西瓜賽砂糖，眞正是旱秧脆沙瓤，一子儿一块不要謊。你們要不信請尝尝。”（白）“你們吃呀……”誰敢过来呀！

（口述本）

捉放曹

甲　您这說相声，說、学、逗、唱都得会吧？

乙　說行；唱可唱不好，只能学一点。

甲　京戏行嗎？

乙　京戏也会不多，能唱几句。

甲　你要学，明儿我教給你。

乙　啾，您是京戏演員。

甲　不是，好(讀去声)玩儿。多咱我唱戏請你去看。

乙　好啊，您最近唱嗎？

甲　最近不唱，剛唱过不久。

乙　您唱哪一工儿？

甲　花臉，大花臉哪！

乙　您最近跟誰唱呢？

甲　梅兰芳。

乙　梅院长？

甲　啊，还有言慧珠。我們唱的《二进宮》。

乙　啾，《二进宮》？梅院长去誰呀？

甲　那老头儿。

乙　那白胡子老头儿？

甲　啊。

乙　“探罢皇陵到昭阳……”

甲　对啊。

乙　什么对啊！梅兰芳唱徐彦昭啊？

甲　好啊。

乙　什么好哇！梅兰芳是唱青衣的，能唱花脸嗎？

甲　什么呀？你說什么？乱七八糟的！

乙　我問你梅兰芳唱哪个？

甲　他，那个那个……小媳妇儿。

乙　那叫李艳妃，娘娘。

甲　是啊！他那娘娘，我那徐彦昭。

乙　你的徐彦昭——大花脸？梅兰芳的李艳妃——娘娘？

甲　啊。

乙　那言慧珠怎么办呢？

甲　她去老楊波。

乙　沒听說过。言慧珠也是唱青衣的，她能唱老生嗎？她父亲言菊朋才是唱老生的呢。

甲　对呀，她父亲能唱她就能唱，反串嘛。

乙　对，她是能唱老生；我听过她的《讓徐州》嘛。你会唱嗎？

甲　大花脸嘛，你不信我給你唱两句《二进宫》。

乙　好，我听听。你唱那个，“怀抱着……”那一段。

甲　好，你听着。（唱，带評戏味）“怀抱着……怀抱着……”

乙　（唱評戏）“怀抱之呃……”

甲　嗯，（学乙）“怀抱之呃……”

乙　（接唱評戏）“……嬌儿啊坐在溜平……”

甲　……

乙　这是《磨房产子》，这是《二进宫》嗎？

甲　不是，不是，（唱，河北梆子味）"怀抱着……"

乙　怎么又改河北梆子了？

甲　（唱，越剧味）"怀抱着……"（唱，京剧）"怀抱着……"

乙　可找着啦！

甲　我会的那戏多呀，这調儿都叉（阳平）住了。

乙　你是会唱啊？

甲　你不信咱們俩唱一出，什么戏都成。

乙　那好，咱們俩唱出《捉放曹》，行不行？

甲　行。

乙　咱們唱《公堂》那一段，人少。

甲　几个人？

乙　曹操……

甲　我来。

乙　我来陈宫。还一个小花臉王順，也得你来。

甲　行。

乙　咱們就这么唱。鑼鼓拿嘴打，我唱你打，你唱我打，我上場你先打小鑼。

甲　行。（把椅子放桌前为小座）

乙　（学出場）"嗯……哼！

甲　呔，呔，呔……

乙　（念引子）"身为县令，与黎民判断寃情。……"

甲　呔，呔，呔……

乙　（斜身坐下，念定場詩）"头戴烏紗双翅飄，黎民百姓乐逍遙，虽然七品藍官小，一片丹心保汉朝。"（甲在乙每念一句时都加鑼）

甲 ……

乙 （接白）“下官……”

甲 呔！

乙 “姓陈名宫字公台，”

甲 呔！

乙 “身为中牟县县令，”

甲 呔！

乙 （回头看甲，示意加锣不对）“昨日有董太师公文到来，”

甲 呔！

乙 你打上沒完啦？

甲 怎么，打多啦？

乙 坐下就沒鑼了。

甲 你說話啊。呔！……你这不还沒坐下呢嗎！

乙 （无可奈何）“命我画影图形，捉拿刺客曹操，我也曾命王順等四門察看，未見到来。左右！”（待甲应声）

甲 ……

乙 “左右！”

甲 ……

乙 叫你哪，沒听見哪？

甲 我去曹操啊，我也不叫“左右”啊！

乙 你答一句我好往下念哪。

甲 我答什么呢？

乙 “有！”

甲 不就这一字儿嗎，誰来过这零碎儿啊。

乙 “左右！”

甲 “有！”

乙 “伺候了！”

甲 呔！

乙 上王順啦！

甲 誰呀？

乙 你！

甲 “嗯……哼！”

乙 小花臉！“啊！”念……“捉拿曹操事，禀报太爷知。”

甲 “啊哈……”

乙 呔呔令丁呔。

甲 “捉拿曹操事，禀报太爷知。参見太爷。”

乙 “命你捉拿刺客曹操，怎么样了？”

甲 不知道。

乙 什么不知道哇！“恭喜太爷，賀喜太爷。”

甲 “恭喜太爷，賀喜太爷。”

乙 “喜从何来？”

甲 你爱人生了个大小子。

乙 嗐，哪儿有这詞儿啊？

甲 这不是喜事呀？

乙 “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有何为証？”“宝劍为証”

甲 嗽，这詞儿啊。“恭喜太爷……”

乙 重来！都乱啦。“左右！”

甲 “有！”

乙 “伺候了！”

甲 “啊哈……捉拿曹操事，禀报太爷知。参見太爷。”

乙 “罢了。命你捉拿刺客曹操，怎么样了？”

甲 “恭喜太爷，賀喜太爷。”

乙　“喜从何来？”

甲　“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

乙　“有何为証？”

甲　“有……扇子为証。”

乙　宝劍！

甲　沒有哇，这不是扇子嗎！

乙　那就是宝劍！

甲　“宝劍为証。”

乙　“呈上来。”

甲　（将扇呈乙）

乙　（看，惊叫）“嗚……呼呀！”

甲　怎么啦，肚子疼？

乙　“此事禀明太师，你等有賞。”

甲　甭賞啦，你請我吃頓包子就行啦。

乙　（瞪甲）“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甲　……

乙　“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甲　……

乙　曹操哪？

甲　沒来呀！

乙　你“赶”曹操。

甲　（略一楞）曹操！……

乙　你哪儿去？

甲　你不是讓我赶他去嗎？

乙　分包“赶”角儿。曹操該上台了，不是你的嗎？

甲　嗽。（轉到后台）

乙　“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甲　“啊哈……”

乙　嗐！曹操是大花脸。

甲　“大……啊嗨。”

乙　什么呀？“来……也！”这儿还有一大段唱，（小声唱）“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又誰知中牟县自入网罗。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檐过……”

甲　这都是曹操的詞儿啊？算了吧。我帮你唱我这么累啊，又“赶”王順又“赶”曹操。你一个人儿坐那儿多舒服啊，“来，伺候了！”那誰不会呀？咱們俩換过来吧。

乙　換也不能这儿換哪。唱完《公堂》，到《行路杀家》咱們換过来。

甲　不行，馬上就換。（搶座）“来，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乙　“来……也！”

甲　鏘来鏘来切来鏘。

乙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

甲　鏘来鏘来切来鏘。

乙　“又誰知中牟县自入网罗。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檐过，”

甲　鏘来鏘来切来鏘。

乙　“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視甲）

甲　（楞了一会）“来，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乙　“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

甲　“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乙　（大怒，厉声）我来啦！

甲　（出溜掉凳）嚯！干嘛这么急头白臉的？

乙　我来啦！

甲　你来了好哇，給你报戶口！

乙　这过日子哪。

甲　这点什么詞儿？

乙　“下边站的可是刺客曹操？……見了本县因何不跪？”

甲　哎，行啦。“下边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乙　“既知我名，何必多問？”

甲　“見了本县因何不跪？”

乙　“呀呸！”

甲　哽。

乙　“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小小的县令！”

甲　“哈哈……（用小花念法）嫌我的官儿小，看不起我，来人哪。”

乙　“有！”

甲　把他枪毙！

（根据郭全宝口述本記录）

关公战秦琼

甲　現在您到剧場看戏，是艺术享受，是一种娱乐。

乙　是呀，文化生活嘛。

甲　您看剧場里多好，座位舒适，空气流通，設备完善，秩序良好。

乙　現在剧場都这样儿。

甲　过去可不是这样。我小时候，天桥有几个戏园子：共舞台、燕舞台、乐舞台，我都常去。看一天戏能把你乱死。

乙　怎么？

甲　先說戏园子門口那卖票的。还沒开場呢，他就嚷，“看戏吧，看戏吧，有文戏，有武戏，有坤角，有男角，又搽胭脂又抹粉儿，又翻跟头又开打，眞刀眞枪玩了命啦！”

乙　玩儿命啦？

甲　“两毛一位，两毛一位。花两毛錢看玩儿命的！”

乙　这叫什么玩艺儿？

甲　这就是他們的艺术广告。

乙　就这么乱？

甲　这是戏园子外边儿。

乙　里边好点儿？

甲　比外边还乱。

乙　比……都有什么呢？

甲　有打架的。

乙　打架的？

甲　有时候楼上楼下就打起来。

乙　那为什么？

甲　楼上沒有护楼板，一棵一棵的楼栏杆，什么都往下掉，掉个戏单儿、手絹儿不要紧，掉了茶碗，給那位开啦！（打破头）那还不打起来！

乙　好嘛，眞危險！

甲　还有乱的呢：茶房带座儿的，沏茶灌水儿的，卖报的，卖戏单儿的，卖瓜子儿的，卖糖的，卖瓜果梨桃儿的，卖餑餑点心的，讓人的，找座儿的，最突出的是打手巾把儿的。

乙　对，那陣儿有“手巾把儿”。

甲　其实热天擦擦汗是好事。

乙　就是影响看戏。

甲　最討厌的是来回扔。

乙　嗯。

甲　十多条毛巾用开水一澆，擰干了，上边撒点花露水儿，从这个角扔到那个角儿，还得有技术，講究房梁房柱什么也碰不着。

乙　（諷刺地）这还有技术！

甲　（学扔的动作）

乙　跟擲标枪一样。

甲　有时候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还来个花招儿。

乙　什么花招儿？

甲　扔的这位来个“張飞片馬”。（动作）

乙　嘿！

甲　接的那位来个“苏秦背劍”。（动作）

乙　啊。

甲　有时候扔散了，还来个“天女散花”。

乙　这戏还怎么看呢？

甲　还有乱的：（学各种声音）“瞧座儿，里边儿請。”“当天的戏单儿。”“薄荷凉糖烟卷儿瓜子儿，水果糖餑餑点心。”“头儿前边儿坐嗨！”（学女人喊声）“二婶儿，我在这儿哪！”

乙　这是多乱啦！

甲　“您怎么剛来呀！”“可不是嗎？您早来啦！”“啊，听半天了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

乙　那还听得見！

甲　“您看今儿这天儿还不錯，一点云彩都沒有。喲，挺好的天儿怎么下雨啦？（往楼上看）喂，你們孩子撒尿啦！”

乙　这就快打架啦。

甲　您說那年头儿戏园子里够多乱！

乙　有人說堂会戏还好点儿。

甲　嗐，堂会戏呀？更乱了。有一回我在山东济南看了一回堂会戏。

乙　什么人办的？

甲　大軍閥韓复榘給他爸爸办生日，找了很多有名的艺人，

一共唱三天，头天戏碼儿就好。

乙　都是什么戏？

甲　开場《百寿图》，二出《御碑亭》。

乙　三出？

甲　紅凈戏，《千里走单騎》。关云长过五关斬六将，一直到古城訓弟……

乙　好戏！

甲　《关公战秦琼》。

乙　《关公战秦琼》？

甲　关公就是关羽关云长。

乙　战哪个秦琼啊？

甲　就是那个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

乙　您别說了，这俩人見不着。秦琼是唐朝的，关公是汉朝的。

甲　我听了。

乙　听了？

甲　啊。

乙　这是怎么回事呀？

甲　是这么回事。《千里走单騎》唱得好，做得也好，武打也好，台下不断喝彩。唱着唱着韓复榘他爸爸站起来了：(用山东話)“别唱啦，把他們管事的叫来！”

乙　什么事呀？

甲　誰也不知道哇！一会儿管事的来了：“哈哈，(苦笑地)老太爷，您有什么事？”(学韓父，用山东話)“你們唱的这是嘛戏？”

乙　好嘛！听半天还不知道是什么戏呢！

甲 “是关公千里走单騎，过五关 斬 六 将。”（学韓父）“关公是哪的人？”

乙 （学管事的）“山西蒲州人。”

甲 （学韓父）“山西人为嘛到我們山东来杀人？有我們的命令嗎？

乙 啊？

甲 （学韓父）“这是我們的地盘儿。你 知 道 关公 是 誰 的 人嗎？”

乙 不知道。

甲 （学韓父）“他是閻錫山的队伍！”

乙 嗐，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学韓父）“为嘛不唱我們山东的英雄？我們山东 有 好 汉秦琼。”

乙 关公也是英雄好汉。

甲 （学韓父）“他們俩誰本事大？”

乙 他們俩呀，沒比过。

甲 （学韓父）“叫他們俩比比！”

乙 沒法比。

甲 （学韓父）“来一出《关公战秦琼》。”

乙 啊，一个唐朝的，一个汉朝的，那能擱一块儿嗎？

甲 是呀，那管事的不敢这么說呀。“是，老太爷，这出戏我們不会。”

乙 誰也不会。

甲 （学韓父）“不会？那全别唱了！全不讓走，餓你 們三天，不管飯，看你們会不会！”

乙 这叫什么行为！

甲　管事的一听害怕啦。“是，老太爷您別生气，我到后台問問。”

乙　問誰也不会呀。

甲　管事的到了后台跟大伙儿一說：“諸位老板，剛才这戏唱出漏子来啦！說咱們唱山西英雄，为什么不唱山东英雄？現在点下戏来啦：《关公战秦琼》。”

乙　問問誰会？

甲　大伙儿就火儿啦：“你撑糊涂啦！一个汉朝的，一个唐朝的，能唱得到一块儿嗎？”

乙　誰也不会这出。

甲　（学管事的）“不会也得唱，他說啦，如果不唱，全不讓走，餓三天不管飯。”

乙　这眞是仗势欺人。

甲　老板一想来二百多人，三天不管飯，眞餓死几个怎么办！給他唱！

乙　唱？沒詞儿呀！

甲　（学老板）“上台現編。刘备，把衣服脫了扮秦琼，扎硬靠，褶蟒，戴帅字盔。”

乙　怎么啦？

甲　被困天堂县，那是秦琼倒霉的时候，您得照瓦崗寨那么扮，秦琼露臉的时候，天下督招討兵馬大元帅。

乙　关云长呢？

甲　还是軟靠扎巾。

乙　怎么唱呢？

甲　（学老板）“秦琼头場‘点絳’，唱一場想一場。前边唱，后边給想。”

乙　这叫什么艺术呢？

甲　（学老板）“告訴‘場面’，‘点絳’。”（学打鑼鼓、学出場动作）“嗆，嗆且嗆且嗆。”动作特别多，走得特别慢。

乙　……

甲　想詞儿哪。

乙　对呀。

甲　演員心里火大啦：这叫什么玩艺儿啦！走到台前唱“点絳唇”：“将士英豪，儿郎虎豹，軍威浩，地动山搖，要把狼烟扫。”

乙　行啦，“点絳”完啦。

甲　还得想定場詩呢！

乙　什么詞儿？

甲　您听，詞儿都不象話呀：“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

乙　嘿，明朝的詞儿。

甲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为何打汉朝。”——“噠噠噠嗆来且来嗆！”——“本帅，姓秦名琼字叔宝。”

乙　“嗆台。”

甲　“混世魔王駕前为臣，官拜天下督招討兵馬大元帅之职，奉了魔王諭旨，带領一支人馬，大战汉将关羽。众将官！”

乙　“有！”

甲　“起兵前往！”

乙　“啊——”

甲　“嗆且且且……”这場戏完啦。

乙　关公怎么办呢？

甲　从下場門儿上，一手托着靠排子，一手拿刀。（学打“水底鱼”鑼鼓）“俺，关云长。不知为了何事，秦琼犯我疆土，軍士們！”

乙　“有！”

甲　“迎敌者！”（学打鑼鼓）秦琼上来，俩人見面儿啦。秦琼拿着双鐗：“来将通名！”“汉将关羽。”“你是何人？”“唐将秦琼。”

乙　这俩人凑一块儿啦！

甲　（关問秦）“为何前来打仗？”（秦答）“为……”

乙　为什么来打仗？

甲　“我知道为什么？”演員心里一生气：“唉！……”这一“唉”，坏啦。

乙　怎么？

甲　戏台上的规矩，这算“叫板”啦！

乙　是呀。

甲　打鼓的一听，“怎么着？还有唱儿哪？”（学打鑼鼓“鈕絲”）拉胡琴的一听，“还有我哪？”（学拉胡琴）

乙　唱什么呀？

甲　現編的，（唱西皮散板）“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乙　是呀，为什么打仗？

甲　“听了：（唱）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指韓父）“他不管飯。”

乙　嗐！

（根据張杰堯口述本修改）

空 城 計

甲 我是最爱听戏的人，可是近儿年我不听啦。

乙 那是怎么回事？

甲 不听啦，我听的那戏，沒有啦。

乙 噢，您爱听昆曲？

甲 昆曲我不懂。

乙 高腔？

甲 高腔我不爱听。

乙 您爱听什么戏，現在沒有啦？

甲 蹭儿戏！（不买票，白看戏）

乙 啊？不买票哇？

甲 哎，对啦！

乙 还对啦哪？

甲 我对京戏有兴趣，太爱啦。

乙 爱您可以学哇！

甲 学啦，早就学啦。

乙 您在哪班儿？

甲 沒班儿。

乙 沒班儿？您一定是不怎么样，但凡要好能沒人要嗎？

甲 什么沒人要哇，我是票友儿。

乙　噢，您不是职业演員？

甲　玩儿。

乙　您唱得怎么样？

甲　我这人可不会吹。我也不敢說我唱得好，反正这么說，我唱过多少次戏，沒出过錯儿，沒得过倒好儿。

乙　嗬！那可不容易。您是在舞台上？

甲　电台上。

乙　啊？电台上？

甲　啊。

乙　有叫倒好的你也听不見哪！

甲　啊，是呀！这么唱保險哪！

乙　噢，您合着明場不敢露？

甲　誰說的？明場也露过哇。

乙　最近哪儿露过？

甲　这几年老沒唱。

乙　为什么不唱了哪？

甲　我唱戏非得有名角儿配戏，我才露哪。

乙　您可以請啊。

甲　不行啊。都有团啦，約不了啦。

乙　噢，您过去都陪誰唱过？

甲　有很多名角儿都陪我唱过。

乙　我怎么沒听說过？

甲　你不注意呀！解放的前一年，我在长安大戏院唱了一回，那是多少角儿呀！

乙　沒注意。都有誰呀？

甲　有富英。

乙　噢，譚富英。

甲　有盛戎。

乙　裘盛戎。

甲　有盛春。

乙　楊盛春。我說您把姓带出来行不行？

甲　有蕭老。

乙　噢，蕭长华老先生。

甲　有侯老。

乙　誰？

甲　侯喜瑞，侯老先生。有張春彦張先生，馬富祿馬先生。

乙　嗬，这角儿硬啊！

甲　当然啦。

乙　那天唱的什么戏？

甲　《失空斬》。

乙　戏也好哇！

甲　你懂这戏嗎？

乙　懂啊！

甲　你猜猜我来哪个？

乙　您来諸葛亮。

甲　不对。冲你这一說，你就外行。有譚富英我能唱嗎？虽然我比富英唱得好，观众他也不認哪！

乙　奇怪，您来馬謖？

甲　馬謖？

乙　啊。

甲　裘盛戎的。好哇！这角色他輕易不露。

乙　您来司馬懿？

甲　侯老，侯喜瑞。

乙　噢，赵云？

甲　楊盛春。

乙　王平？

甲　張春彥。

乙　噢，二老軍？

甲　嗯？馬富祿馬先生跟萧老先生，他們爷俩那多好！

乙　这……这里沒有角儿啦！

甲　（自言）这戏沒我唱不了哇。

乙　您来哪角儿？

甲　打旗儿。

乙　噢，龙套哇？

甲　啊，票友儿嘛！

乙　票友儿您得来个角儿呀。您怎么打旗儿呀？

甲　哎，我們那个票房儿专門研究龙套。

乙　啊？

甲　业余龙套研究社。

乙　沒听說过。

甲　那天是特殊情况。

乙　怎么？

甲　因为戏好我想听，他們不讓我进去。

乙　为什么？

甲　我沒票！

乙　廢話！

甲　把門儿的太不客气。“票！”（搖头）“沒有！”

乙　你买呀。

甲　嗯。(指兜儿)也沒有。

乙　噢，錢也沒有哇！

甲　“沒有哇？走！”

乙　轟出来啦！

甲　好，回見，回見。別送。

乙　誰送呀？

甲　前台不讓进，沒关系，我上后台。

乙　后台您認識誰呀？

甲　后台好对付，他們不認識我，我都認識他們，見人就点头儿，他也不知道你是誰。

乙　噢，撞！

甲　这手儿准灵。

乙　哼，戏班儿的蘑菇。

甲　这回坏啦！

乙　怎么？

甲　因为是义务戏。后台也紧，后台人都戴个紅条儿。

乙　啊！

甲　上边儿都有俩字，有写着演員，有写着音乐、剧务、管理，我有个条儿沒带来。

乙　噢，你有？

甲　司仪！

乙　啊？

甲　上回人家結婚，我給喊的。

乙　那管什么用？后台又沒結婚的。

甲　我正在那儿想主意呢，过来一个人間我：“喂，干什么的？”我說我找人的。“你找誰？”我說我找看戏的。

"前边儿！"

乙　得！又轟出来啦！

甲　好，回見，别送。

乙　完啦！

甲　我剛一出来，碰見侯喜瑞侯老："侯老板剛来您？""哎，聊会儿嗎？""好您哪，您您……您头里走。"跟包的拿着好些东西，"把包袱給我。"

乙　您管那个干嘛？

甲　你懂什么，有那个就能进去。

乙　噢，冒充跟包的。

甲　我剛往里一走，那人問我："干什么的？"嗯！（指包袱）

乙　嗬？連話都不敢說。

甲　他眞拿我当跟包的啦。"喂，給你一个条儿。"給我戴上啦，我一瞧，上边儿有俩字儿。

乙　演員？

甲　杂役。

乙　啊？

甲　甭管什么，能听戏就得。

乙　您会干什么？

甲　嗐，跟着瞎忙活，就为听戏。

乙　那您怎么会打旗了哪？

甲　司馬懿不是带四个龙套嗎？

乙　是呀！

甲　有一个鬧时令病，上吐下泻。

乙　喲！

甲　吃了点儿仁丹，嘔吐止住啦，泻肚止不住啦。一会儿一

趟厕所，最后蹲在厕所那儿出不来啦，后来大伙儿把他送到医院去啦。

乙 那得赶紧治呀。

甲 是呀。他走啦，这儿龙套短一个。

乙 找别人吧。

甲 大軸儿都上啦，前边儿的人完了事都走啦。管事的着急啦，跟侯老直对付："侯老板，剛才搭走一个您知道？您这四个龙套可就剩仨啦，实在沒地方儿找人去啦。您回头少带一个得啦。""啊？带仨？一边儿一个，当間儿站一个，我站哪呀？"

乙 是呀。

甲 "要不然您带俩。""沒那規矩！""要不然您甭带啦！"

乙 甭……。

甲 "啊？光杆儿司馬懿，就带司馬师、司馬昭，爷仨打仗？"

乙 那也不好看哪。

甲 "实在沒人啦！"侯老一回头儿，看見我啦。"哎！你来一个吧！"我說不行。"救場如救火！"我說不行，我来不了。

乙 怎么？

甲 不行！沒詞儿，"嗐，沒什么詞儿，就一个字儿，（学打旗状）'豁'。——"

乙 本来嘛，龙套有什么詞儿。

甲 敢情，四个龙套的待遇还不同。

乙 噢，头旗儿赚多少錢？

甲 就他賺的多，他賺一万二。

乙 二旗哪？

甲　八千。

乙　三旗儿？

甲　六千四。

乙　四旗儿？

甲　五千八。你想我是侯老的举荐。

乙　头旗儿？

甲　末旗儿。

乙　就赚五千八！

甲　不在乎錢，我就为在台上听戏。

乙　您不是唱戏嗎？

甲　我可以听戏啊！到城楼那点儿，諸葛亮在那儿，我站在这儿，那听着多清楚！你要买票，台上他不卖呀！

乙　廢話，沒听說台上卖票的。

甲　我赶紧穿上件袍子，戴上頂帽子，拿个旗。我說侯老，我可不大灵啊！侯老直給我托咐！“三旗儿，您可多关照啊，我們这个可棒槌啊！”

乙　好勁。

甲　我說，对啦，我可棒槌，您多照应。

乙　还承認啦。

甲　那人还挺好。“沒关系，你就跟着我吧！”

乙　噢，您不会呀？

甲　誰不会呀？这出戏哪个角儿我都会。

乙　那你干嘛讓他带着呀？

甲　我要給人家說戏成，連“場面”我都懂。就是別讓我上台，一上台，我就暈。

乙　噢，暈場啊！

甲　也不是老暈，一下台就好。

乙　这不是要命嗎？

甲　哎，你可还不許說我，你要一說我，后边儿我就不上啦！

乙　噢，您一点儿不会还不許人說？

甲　我怎么不会？司馬懿头一个过場儿，龙套在后台一喊："豁——"（快长錘）头旗二旗一块儿，到当間儿一点，头旗站左边儿，二旗站右边儿。

乙　对呀。

甲　三旗四旗跟着上，到当間儿一点，三旗站左边儿，四旗站右。

乙　嗯。

甲　司馬师、司馬昭上，站在右边儿，司馬懿上，一亮相儿，准有碰头好儿。打鼓老起閃錘，唱一句，（唱西皮搖板）"中途路上得一信，"（打閃錘）唱两句流水，"張郃小儿得街亭，大队人馬你們往前进，"（快长錘）龙套下，司馬师、司馬昭下，司馬懿往大边儿走，轉回身来一句縫腿儿："休要放走諸葛孔明。"嗆切切……。这不就完了嗎？

乙　是呀。

甲　內中有我这么一个棒槌，給弄乱啦！

乙　怎么？

甲　头旗、二旗上来挺好，我跟三旗一块儿上啊，到当間儿一点，我也知道，他往左边儿，我往右边儿。

乙　对呀。

甲　我剛要往右边儿走，三旗儿他拽我。

乙　他是怕您站在当間儿不动。

甲　我錯会了意啦，我当是他叫我哪，好，跟着你。

乙　啊？

甲　一边儿一个，一边儿仨！

乙　这不糟心嗎？

甲　三旗儿还直跟我搗痲煩，“你怎么这边儿来啦？”廢話！你要不叫我就来啦？“錯啦，过那边儿！”你过去不是一样嗎？

乙　还不过去哪？

甲　这陣儿司馬师、司馬昭上来啦。我想他們俩人站在右边儿，合一边儿仨也不太难看啦！

乙　沒听說过。

甲　他們俩人一瞧我，全乐啦！

乙　哪有不乐的！

甲　他們这么一乐，台底下也都乐啦！听戏的也不对呀，你花錢买票你听的是角儿呀，打旗儿站錯嘍、与你沒有什么損失呀！

乙　那也不行啊！

甲　嘀，台底下有几位这个嚷啊！“好啊，打旗儿的怎么站的？一边儿俩那是‘二板’儿。你那么站成‘么鵝儿’啦！”

乙　嘿，这位对骨牌倒挺熟。

甲　在这时候儿，司馬懿上来啦。嗆！一亮相儿，台底下那位正給我叫倒好儿。“通！”侯老吓一跳，他当是給他叫的哪。“嗯！我怎么还沒張嘴儿就錯啦？”

乙　是呀！

甲　我行头穿錯啦？（看）沒錯儿呀！沒戴盔头？（翻眼看）有

哇。誰給我叫的倒好呀？（一看，发現了龙套站錯了）哼！（努嘴）

乙　这是干嘛？

甲　台上不能說話。他冲我努嘴儿的意思是讓我过去。

乙　那你就过去吧！

甲　我都动不了窩儿啦！

乙　这出戏唱的！

甲　打鼓老人家不管这个，打完了“閃棰”，胡琴儿一响，該他唱啦。

乙　是呀。

甲　净顧着跟我着急啦，他把詞儿忘啦！

乙　啊！那怎么办哪？那就下去吧！

甲　啊！一拉馬鞭儿下去啦，那后边儿都甭唱啦，戏也砸啦。

乙　那怎么办哪？

甲　那眞得佩服人家，現編詞儿，还要把这戏唱圓滿嘍。冲我一叫板，“哼，……”心說：“我倒霉倒你身上啦！”

乙　一点儿不假。

甲　（唱）“老夫馬上怒气发，”就这一句，台底下說：“别嚷啦，别嚷啦，听吧！侯喜瑞改詞儿啦！老夫馬上怒气发，新詞儿。”快板儿也編得好。（唱流水）“叫一声三軍听根芽，每日出兵一边儿俩，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儿仨？努嘴儿挤眼儿你全不怕，还得老夫我把你拉。”过来吧你！

乙　拽过来啦！

（根据傳統作品整理）

阴 阳 五 行

（原名《五紅图》）

乙　这回我說段儿相声。

甲　㗒，您是位艺术家。

乙　不敢当，我是一个演員。

甲　不，您是一位相声表演艺术家。

乙　……

甲　看得出我是干什么的嗎？

乙　我看不出来。

甲　咱們是一家子。

乙　一家子？

甲　您是艺术家，我是科学家。这不都是一个“家”字嗎？

乙　㗒，您是一位科学家！

甲　你知道中国科学院嗎？

乙　您在那儿工作？

甲　从那門口儿走过。

乙　那管什么呀，我当您在科学院工作呢。

甲　什么工作？

乙　研究科学。

甲　你不懂，科学院以下分很多研究所：心理研究所、語言研究所、文学研究所、考古研究所……一个所研究一

門，你想那么多人研究一門儿，研究出成績来算誰的？

乙　啊？（对观众）怎么还有这样的思想呢？

甲　都算大伙儿的，那我擱在哪儿？

乙　您不上算！

甲　我跟他們研究不到一块儿，我是个单干戶的科学家。

乙　（对观众）这位还沒到互助組啦！

甲　我研究的不是一門儿，是全門儿。我一个人研究的包括他們所有的各門，我这叫綜合科学。

乙　啊，这我不懂，什么叫綜合科学？

甲　这么說吧，我所研究的是包罗万象。自从混沌初分，海馬献图，一元二气，两仪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阴阳金木水火土……

乙　行，您甭說了，您怎么还研究这个呢？

甲　怎么啦？

乙　現在是原子时代，人类都飞上天空去了，到宇宙間去了。人家研究原子、核子、电子、离子……

甲　这我懂，原子、电子、餃子、包子……

乙　包子？……

甲　你不懂，他們研究的所有問題，那也出不去我說的几个字：阴阳金木水火土，我这几个字能包括世界万物。

乙　不見得吧？

甲　沒錯儿。

乙　什么都行？

甲　当然啦。

乙　那么您說这桌子有沒有阴阳金木水火土？

甲　有哇，桌子面儿就为阳，那面儿就为阴。

乙　嗽，就这么簡单？

甲　这是通俗的講，講深奥了你不懂。

乙　这桌子有金木水火土嗎？

甲　有。

乙　桌子哪儿来的金呢？

甲　这桌子……当初沒做成桌子的时候，它不是桌子。

乙　这不廢話嗎？

甲　当初它是木材。

乙　那我懂，經过木工把它做成桌子。我問你，桌子哪儿有金？

甲　木工用什么工具做桌子呢？

乙　錛凿斧鋸呀。

甲　錛凿斧鋸是什么的？

乙　鉄的。

甲　“鉄”字儿怎么写？

乙　“金”字边儿……

甲　这不是有金了嗎？

乙　“金”字边儿就算啦？

甲　金、銀、銅、鉄、錫为五金，懂嗎？

乙　嗽，金木。木呢？

甲　这桌子是什么的？

乙　木头的。

甲　有木了。

乙　水呢？

甲　有木就有水呀！

乙　怎么？

甲　沒水树木怎么长大的？

乙 嘅——那么火哪？

甲 火？

乙 啊，您不是說阴阳金木水火土嗎？

甲 你問这个火是不是？

乙 桌子哪儿有火呀？

甲 当然有哇，它这个——桌子——它不是能劈了燒火嗎？

乙 象話嗎？挺好的桌子劈了燒火？

甲 你要知道，桌子的原料是木材。

乙 这我知道，木材原来是树。我沒問这个，我問你桌子跟火有什么关系？

甲 唉，有关系，在原始时代沒有火柴，也沒有打火机。

乙 多新鮮哪！

甲 可有鉆木取火，木能生火。

乙 可找着根据啦。

甲 不是，講深奥了你不懂，这得根据你的水平，这就麻煩啦。

乙 啊，那土？

甲 桌子是木头的，木头原来是树，树在哪儿长着？

乙 地下呀。

甲 地是什么的？

乙 土地呀。

甲 这不結了嗎！石头上能长树嗎？

乙 不能。

甲 記住，回去以后在日記本上写上，这叫理論，懂嗎？

乙 我长点儿知識。

甲 这就是科学，懂嗎？这你就知道我研究的是多么深广多么渊博啦！

乙　行了，您先甭美。吃的也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嗎？

甲　随便你問什么也离不开我研究的阴阳金木水火土，你說你吃的什么？

乙　你說苹果，哪儿为阳，哪儿为阴？

甲　苹果呀，苹果这东西算是……鲜貨之类的东西，多吃一些水果儿倒是沒什么坏处……

乙　誰問你这个啦？我問你苹果哪儿来的阴，哪儿来的阳？

甲　你听着，这苹果一面儿紅，一面儿青。紅的那边儿为阳，青的那边儿为阴。因为晒着的那面儿把它晒透了它就紅了，沒晒着的那面儿那就是阴哪，决不能說太阳轉着弯儿晒那苹果呀。

乙　嗯，阴阳有了，苹果有金嗎？

甲　你这人太糊涂。

乙　嗯？

甲　苹果在哪儿长着？

乙　苹果树上啊。

甲　怎么掉下来的？

乙　拿剪子往下剪哪！

甲　剪子是什么的？

乙　鉄的。

甲　“鉄”字怎么写？

乙　“金”字边儿……

甲　（急促地）有金啦。

乙　有……（对观众）一动鉄的，一沾金字边儿，他就有的說了。

甲　五金嘛。

乙　木呢？

甲　苹果树不是木嗎？

乙　水呢？

甲　一咬就流水儿。

乙　流水儿也算……

甲　那不是水儿嗎？

乙　嘞，苹果有火嗎？

甲　火啊？

乙　啊，鉆苹果取火，对嗎？

甲　哎呀，你想的多天眞哪，(对观众)怎么能够鉆苹果取火呢？

乙　是呀，我这人不懂"科学"，这不是跟您請教嗎？您說苹果哪儿有火？

甲　苹果的火呀——这个——

乙　(对观众)这是想通俗的講法呢，講深奥了怕我不懂。

甲　苹果是水果儿的一种，特别是小孩儿应該常吃。

乙　是呀，多吃点苹果去火。

甲　哎，有火啦。

乙　嘿，我給他送去啦。土哪？

甲　苹果树在哪儿长着？

乙　唉，土地上。再問点儿别的还行嗎？

甲　行。

乙　您說咱們吃的那紅果儿，哪儿为阳，哪儿为阴？

甲　啊，这个好講了，这面儿是紅的，这面儿(恍然大悟)也是紅的啊？

乙　整个儿全是紅的。

甲　啊，紅的就为阳啊。

乙　那么哪儿为阴哪？

甲 它是——你掰开瞧里边儿什么色儿？

乙 白的。

甲 那就为阴。

乙 嘿，（对观众）外边儿沒轍啦，跑里边儿打主意去啦！阴阳有了，紅果有金嗎？

甲 这不是更簡单了嗎，紅果在树上长着，熟了以后你拿什么把它摘下来呢？

乙 我，拿竹竿儿把它打下来。

甲 （呆楞）

乙 一拿剪子又有詞儿啦，咱們不动五金。

甲 嚯，拿銅棍儿把它打下来？

乙 不，不是銅棍儿，竹竿儿。

甲 嚯，竹竿儿呀？

乙 啊，紅果有金嗎？

甲 这个紅果儿也叫山里紅。

乙 嗯，厂甸儿卖的那个大挂山里紅嘛。

甲 是用麻綫儿穿起来，小孩买了挂在脖子上。

乙 是呀。

甲 你說，那麻綫儿你是怎么穿过去的哪？

乙 我，我是拿竹签儿捅过去的！

甲 竹签儿？

乙 啊，紅果儿有金嗎？

甲 你等会儿，竹签儿你拿什么修的哪？

乙 我，拿玻璃碴儿刮的。

甲 可是那尖儿你得用刀子修哇！

乙 不，我在石头上蹭的。

甲　嗯，有办法。

乙　当然有办法。

甲　紅果儿还可以做糖葫蘆儿。

乙　是呀。

甲　还有夹餡儿的。

乙　(警惕地听着)嗯。

甲　把紅果拉开一个口儿，把核儿挖出来，唉，那口儿你是用什么拉的啦？

乙　那口儿呀？我是拿綫勒的。

甲　(窘，自言自語)拿綫勒的。

乙　紅果儿有金嗎？

甲　那核儿拿什么挖的哪？

乙　拿竹批儿。

甲　嗯！糖葫蘆儿它得蘸糖啊！

乙　当然啦，沒糖它怎么叫糖葫蘆儿呢？

甲　那么你用什么熬糖呢？

乙　我用——砂鍋！

甲　砂鍋熬糖？

乙　啊，銅鍋鉄鍋都不用。

甲　砂字儿怎么写？

乙　“石”字边儿一个“少”字儿。

甲　鍋呢？

乙　“金”字边儿……

甲　有金啦！

乙　嗐！

(本篇是与郭全宝同志的演出稿)

字 意 儿

甲　說相声可不容易，什么事都得知道，总而言之得有学問。

乙　別人都有学問，我可不行，文盲。

甲　你念过书嗎？

乙　沒念过书。

甲　也不認識字？

乙　字还認識几个。

甲　認識字？那好，考你一个字，看你的学問怎么样。

乙　行啊，你別考太深的。

甲　好啦。喂，認識就說認識，不認識可別瞎蒙！

乙　当然啦。

甲　（两手抬平）就这么一来，这念什么？

乙　就这个？

甲　啊，別想，快說念什么？

乙　念一吧。

甲　別含糊，說准了，念什么？

乙　念一。

甲　对呀，这怎么能算文盲呢。

乙　噢，認識个一字，就不算文盲啦。

甲　这个一字儿不动，再添一笔念什么？

乙　二。

甲　再添一笔。

乙　念三。

甲　行啊，明儿有合适的工作我給你介紹介紹。

乙　就这个。

甲　三字当中加一竪儿。

乙　出头儿不出头儿？

甲　不出头儿。

乙　三横一竪儿念王啊。

甲　对，王字儿加一点儿念什么？

乙　念玉。

甲　王字儿加两点儿念什么？

乙　还念玉，古写的玉（玊）。

甲　哎呀！不簡单，連古文都認識，可以当大学教授啦。

乙　我呀！

甲　王字儿再加八个点儿念什么？

乙　念……不認識。

甲　王麻子。

乙　王麻子呀！李字儿要加八个点儿就李麻子啦。

甲　啊，学問长了。

乙　就长这学問哪？

甲　这么說你認識字不少哇。

乙　那可不敢說，可以这么說，識字不多，用字不錯。

甲　嗬，口气不小哇，什么叫識字不多，用字不錯呀？

乙　就是說，我識的字不算太多，可是从来不錯用字。

甲　好啦，再考你一字。注意！别念錯了。

乙　你說吧。

甲　火字边儿加一个某字。

乙　哪个某字儿？

甲　就是甘字儿下边儿一个木字儿。

乙　这个字念煤，燒火用的煤。

甲　再考你一个字，山字儿下边儿一个灰字儿念什么？

乙　这个字念炭。

甲　錯啦。

乙　哪个錯啦？

甲　倆都錯啦。

乙　怎么？

甲　先說的那个念煤（讀炭），后說那个念炭（讀煤）。

乙　怎么講？照你說煤字念炭，炭字念煤？

甲　唉。

乙　沒那么念的。

甲　你瞧，有道理呀。

乙　有什么道理？

甲　炭是怎么做的？

乙　拿木头燒的。

甲　对呀，干（甘）木头一燒就成炭了。是不是現在的煤字应該念炭。

乙　那么炭字儿呢？

甲　应該念煤。你想啊，煤是从矿山里采出来的，山灰应該念煤。

乙　唉呀！你这么大才学，文字改革委員会怎么沒請你去当

顧問呢！（諷刺地）

甲　哎，他們忽略了这一点。

乙　誰忽略了？你那个念法不行，你得服从广大群众的习慣。

甲　好啦，算我沒說，再考你一字。

乙　你說吧。

甲　一撇一捺，一撇一捺，一撇一捺。

乙　（想）不認識。

甲　这念众。仨人字儿嘛。一撇一捺，一撇一捺，一撇一捺。

乙　好，我也考你一个。

甲　可以呀。

乙　一横一竪，一竪一横。念什么？

甲　（想，用手势写）一横一竪，一竪一横。……不認識。

乙　这念口。（用手势）一横一竪，一竪一横。

甲　嗯，有意思。我再考你一字，一勾儿一勾又一勾，一点儿一点儿又一点儿，左一撇，右一撇，一撇一撇又一撇。

乙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一点也不乱，一个字。念什么？

乙　不認識。

甲　这念參。

乙　哪个參？

甲　就是人參的參，參加的參。

乙　那怎么一勾一勾又一勾？

甲　啊，那不是，（用手势做写字状）一勾儿、一勾儿又一勾儿，

一点、一点又一点，左一撇，右一撇，一撇一撇又一撇。

乙 是那么回事。那我也考你一字。

甲 你說吧。

乙 一横一竪，一横一竪，一横一竪；一竪一横，一竪一横，一竪一横。

甲 有这个字嗎？

乙 当然有啦。

甲 念什么？

乙 亞，亞洲的亞。

甲 噢，亚，我知道沒这么复杂，一横，两竪儿两点儿，底下一大横儿。

乙 不，我这不是簡化字。中間空着一个十字儿。

甲 那也沒那么乱哪！

乙 你看着，（用手势做写字状）一横一竪，一横一竪，一横一竪；一竪一横，一竪一横，一竪一横。

甲 嘿！有意思啊，我再說一个，李字去了木。念什么？

乙 哪个里？

甲 姓李的李，十八子。

乙 噢，念子。

甲 不，念一。

乙 怎么，李字儿是一个木字儿，下边一个子字儿。

甲 是呀。

乙 那怎么念一呀？

甲 李字去了木，去啦那个“了”跟“木”，不就剩一字儿啦嗎？

乙　噢，了也去啦！

甲　啊。

乙　那我説一个你猜猜。

甲　可以呀。

乙　大姑娘的妹妹，一个字。

甲　大姑娘的妹妹？

乙　啊。

甲　二姑娘啊。

乙　那仨字啦，一个字。

甲　……不知道，念什么？

乙　念姿。

甲　資？哪个資呀？

乙　“姿容秀丽”的姿，次字儿底下一个女字儿。

甲　那怎么叫大姑娘的妹妹呢？

乙　大姑娘是长女，二姑娘是次女。

甲　是呀。

乙　唉，次字下边一个女字儿就念姿。

甲　好，我再説一个你猜，笔帽儿摘下来不用套上，一个字，猜吧。

乙　笔帽儿摘下来不用套上……念干。

甲　怎么？

乙　笔帽儿摘下来不套上，不就干了嗎？

甲　不对，擱水泡上也不会干。

乙　念什么？

甲　念肆，大写的肆。

乙　笔帽摘下来不用套上，怎么念肆呢？

甲　套字儿怎么写？是大字下边有个象长（镸）字似的，筆字儿呢？竹字头下面一个聿字。

乙　是呀。

甲　你把这俩字儿擱在一块儿，(用手勢比划)筆帽儿摘下来，竹字头儿去掉，不用套上；把大字去掉，光剩一个肆字儿。

乙　这个麻煩勁！

甲　再說一个你猜，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猜吧。

乙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一个字？

甲　啊。

乙　……猜不着。

甲　念人。

乙　哪个人字儿？

甲　一撇一捺。

乙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怎么会是一个人字呢？

甲　你瞧！一年是四季，仨月为一季，正、二、三是春季，春字怎么写？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下边儿一个日字儿对不对？

乙　嗯。

甲　我說的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三个小建（念近），小建二十九天算一个月，一个小建少一天，三个小建呢？

乙　少三天哪。

甲　春字儿除去三天，也就是三日，光剩下一个“人”字儿。

乙　嗯。

甲　再說一个你猜啊，正午对时，一个字。

乙　念准。

甲　怎么？

乙　你看，到那时准打，当当当……

甲　不对。

乙　念什么？

甲　念斗。

乙　斗？正午对时怎么念斗呢？

甲　斗字儿怎么写？一点儿，两点儿，一个十字儿。正午对时，在什么时候儿？

乙　十二点哪。

甲　斗字儿不是，十，两点。(用手势做写字状)

乙　噢，这么回事呀。

甲　你老猜不着，沒意思啦，再說一个最簡单、最容易猜的，一竪儿，一边儿一点儿。念什么？

乙　这还不知道，念小，大小的小，这不一竪一边儿一点儿嗎？

甲　不对，念卜。

乙　哪个补？

甲　姓卜的卜，不是一竪一点儿嗎！

乙　喂喂喂，你說的是一竪儿一边儿一点儿。(用手势写小字状)

甲　嗯？我說的是一竪儿，一边儿一点儿，(用手势写卜字)那边儿沒点儿。

乙　噢，就一边儿有点儿呀！

甲　嗐，用我的身体比一个字你能認識不？看着啊，(并脚横伸胳膊)念什么？

乙　十字儿。

甲　对，再看这个，(把扇子放头上，横伸胳膊抬起一只脚尖)念什

么？

乙　念于，干勾于嗎。

甲　（放下脚）这个？

乙　脚放下啦？干，一横，两横，一竖，干。

甲　不对，念平，和平的平。

乙　不对呀，平字儿还有俩点儿呢。

甲　我这儿有俩耳朵！

乙　好，我来一个你看。（并脚，曲垂两胳膊）这念什么？

甲　念巾，毛巾的巾。

乙　不对，念吊。

甲　吊字儿上边儿有一口字儿。

乙　我这有嘴！

甲　那你看这个。（两手叉腰，并脚直立）念什么？

乙　念中。

甲　不对，念申。

乙　申字里边儿还一横儿呢。

甲　我这儿有褲腰带！

（根据郭全宝口述本記录）

戏剧杂談

甲　我是戏剧家。

乙　噉，您喜欢戏剧？

甲　嗯，戏剧专家。

乙　噉，还是专家？

甲　怎么你不知道？

乙　沒听說过。

甲　大家常提嘛，說："专家来啦"。那就是說我。

乙　啊！那就是說您哪？

甲　嗯，从小儿我就喜欢戏剧，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沒事儿就去看戏，学儿手儿回来就唱。（动作）

乙　在哪儿唱啊？

甲　教室里唱。

乙　在教室里唱戏？

甲　教室里方便，有台、有桌子、有几个小同学給我当配角儿，我們老师很喜欢我。

乙　还喜欢你哪？

甲　啊，对我非常注意，每天都叫我罰站。

乙　是得罰站！

甲　說我太淘气啦。后来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儿，每逢假日

我就去看戏，学校要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員。

乙　您喜欢艺术。

甲　最怕考試，一考試就得弄“小抄儿”。(动作)

乙　要不弄小抄儿哪？

甲　那就不及格啦。

乙　平常不用功嘛。

甲　可也分考什么，考音乐、唱歌儿，我准得一百分儿。

乙　要考别的哪？

甲　那就坏啦，历史、地理頂多六十分儿。

乙　好嘛，将将及格。

甲　算术最糟糕。

乙　考多少？

甲　三十分儿。(千万别忘了用手势)

乙　三十分儿？(手势)那不及格呀。

甲　是呀，后来大学就毕业啦。

乙　(对观众)这位还大学毕业哪。

甲　大学毕业以后我就从事戏剧工作，一直到現在我研究戏剧这么五十多年，我对于戏剧，有比較深刻的認識。……

乙　您研究戏剧有多少年？

甲　五十多年。

乙　五十多年？

甲　我对于戏剧……

乙　您等等儿，您今年多大岁数？

甲　四十二。

乙　四……

甲　所以呀……

乙　别說啦！

甲　啊？

乙　你今年四十二岁，怎么会研究戏剧五十多年哪？

甲　啊，是呀，它这个，就这差点儿。

乙　差点儿？差多啦！

甲　是呀，你听着奇怪啊？

乙　啊。

甲　是嘛，連我都奇怪。

乙　这象話嗎，你自个儿說的你还奇怪！

甲　这倒是个値得討論的問題，一个四十二岁的人为什么研究五十多年哪？

乙　是呀。

甲　好象你听我这話，啊，有点矛盾？

乙　唉。

甲　对啦。

乙　对啦？

甲　矛盾是可能产生的，并且应該存在的。任何（乙楞）一个事物都会有矛盾存在，那就看你有沒有办法使这个矛盾統一起来，否則就会形成对立，繼續发展。这是个法則問題嘍！你不懂啊。

乙　我沒問你矛盾問題，我問你四十二岁的人为什么研究戏剧五十多年？这笔賬儿我算不上来。

甲　你慢慢儿算吧。

乙　我慢慢儿算？

甲　不，我給你算，我研究京戏是七年。（手势）

乙　七年。

甲　研究話剧是八年，这是多少年？

乙　七年加八年十五年。

甲　嗯？

乙　七八一十五嘛。

甲　七八五十六哇。

乙　嚱，乘法呀？

甲　怎么你按加法算啦？

乙　可不加法嗎。

甲　所以你就搞乱嘍！

乙　我搞乱啦？难道乘法跟加法你都弄不清嗎？

甲　所以呀，我那算术才考三十分儿。（手势）

乙　你这算术連二十分儿都不値！

甲　这是說笑話儿，我研究戏剧才十几年。

乙　嚱，研究的怎么样？

甲　还不錯，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得了一个博士学位。

乙　什么博士？

甲　戏剧博士。

乙　不簡单哪！

甲　当然啦。

乙　那您得写論文哪？

甲　对呀，博士論文嘛。

乙　发表了嗎？

甲　发表了。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发表一篇論文，四万余言，費了三个月脑筋。发表以后被那些大戏剧家們称为盖世奇文。哈哈……

乙　您这篇論文的主題是什么？

甲　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乙　嗐！戏剧与水利有关系？

甲　有密切关系，唱戏唱时間长了必須得喝点儿水。

乙　那个水利呀？

甲　这是一般戏剧家沒有想到的問題，被我发掘出来嘍。

乙　就是飲場。（台上喝水，同行术語叫飲場）

甲　不，我还分析了很多問題。

乙　什么問題？

甲　比如京戏和話剧同是舞台剧，可是在处理上却有很多不同。

乙　都有什么不同？

甲　道具就不同。演話剧，这个戏四幕四景要四堂道具，短一样都不行。

乙　那是呀，应用的嘛。

甲　过去演京戏就簡单，三張桌子儿把椅子完全代替啦，这桌子用处大啦。

乙　桌子还能当什么用？

甲　那边儿擱把椅子，这边儿擱把椅子，从上边儿走过去，这就是个桥。

乙　嗽，当做桥。

甲　“待我登高一望”。（京戏韵白）往桌上一站。（模仿京戏动作）

乙　这是什么？

甲　这就是个高坡儿。“下得馬来上山道”。走几步儿上桌子一站，（模仿京戏花脸登山远眺动作）这就是山。

乙　山。

甲　三張桌子"落"起来，一个跟头翻下去。

乙　这是……

甲　房。

乙　房？

甲　这房可比山高。

乙　啊！房倒比山高？

甲　为了突出翻跟头的技巧。

乙　嚇。

甲　这是京戏和話剧不同的地方。

乙　那么还有什么地方不同呢？

甲　布景，演話剧一定得有立体布景，就是在台上搭个房子，后墙留下来給观众看。

乙　那么这房子的門儿哪？

甲　多是在后边儿，人物出場的时候，一敲門儿，"請进来"。拉門儿进来，也就是人物出場和观众見面啦，出来进去都走門儿。

乙　那么京戏哪？

甲　有大幕就行啦，不論什么人物都是从边幕那儿溜达出来。

乙　溜达出来？

甲　唉，那儿叫上場門儿。

乙　嚇。

甲　每个角色都有出門亮相儿，比如赵云出場。

乙　武的。

甲　唉，是这样儿：（京戏韵白）"赵云进帳。""来也。"（四击头，学上場亮相）你看，这多漂亮。要用立体布景就麻煩啦。

乙　怎么？

甲　这弄个門儿，讓他开門，出来再亮相儿沒劲啦。

乙　不行嗎？

甲　你看着：“赵云进帳。”“来也。”（四击头，故作忙乱，加开門动作，亮住）

乙　行啦，别亮啦！

甲　亮出来也不好看啦。

乙　京戏不用門。

甲　可有时候台上要描写个門，沒有怎么办？

乙　啊？

甲　到必要的时候儿伸手一抓，就抓出个門儿来。

乙　抓出个門儿来？什么戏有这动作？

甲　《三娘教子》老薛保一看天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沒有。这有开門、出門的动作。是这样：（学衰派老生走法，做开門出門的动作，边念边做）“天到这般时候不見东人到来，待我出門去看。”注意啊，要抓門啦，（边說边做）上扦关儿、下扦关儿、拉开、門分左右、撩大带、迈門坎儿、走出来、再瞧后边儿。

乙　怎么样？

甲　什么也沒有。

乙　是这样儿。

甲　特别需要門的时候，沒有怎么办？搬把椅子擱那儿就算个門。

乙　什么戏拿椅子当門？

甲　《烏龙院》宋江走了以后，閻婆惜搬把椅子往那儿一坐，就是个門；《武家坡》进窑那点儿，王宝釧也是搬

把椅子。

乙　嗷，就是跑坡那点儿。

甲　唉，是这样儿：（学青、老生动作，边唱边做）“前面走的王宝釧，后面跟的薛平男，进得窑来把門掩。”（平貴拴馬轉身，看，愣住）

乙　怎么啦？

甲　进不去啦。

乙　那就是門嘛，还有什么不同？

甲　吃喝也不同，話剧和电影是眞吃眞喝。有时候你看电影里吃飯，那都是眞吃，一頓飯不定吃儿回哪。

乙　怎么？

甲　拍电影麻煩极啦，一个鏡头不定拍儿次。拍吃飯鏡头，飯菜都摆好了，导演一看，齐备了，喊一个“預备，开始。”演員赶紧吃，导演一看表情不对，“停住，重吃！”

乙　还得吃？

甲　拍儿回就得吃儿回，要不怎么电影演員差不多都有胃病哪，那都是吃的。

乙　啊？

甲　可也不一定。

乙　根本不是。

甲　喝酒也是眞喝，拿起酒杯来：“同志們，祝你們健康，我們再干一杯吧。”（喝酒动作）

乙　唉，眞吃眞喝。

甲　京戏里也有吃喝場面，一表而过。“酒宴摆下。”其实什么也沒有，每人一个木头酒杯、木头酒壶，一斟就滿

啦。“請。”（学念曲牌子，边念边做）“告辞了。”

乙 怎么样？

甲 飽啦。

乙 吃什么啦，就飽啦？

甲 什么也沒吃就飽啦。

乙 他怎么不眞吃哪？

甲 眞吃就沒意思啦，眞来四个菜一个湯？

乙 啊。

甲 来个香酥鷄，来个紅燒海参。

乙 啊。

甲 老生把胡子摘下来吃海参。

乙 吃。

甲 吃完啦，嗓子也啞啦！甭唱啦！

乙 ……

甲 再者說，观众买了戏票是来看艺术的，不是来看吃飯的，要看吃飯的就甭买票啦，到食堂那儿瞧去。

乙 沒瞧那个的。除了这些还有什么不同？

甲 哭笑也不同。京戏的哭是一种夸張的手法儿，老生一哭，“唉，娘啊……”

乙 对。

甲 青衣、花旦是这样儿：“呃……呀……”

乙 是这样儿。

甲 这也就是在舞台上，馬路上沒有这样哭的。

乙 馬路上？

甲 馬路上要是过个出殯的沒人哭嗎？

乙 那有。

甲　还是的，他不能象戏台上那样哭，要那样哭成什么啦？艺术性的出殯？

乙　啊？

甲　你想啊，几个人抬着棺材，孝子打着幡儿，孝子看着棺材一难过，“唉，娘啊……”后边儿那儿位妇女都“呃……呀……”

乙　嘿，这倒热鬧。

甲　热鬧？要这样儿走到馬路上就得卖票。

乙　卖票！买票瞧出殯的？

甲　电影話剧的哭跟京戏就不同，也不能眞哭和大哭。

乙　怎么哪？

甲　那样儿会破坏艺术效果。

乙　大哭不是显着眞实嗎？

甲　那是生活的眞实，不是艺术的眞实。你要是大哭，悲剧也能演成喜剧。

乙　怎么？

甲　人家看着可笑哇，电影里这样儿哭，“二大爷啊……”这叫什么艺术哪？

乙　沒那么哭的。

甲　你看过电影《白毛女》嗎？

乙　看过。

甲　喜儿哭的很簡单，可是观众心里都很沉悶。

乙　那是怎么回事？

甲　感情眞实。一个演員演好一个人物要花很多劳动，所以現在的电影、話剧都那么好。

乙　过去哪有这么好。

甲　我小时候看那电影，人走道儿还哆嗦哪。（动作）

乙　那还是无声的哪。

甲　有声的也不行，說話有一种舞台腔，还有的人，形式主义地表演，他那哭你看着可笑。

乙　哭的可笑？

甲　一哭是这味儿：“媽，你的儿子剛有一点儿顏色你就死去啦，苦命的媽！嗷，媽！”完啦。

乙　完啦？这是不眞实。

甲　这还是男的。

乙　那么女的哪？

甲　更受不了啦，哭的时候就那么“嗷”的一声。

乙　怎么样哭？

甲　是这样：（动作）“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心里太难过了，我的精神太苦恼了，嗷！——”

乙　怎么啦？

甲　哭啦。

乙　眞受不了。

甲　还有擦眼泪，看着也別扭。

乙　怎么？

甲　眼泪是由眼眶出来，应該擦眼窩儿呀，她們不是。

乙　擦哪儿呀？

甲　擦鼻子下边儿。

乙　怎么擦？

甲　哭的时候，“嗷，嗷……”（动作）

乙　（对观众）是这样儿。

甲　眼泪剛流出来她不擦，在半道儿上等着它。

乙　啊？跟眼泪定約会啦？

甲　大概是在上边儿擦比較分散，到下边儿集合好了一块儿擦。

乙　沒听說过。

甲　她就这么擦嘛。

乙　那么她为什么不擦眼窩儿哪？

甲　也許有困难。

乙　有什么困难？

甲　那陣儿化装抹黑眼窩儿，大概怕揉坏了，要这样儿擦，“嗷，嗷……”（用手背擦揉）擦完了你再瞧。

乙　好看啦。

甲　成熊猫儿啦！

乙　嗐！更难看啦。

甲　这是哭的不同。

乙　那么乐哪？

甲　也不同。話剧、电影的乐跟普通人沒什么区别；京戏的乐就要夸張，你看那小生乐，“哈哈、啊哈、啊哈……”

乙　好听。

甲　只有台上，台下沒人这样儿乐。

乙　怎么？

甲　我們这儿說相声，大家都乐了吧，要都那样乐受得了嗎？

乙　全場观众都那样儿不行。

甲　有一位也不行。那位在台下听相声：“有意思啊！”（学京戏小生乐）“哈哈、啊哈、啊哈……”

乙　这位乐啦。

甲　別人受得了嗎？

乙　对。

甲　这是哭笑的不同。

乙　还有什么不同？

甲　走台步儿也不同。話剧、电影也演古装的，也穿厚底靴子，走起来多是直步儿，京戏是迈方步儿。

乙　走八字儿？

甲　唉，（轉身退回約一米学走台步）这样走起来很美，可只能限于舞台上，在馬路上可不行！

乙　在馬路上这么走也好看哪。

甲　好看管什么？

乙　美呀。

甲　咱們这儿散場以后，观众回家都这么走，（学台步）天亮也到不了家。

乙　好嘛，得住外边儿。

甲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儿迈方步，連馬走道儿也迈方步。

乙　啊？怎么馬也迈方步儿？

甲　唉，舞台上不能用眞馬，就是一棵馬鞭儿。上馬以前那样儿走，上馬以后还是那样儿走。

乙　你学学什么样儿。

甲　是这样儿：（京剧韵白）“家院，带馬。”走过来，接鞭儿、搬鞍、認鐙、骟腿儿、騎上、再瞧这馬。

乙　走……。

甲　还是这样儿，这匹馬保險，摔不着。

乙　这是騎馬？

甲　还有坐車。

乙　戏台有眞車嗎？

甲　沒有，就那么两个旗子。

乙　那叫車旗。

甲　推車的人站在旁边儿举着（平端）旗子，上車的姿势滿好看。（学唱搖板）"辞别賢妹上車輛。"（边唱边做，上車）一扶这旗子，这就算坐車啦，可是还得自己走。

乙　唉，車沒底儿，馬沒腿儿嘛。

甲　完全靠着演員的动作引起观众的联想。

乙　这种方法很好。

甲　其实这些动作全是从生活里边儿来的，經过加工美化成为京戏的舞蹈，你看生旦淨丑出場都是那么美。

乙　唉，有一套程式。

甲　就拿老生說吧。

乙　文的武的？

甲　袍带老生，一出場是这样，"嗯哼……"（学袍带老生出場、正冠、捋髯、抖袖、端带等动作）

乙　（念小鑼冒头对观众）这是端带，抖袖，这是正冠、捋髯、上步儿，（对观众）您看多稳哪。

甲　唉，看这玩艺儿着急不行，你有什么急事他也得慢慢儿走。这是老生。

乙　那么小生哪？

甲　比这还美。

乙　不也是迈方步嗎？

甲　步子大，迈步亮靴底儿。比如《玉堂春》那小生。

乙　王金龙？

甲　唉，出場是这样儿。

乙　（念小鑼冒头）（对观众）您看，抖袖是一只一只来，正冠、

捋髯……

甲　啊？

乙　（急悟）这沒胡子。

甲　你看这姿势多美！

乙　嗯。

甲　（对观众）哪位带着象机可以照一个。

乙　干嘛呀？

甲　留作参考資料。

乙　行啦！别照啦。

甲　美呀。

乙　小生最美？

甲　不，最美的是花旦。

乙　嚇，这么說唱花旦不容易。

甲　現在好啦，現在都是女演員扮演；过去是男人唱花旦，那可不容易。你想一个男人要扮一个女的，讓人看着哪点儿都象就不容易。

乙　对。

甲　不是哪个男人都可以唱青衣花旦，你得够条件儿。

乙　什么条件儿？

甲　首先說体格儿得长的漂亮、窈窕，綫条儿得好。

乙　您看我这綫条儿怎么样？

甲　不行，粗綫条儿。

乙　面形哪？

甲　面形也得漂亮，男人唱花旦都是小白臉儿，您这小黑臉儿不行。

乙　我的条件差。

甲　我要唱花旦还行。

乙　嘛，你够条件儿？

甲　唉，不过现在看着还差点儿。

乙　怎么？

甲　我沒化装，也沒穿戏装，看着还不是那么特别美，可是也不錯啦。

乙　誰說的？

甲　你看我摆一姿势，（做一花旦造形）你看，象不象張君秋？

乙　誰？

甲　君秋。

乙　我看你不象君秋。

甲　有点儿象素秋。

乙　象泥鰍！

甲　象泥鰍干什么？扮出来就漂亮啦，你看我这个头儿不高不矮中等身材，小腰儿多窈窕。

乙　还窈窕哪？

甲　面形都合乎标准条件儿。

乙　什么条件儿？

甲　唱花旦非得这样儿不可：长瓜臉儿，尖下巴頦儿，高鼻梁儿……

乙　大眼睛。

甲　我就眼睛小点儿！

乙　是不大。

甲　唱花旦眼睛很重要，花旦出場两个眼睛滴溜乱轉，显着剧中人那么天眞、活潑、可爱，有的花旦还需要来个“飞眼儿”。

乙　“飞眼儿”？

甲　文字形容叫秋波流慧。

乙　秋波流慧？

甲　您瞧他这个，（指乙眼）迎风流泪！

乙　到我这儿全不行！

甲　你看我学一个花旦出場用眼睛的地方。

乙　什么戏？

甲　《鴻鸞禧》的金玉奴，出来念四句白，扔手絹儿，拿眼那么一飞，你就看出我的眼睛漂亮啦。

乙　你来来。

甲　（退到上場門外，做花旦准备出場动作）“啊哈，青春整二八，生长在貧家，綠窗深寂靜，空負貌如花。”（动作）

乙　哎呀！眞有意思。

甲　你看怎么样？

乙　好。

甲　就拿眼睛这么一飞，（对观众）您别瞧我这眼睛小点儿，它有神。

乙　嗯，眼小神足。

甲　唱花旦非得眼神足不可；眼睛有毛病的人不行。

乙　什么毛病不行？

甲　什么毛病都不行，近視眼都不行。

乙　近視眼怎么不行？

甲　近視眼怎么唱花旦？把鏡子摘下来，这样儿：（学近視眼）唉，这儿有近視眼的同志可别不高兴，我說的是唱花旦近視眼不行，不唱花旦一点儿关系都沒有。

乙　对啦，沒关系。

甲　眞是这样儿，近視眼唱花旦，把鏡子摘下来，两眼这样儿。（学近視眼）

乙　这眼神要飞……

甲　飞出去回不来啦！

乙　跑啦？

甲　你不信我学一个近視眼唱花旦，也来这飞眼儿，困难就大啦！

乙　你来来。

甲　你瞧着啊，（退到上場門，做花旦准备出場动作，学近視眼）“啊哈。”（出場，試探着迈步）

乙　（念小鑼冒儿头）台、台、台……。往前走哇。

甲　怕掉台下去！

乙　（自言自語地）这不要命嗎！

甲　“青春整二八，生长在貧家，綠窗深寂靜，空負貌如……（扔手絹儿沒接着，飞眼儿）花。”

乙　别飞啦！

（根据傳統作品整理）

扒馬褂儿

丙——少爷“秧子”。

甲——帮閑者。

乙——艺人。

乙　这回呀，我請两位票友，帮我說一段儿。

甲　对，咱們仨人說一段儿。

丙　仨人說有什么意思啊？你們俩歇一会儿，我一个人唱一段儿。

乙　你唱什么？

丙　太平歌詞！

甲　嗐，你别唱了，还是仨人說有意思。

丙　又說那个卖切糕的？都熏啦！（即老一套的意思）

甲　嗐，你唱也沒有什么新鮮的！

丙　沒新鮮的？我唱那玩艺儿你們都不会。

乙　也可以，（对甲）他有新鮮的咱們也可以听听。

甲　（低声对乙）嗐，他就会三段儿。

乙　那咱們还說吧！

丙　我不說！你們这叫拦我高兴，我有好玩艺儿，你們不叫我唱。

甲　你有什么新鮮的？

乙　这么样儿，你可得唱新鮮的，我們要不会我們就听，我們要会，那我們可不听。

丙　当然啦，听着啊，（暗示甲）别言語。（唱）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四季清香，春游苏堤桃紅柳綠，夏賞荷花放滿池塘，秋观明月如碧水，冬看瑞雪鋪滿了山崗。

乙　（接唱）我表的是……

丙
甲　（合唱）西湖岸上的雷峰塔……。
乙

丙　哎哎，怎么回事儿？

乙　您这段不新鮮哪！

丙　你們会嗎？

乙　廢話，不会我們就接上啦？这段叫雷峰塔。

甲　（对丙）这段他会。

丙　这沒关系，我知道这段儿你們会。

乙　你知道我們会，干嘛还唱啊？

丙　这是遛遛嗓子。

乙　嘅，这段不算？

丙　哎，再听这段儿，这段你們就不会啦。

乙　好，唱吧！

丙　（唱）昨日里阴天渭水寒，出水的蛤蚌儿晒在沙灘，半悬空飞的是魚鷹子，抿翅收翎落在了沙灘。

乙
丙　（合唱）他把那……。

甲
乙 （合唱）蛤蚌儿当做一块肉。
丙

丙 哎哎哎！

乙 这段儿也不新鮮哪！

甲 这段儿叫漁翁得利。

丙 嚯，这段儿你們也会？

乙 这誰不会呀！

丙 好啦，再听这段儿，这段不用說你，他（指甲）常跟我在一块儿，連他都不会。

乙 好好，你唱唱！

丙 （唱）有一个大姐儿黑不溜秋，

甲
丙 （合唱）身量不高过鼓楼，
乙

甲
乙 （合唱）大姐儿的身量够九丈九，一双花鞋做了九秋，桃紅布……。

丙 怎么回事儿，你們？

乙 这段儿我們也会，你再唱段别的。

丙 我……就会这仨。

乙 那唱个什么劲儿呀？

甲 咱們还仨人說吧！

丙 不說啦！从这儿就不說啦，你們这叫存心挟我。我走啦。

乙 （輕蔑地）走？你走也沒关系，我們俩人說。

丙 （指甲）你也不能說，跟我走！

甲 要不还是咱們仨人說一段儿。

丙　我不說，馬上走。

甲　好好，你先走，你告訴我上哪儿，回头我找你去。

丙　不行，你走不走？你要不跟我走，你給我馬褂儿。

甲　我……我不走。

乙　这个人……

丙　（扒甲的馬褂儿）

甲　（掙扎着）你等等，你等等。

丙　不行！

乙　哎哎，二位，二位！有話慢慢儿說，怎么回事儿？（把二人分开）

甲　（把解开的紐扣扣上）这是干什么？

乙　怎么回事儿？

丙　他穿那馬褂儿是我的，給我吧，我不借啦！

乙　这也沒什么，我問問，你穿这馬褂儿是他的？

甲　啊！

乙　給他！

甲　不給！

乙　是他的，你为什么不給他呢？

甲　馬褂儿是他的，可我不能給他！

乙　怎么？

甲　我怕他卖嘍！

乙　嗐，他扔了你也甭管啦！

甲　你說那个不行啊，我給他，我穿什么？

乙　这叫什么話！是他的嘛，你为什么不給他？

甲　啊，不能給他。

乙　这馬褂儿他送給你啦？

甲　不是，借的。

乙　还是的！借的，人要你就得給他。

甲　我不是跟他借的。

乙　你跟誰借的，也是他的呀！

甲　我告訴你，我是跟他媽借的，我穿他这馬褂儿不白穿。

乙　給錢？

甲　不是，你不知道，这里有事。我跟他是朋友，我俩不是老在一块儿嗎？

乙　是呀，那我知道，我就問你这馬褂儿怎么不白穿？

甲　唉，你不知道，他这个人哪，云山霧罩，說話沒譜，可又爱說。

乙　这跟馬褂儿有什么关系呀？

甲　你听着呀！那天我出門儿有点事儿，我上他們家借馬褂儿。他沒在家，我跟他媽一說，他媽挺高兴，赶紧給我拿出来了："你穿去吧，他也不穿，在家擱着也沒用。我呀，托咐你点事儿，你常跟他在一块儿，他的脾气你也知道，在外边儿你得多关照他。他說話呀，云山霧罩，大海茫茫，他又爱說，有时候讓人家問着啦，就生悶气儿。那天也不知因为什么，回来連飯都沒吃，躺炕上就睡啦。你哪，常跟他在一块儿，你又是能說会道，你就給他兜着点儿。"你說我这馬褂儿白穿嗎？近来可倒好，我老跟他在一块儿呀，他一沒詞儿啦，他就讓人問我，我就得給他打圓盘哪！你說，这馬褂儿我白穿嗎？

乙　是这么不白穿。旣然常在一块儿，何必这么吵呢？

甲　他这人就这小孩儿脾气。

乙　不要紧，我跟他說說。(对丙)这馬褂儿弄明白啦，是你的。

丙　是啊！

乙　你們哥俩常在一块儿，何必这么吵呢？値得嗎，为了一个馬褂儿。

丙　哎，你别这么說，穿上我这馬褂儿比皮袄都挡嗆！

乙　他穿你馬褂儿也沒白穿嘛！

丙　他給我錢啦？

乙　也不是給錢，你們老太太不是托咐过他嗎，說你这人說話有点云山霧罩，他哪，能給你兜着点儿。

丙　沒这事儿。

乙　唉，甭管有这事儿，沒这事儿，既然借給他穿啦，你当时就扒那多不合适！冲我的面子，明儿讓他給你送去。

丙　我这可冲着你，(对甲)你明儿給我送家去！

甲　好好，等哪天順便我給你送去。

丙　不行，要不然你当时就脫。

甲　好好好，明日下午十二点。

丙　十二点？我不能为你等門，早晨六点。

甲　天还沒亮呢！

丙　那好，六点半。

甲　八点才亮。

丙　那就八点。

甲　下午十点行不行？

丙　不行，我九点就睡覚。

乙　二位，两凑合吧，中午十二点。

甲　好好好，就十二点吧！

丙　不行，十一点，十二点你赶上飯又得吃一頓。

甲　十一点半行不行？

乙　差不多啦。

甲　十一点一刻！

丙　十一点二十行不行？

乙　二位，差五分鐘还爭哪？

丙　好好，就依你，十一点二十啊。你穿着可在意一点儿，做这么一个馬褂儿不少錢哪！这是我当初卖了一所房子，做了这么一个馬褂儿。

乙　象話嗎，卖所房子做个馬褂儿？你这个人說話沒譜儿。

丙　哎，真的。

乙　什么房子啊？

丙　四合房。

乙　卖一所四合房就做一个馬褂儿呀？

丙　那陣儿是我哥哥娶媳妇儿，卖那所房子給他办事啦！

乙　那跟馬褂儿有什么关系？

丙　是啊，卖房子錢他都花啦！就給我做件馬褂儿。

乙　您这个人說話是有点云山霧罩。

丙　你别听他的，我这么大学問能云山霧罩？我这两天心里别扭。

乙　怎么啦？

丙　唉，你知道我那个菊花青的騾子……。

乙　啊！

丙　那个尺碼儿，那个膘头儿多好哇！

乙　是啊！

丙　完啦！

乙　嗯？

丙　那天沒留神掉茶碗里淹死啦！

乙　啊？你說什么？

丙　（难过地）掉茶碗里淹死啦！

乙　什么騾子呀？

丙　就是我車上那个呀！

乙　啊，套車那个騾子，怎么啦？

丙　掉茶碗里淹死啦！

乙　是云山霧罩！这哪儿的事呀？那么大个騾子会掉茶碗里淹死啦？

丙　有人知道啊！

乙　誰知道？

丙　（指甲）你問他！

乙　哎，新鮮！我說……你知道菊花青的騾子……

甲　啊！

乙　掉茶碗里淹死啦？

甲　怎么着？

乙　菊花青的騾子掉茶碗里淹死啦？

甲　你醒醒，沒睡醒哪？

乙　沒有哇？

甲　吃多啦，撑的！騾子多大？茶碗多大？

乙　我……（对丙）沒这事儿。

丙　（扒甲馬褂儿）

甲　哎哎，怎么回事儿？

丙　脫下来！

甲　不是說明儿十一点二十嗎？

丙　不成！

甲　你……

丙　你为什么說沒有这事儿？

甲　什么？

丙　菊花青的騾子掉茶碗里淹死啦！

甲　嘁，菊花青的騾子掉茶碗里淹死……是他說的？

乙　沒有这事儿。

甲　有，……有！

乙　啊，有？

甲　有。

乙　啊！新鮮。眞有这事儿？你說說，我听听。

甲　嗯……，这是世界广大，无奇不有，这个事儿你听着是納悶儿啊！……不但你納悶儿，誰都得納悶儿，就連我都納悶儿。

乙　嗯？

甲　是，……原来我納悶儿，后来我就不納悶儿啦！他眞有这事儿嘛！

乙　你說这个騾子怎么会掉茶碗里給淹死啦？

甲　这个……騾子啊，它跟馬差不多。

乙　啊，是啊！

甲　可是有大有小啊！

乙　啊！

甲　可是多大它也叫騾子。

乙　这不廢話嗎？我沒問你这个，我問你呀，这騾子怎么会掉茶碗里給淹死啦？

甲　是啊，他这个这个……他这个騾子小哇！

乙　那它也不能掉茶碗里給淹死啊！

甲　是啊，它不是淨淹……它是剛倒的一碗热茶，它是連淹带燙……它可也死不了。

乙　这不廢話嗎！

甲　是啊，它是……（問丙）是茶碗啊？

丙　啊，茶碗。

甲　他这个茶碗沒多大呀？

乙　是呀。

甲　茶碗也就这么大，它就算这么大……。

乙　那就是盆啦！

甲　它就是盆……它也……淹不死啊！

乙　淨說廢話，我問你那个騾子是怎么淹死的？

甲　啊，是啊！它就淹死了嘛！

乙　那你得說出个道理来呀！

甲　哎，它是这么一回事儿，它不是什么嘛！……它这个……它这个……嗬，你怎么不明白哪？

乙　你說什么啦，我明白？

甲　是啊，它不是……这个騾子嗎？他挺爱嘛！……有个王二爷你知道嗎？

乙　哪个王二爷？

甲　草垜胡同王家！

乙　啊，怎么啦？

甲　那王二爷也挺喜欢他这个騾子。

乙　我沒問你这个，我問你这个騾子怎么会淹死啦？

甲　啊，是啊，你别忙，他不得打这儿說嗎，人家王二爷好

哇！那才講究呢！

乙　你凈說王二爷干嘛呀？

甲　他不是跟这个騾子有关系嗎？王二爷呀，……也喜欢騾子，……看見他这个菊花青的騾子就爱上啦！他那个意思啊，就想买过去。他不好跟他說，王二爷跟我也認識呀，就跟我說啦："咱們呀，把这个騾子給匀过来。"于是我就跟他說啦，（指丙）他这个人非常那个，当着我就把王二爷給頂回去了："买我的騾子？有这样的我还买哪！我就是有錢，他花多儿錢也买不了！"

乙　嗯！

甲　这个碴儿就擱下啦，那天在茶館儿又碰着啦。王二爷好养活蟈蟈，王二爷从腰里掏出棒棰葫蘆，打开盖儿，沉了一会儿，把簧取出来，那蟈蟈一着风啊，就爬出来啦，眞是蔪青碧綠，全須全尾儿，連个抱爪都不短，这一叫喚，"呱呱呱"，这个脆呀，誰不爱！

乙　嗬！

甲　（指丙）他也爱上啦，他打算把这个蟈蟈給匀过来。他跟我說啦："我打算把王二爷这个蟈蟈匀过来。"我說啦，"上次人家要匀你騾子，你把人家給頂啦，你想，这回我跟人家說能行嗎？"他說："哎，那沒关系，他不是喜欢騾子嗎，我喜欢他的蟈蟈，我們俩換一下。"我跟王二爷这么一說呀，王二爷也贊成，他俩就換啦。他把蟈蟈揣怀里就回家啦，到家沏壶茶，剛倒了一碗还沒喝哪，他就把葫蘆掏出来啦。人家王二爷打开葫蘆盖，过一过风才取出簧，他是外行啊，他打开盖儿就把簧取出来啦。你想，那个蟈蟈在怀里揣着它热呀，一見凉风，

蹭，就竄出来啦，正掉那个茶碗里啦，連淹带燙，就这么給淹死啦！

乙　嗐，我問你那个菊花青的騾子怎么給淹死啦？

甲　嘿，你这个人，这份糊涂，蟈蟈不是那个騾子換来的嗎？你想，燙死蟈蟈跟燙死騾子不是一样儿嗎？

乙　噢，不是燙死的騾子，是燙死的蟈蟈呀？

丙　你看，是燙死的不是？我这个人說話省事。

甲　你省事啦，我汗可都出来啦！

丙　你眞行。

甲　我这馬褂儿……

丙　沒关系，你先穿着。

甲　明儿我可不給你送去啦！

乙　这馬褂儿的力量眞不小！

丙　并不是我这个人在外边云山霧罩，有时候我說話他們不懂。

乙　啊，这么說是很难懂。

丙　要不，这两天我怎这么煩哪！

乙　嗯，那么大个儿騾子掉茶碗里淹死啦，擱誰也得煩。

丙　昨儿，×××跟×××直劝我，別在家里老煩啦，出去遛遛，上什刹海吧！到那一看哪，高朋滿座儿，盛友如云！

乙　啊！

丙　一瞧茶棚里滿座儿，干脆去会賢堂。

乙　嚯，登高一望。

丙　前楼一坐，开着窗戶，看全景，沏了壺茶，叫个“冰碗儿”。

乙　这怎么吃呢？

丙　哎，誰爱吃什么吃什么，要了点酒。爱喝茶的喝茶，爱喝酒的喝酒，要什么菜哪？忽然間，我想吃烤鴨子。

乙　会賢堂哪有烤鴨子？

丙　嘿，人要走运什么事儿都有，正說着呢，就从外边儿“日”“叭”，飞进一只烤鴨子，正落在桌上，我們赶紧給按住啦！

乙　啊？烤鴨子会飞？

丙　啊！热气騰騰，直冒油，还沒脑袋。

乙　嗯……

丙　我說咱們吃呀，我們几个人就把这只鴨子給吃啦！

乙　得得得，你别說啦，哪有这事儿呀？

丙　我还說瞎話嗎？你不信你問他。

乙　（叫甲）喂，来，来，来！

甲　什么事？

乙　在飯館吃飯，想不起叫什么来，忽然間从外边儿飞进一只烤鴨子来，就給吃啦！

甲　嗯？热病，胡說！

乙　热气騰騰，还沒脑袋。

甲　象話嗎？

乙　沒这事儿？

甲　你想能有嗎？

乙　（对丙）喂，沒有。

丙　（又去扒甲的馬褂儿）

甲　（掙扎着）哎哎哎，怎么回事儿？

丙　不成，馬上就脫！

甲　又怎么啦？

丙　你为什么說沒有？

甲　嗯？

丙　飞烤鴨子这事儿……你不知道嗎？

甲　嘅，飞烤鴨子这事儿是他說的呀？

乙　啊，沒有？

甲　嗯？有！

乙　啊？有？

甲　有！

乙　那你說說这烤鴨子怎么飞的？

甲　它不是……是这么回事儿，这个……不是飞烤鴨子嗎？

乙　啊！

甲　它……怎么飞上来的呢？

乙　是啊，我哪知道哇？

甲　它是……嘅，我想起来啦，是这么回事儿：你比如說，买房卖房不是有拉縴（經紀人）的嗎？

乙　啊！

甲　十个縴，九个空，拉住一个就不輕。

乙　这跟鴨子有什么关系呀？

甲　哎唷，有关系，你不懂。拉房縴他从中要賺錢哪！成三破二（佣錢）嘛！他不讓两头見面，他怕你們一說成了把他甩啦。非得到全說好嘍，到飯館写字儿，他这錢才算賺着啦。他就怕写字的时候，因为某种关系說岔啦，吹啦，这叫什么？

乙　嗯？

甲　这叫煮熟了的鴨子又飞啦。你想，煮熟了的鴨子都能

飞，烤鴨子不能飞嗎？

乙　嗐，那是那么一句話儿，他这是烤鴨子眞飞啦。

甲　眞，……是啊，它不是烤的嗎？就因为它是烤鴨子，所以它才能飞。这个你琢磨琢磨，拿火这么一烤呀，它热呀，烤着烤着……它实在受不了啦，它說我飞了飞了唄！哎，它就飞啦！

乙　这象話嗎？烤鴨子会飞！

甲　它是……它不是会飞，你明白嗎？它不是烤着有热气嗎？热气这么一熏，……突嚕嚕，它就飞啦！

乙　啊？热气一熏它就飞啦，那饅头鋪就甭干啦，蒸得了饅头一打蓋儿，“日”“日”全飞啦。掌柜的带徒弟滿街追饅头去？

甲　它是……鴨子跟饅头不一样儿，饅头它是面，鴨子是肉的。

乙　就是活的它也不能飞！

甲　是啊！

乙　不但飞，它还沒脑袋。

甲　你瞧，現在它就飞了嘛！

乙　你得說它怎么飞的呀？

甲　那天不是在会賢堂楼上嗎？……嗽，是这么回事儿，会賢堂那块儿不卖烤鴨子。

乙　是啊！

甲　你知道后門街桥南路东不是有个合字鋪（酱肘鋪）嗎，那儿有个爐，带卖烤鴨子，三座桥儿那块儿有一家儿，人要了一只鴨子，他烤得了得給人家送去呀！

乙　啊！

甲　送鴨子，你瞧見过沒有？一条小扁担儿，后边有个鈎，鈎着这鴨子的脖子，这小徒弟呀往肩膀上那么一擱。小徒弟儿他貪玩儿，他不走大街，他从河沿繞过来，正走在会賢堂那块儿。他一边儿走，一边看热鬧，他净顧看热鬧啦，小扁担儿杵人家腮帮子上啦！人家說：“你怎么回事儿！”“沒看見，对不起！”“沒看見你眼睛干嘛啦？”小徒弟也不会說話儿：“碰一下也不要紧！”“不要紧？我牙都快掉啦！”倆人越說越岔，那位“叭”給小徒弟一嘴巴，这下子打着啦，你想这小徒弟能不还手嗎？掄起扁担就打！他忘啦，后边儿还有鴨子哪！

乙　啊！

甲　一掄，鴨子出去啦，正掉在我們那儿桌上，这鴨子它是掄上来的！要不怎么沒脑袋哪！

乙　这是掄上去的，他說的是飞上去的！

甲　那就对啦！

乙　啊？

甲　戏园子打架，弄茶壺乱扔，那叫什么？

乙　叫飞茶壺哇！

甲　还是的，許你飞茶壺，不許我們飞烤鴨子呀？

乙　哼！这么聰明的人，自己做个馬褂儿好不好。

丙　你听明白了吧？

乙　我是听明白啦！

甲　（自語）我可够受哇！哎，我这馬褂儿怎么样儿？

丙　你再穿仨月，沒关系！

乙　这馬褂儿的力量眞不小！

甲　咱們走吧，別这聊啦！

丙　好好，一会就走！（对乙）还咱們二位聊吧！

乙　哈哈，我很喜欢跟你聊天，看起来呀，就多做馬褂儿。

丙　吃完飯，就回家啦，天儿热呀，夜里睡不着，就听外边儿“嘟嘟嘟”。

乙　有蛐蛐？

丙　哎！你知道，我爱玩蛐蛐呀！我赶紧起来，拿着扦子、罩子，到院子我这一听啊，“嘟嘟嘟”。

乙　在院子哪？

丙　沒有，在門口儿哪！

乙　啊。

丙　开开街門到門口儿这么一听：“嘟嘟嘟”。

乙　在門口儿哪？

丙　沒有，在西四牌楼那块儿哪。到西四牌楼我这么一听啊，“嘟嘟嘟”，在平則門哪！到平則門外头我这么一听啊，“嘟嘟嘟”！

乙　在平則門哪？

丙　在門头沟哪！

乙　啊！

甲　（越听越发不安地）

丙　到門头沟我这么一瞧……这个洞，有一間屋子那么大。

乙　啊！

丙　下扦子这么一挖，蹭的一下子就窜出来啦，这个脑袋有八仙桌儿那么大。

乙　嗬！

丙　眼睛象电灯似的。

乙　啊！

丙　須子跟电綫杆子似的，身子有一丈多长。

甲　（脫下馬褂儿，搭在丙的肩上）

乙　哪有这个事儿？

丙　你不信，你問他。

乙　哎！（对甲）喂，我問你点事儿，有个蛐蛐……。

甲　啊，脑袋跟八仙桌似的？眼睛跟电灯似的？須子跟电綫杆子似的？

乙　啊！

甲　身子有一丈多长。

乙　对啦！

甲　沒那么回事儿！

丙　哎，我說的！

甲　你說的也沒有。

丙　怎么沒有？

甲　馬褂儿給你啦！

（根据傳統作品整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相声选
作者=
页数=284
SS号=10317263
出版日期=